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中长篇小说精缩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中长篇小说精缩

双城记

【英国】 狄更斯

长篇小说 1859 原著约 35 万字

第一卷 起死回生

英国和法国在 1775 年那个年代，不管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字来表示它的程度。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浑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人们眼前无所不有，人们眼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在竟然如此惟妙惟肖，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却又相反相成。

1775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在英国东部去法国的多佛邮车在大道上缓缓前进。一个人骑一匹快马向邮车飞驰过来，他是伦敦台鲁森银行的杰瑞，带一封快信给邮车上的旅客、台鲁森的老行员劳瑞。劳瑞借车灯灯光打开那张纸高声念出来：“在多佛等那位小姐”，并要求杰瑞带个口信回去：“起死回生。”邮车又继续前进，杰瑞还愣在浓雾中自言自语：“‘起死回生’。这真是个怪得邪乎的口信儿。”在夜影下的邮车中，一股恍恍惚惚的意识潮流始终伴随着劳瑞，他是在赶路，要去把一个人从坟墓中挖出来。到了早晨，劳瑞看着太阳又一次重复夜晚多次感到困扰的问题：“我的老天爷！给活埋了十八年！”邮车在午前那段时间，平安到达多佛，皇家乔治旅店的茶房头儿向劳瑞表示“庆贺”。劳瑞要了一间卧房，一直沉睡到茶房送来早餐。他对茶房说：“我希望做好安排接待一位年轻小姐。她今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天黑之后，茶房向他通报马奈特小姐从伦敦来了，很想见台鲁森银行来的先生。劳瑞见到信上所讲的马奈特小姐即露茜，约有十七八岁，一个漂亮身影，一头丰厚金发，一双带有询问神情的蓝眼睛，还有具有奇特功能的前额，显出困惑、惊讶、警觉、专注四项皆备的表情。劳瑞打量露茜时，眼前突然闪现早已逝去的景象：那是一个大冷天，冰雹急下，骇浪滔天，他航行穿过英吉利海峡，怀里抱着那个孩子。眼前的露茜的面庞，与那个孩子的面庞酷肖。这一景象的闪现，触发了劳瑞的爱心和思绪，他向露茜吐露了她的身世，以及他带她去巴黎的任务。

二十年前，劳瑞作为台鲁森银行行员在巴黎法国分行工作，由于银行事务关系结识了名医马奈特。马奈特先生是博韦人，有一位英国太太，劳瑞是他的受托人。马奈特突然无声无息地失踪了，他的妻子从露茜小时就教育她，让她以为她父亲死了。医生太太多活了两年，忧伤而死，小露茜成为孤女。劳瑞把露茜带往英国，她一直是台鲁森银行的被监护人。现在，台鲁森银行和劳瑞知道露茜的父亲马奈特医生还活着，他从监狱出来之后，已经给人带到巴黎一个过去的仆人家里。劳瑞根据台鲁森银行的意见，带露茜去巴黎会晤她父亲。劳瑞对露茜说：“我呢，去认出他来，只要我能做到；你呢，去使他重新得到生命、情爱、孝敬、

将养、安慰。”劳瑞还加重语气地提出告诫：找到医生的时候，他叫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自己的名字，早就给忘记或是早就给隐瞒起来了。不能打听他的名字，不能追问他这些年无人过问或长期囚禁的详情，刨根问底那会很危险。不论怎样，也得把他从法国转移出去。露茜终于跟随劳瑞踏上去巴黎的旅程，同行的还有她的保护者普若斯小姐。

劳瑞和露茜在巴黎圣安东区一家酒铺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在那儿等待他们要找的人。圣安东区是巴黎极穷困的近郊工人区，地近巴士底监狱，这家酒铺就设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上。一个装酒的大木桶在当街砸碎了，红葡萄酒流在酒铺前的街道，一群男女采用各种方式呷酒，甚至用女人头上摘下来的头巾蘸酒，然后往小孩子们的嘴里挤。酒浸染了那里的地面，也浸染了许多手，许多脸，还有许多赤脚。一个爱开玩笑的大汉，在一堵上用手指蘸了和着泥的酒渣子涂了个“血”字。总有那么一天，那种酒也要流到铺路石上，那种酒也要把那里很多东西染红。总有那么一天，“饥饿”会激怒劳苦大众，用实际行动改变寒冷、肮脏、疾病、愚昧、贫困的现状。酒铺老板德发日先生早就站在门外，看着大家争先恐后喝那些洒出来的酒。他走进铺子的时候，他妻子德发日太太正坐在柜台里面。她的毛线活就在眼前，但她把它放下了，拿着一根牙签剔牙。德发日先生走进来的时候，德发日太太轻轻干咳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一声咳嗽，连带牙签上方她那界线分明的浓眉微微向上挑了挑，就暗示了她丈夫得好好在铺子的酒客中察看一番，因为就在他过马路时，有新客进来了。德发日四处打最，终于发现了劳瑞和露茜，注意到劳瑞对露茜用眼睛示意：“这就是咱们要找的人。”双方在交谈中对上了号，德发日与劳瑞的交谈十分简短，也十分干脆。德发日准备带领劳瑞和露茜去见他们所寻找的人。德发日太太飞快地织起毛线活来，不再挑眉毛，也什么都不看了。德发日带领劳瑞和他过去主人的孩子露茜，在一个臭哄哄、黑魆魆的小院子里，慢慢走上顶层阁楼。在这间昏暗的阁楼里，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背对着门，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正在匆匆忙忙埋头做鞋。德发日打手势叫劳瑞走向鞋匠，向他介绍：“你看，有人来看你了。”德发日还要求他说明鞋的种类，并提出问题：“那么做鞋人的名字呢？”“你是问我的名字吗？”“不错，我问过。”“北楼 105 号。”鞋匠发出一种疲惫的声音，既非叹息，又非呻吟，又重新埋头做活，直到又有人打破沉默。现在，劳瑞先生提问了：“马奈特先生，你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了吗？”他手中的鞋掉在地上了，定睛打量发问的人。“马奈特先生，”劳瑞先生把手搭在德发日的胳膊上，“你一点也不记得这个人了吗？看看他，看看我。你脑子里一点儿也想不起过去的事了吗？过去的银行行员，过去的事务关系，过去的仆人，过去的日子，马奈特先生？”这个久困幽囚的犯人坐着，轮番定睛打量劳瑞先生和德发日。这时候一些久已消逝的生动的智慧皱纹渐渐冲破笼罩他的浓雾，在他的前额中间隐隐出现。随后，它们重又为阴云笼罩，淡化退色，消失不见。最后，他深深地长叹一声，拿起那只鞋，又继续做起活来。露茜靠近了马奈特，女儿深情地凝视父亲。她跪在他的面前，要用温情和爱唤醒他的人性，让他认识自我。他那冰冷苍白的头发和她金光闪闪的秀发混在一起，这秀发使他的白头转暖，仿佛是自由之光照耀在他身上。女儿更紧地搂着父亲的脖子：“我告诉你，最亲爱的，你的苦

难已经到头，我到这儿来是要把你接走，脱离苦海，我们要到英国去休息静养，如果我说这些话使你想起你那有益的生命白白虚度，我们这个法兰西祖国对你那样刻薄狠毒，你就为这个哭吧，为这个哭吧！”他依偎在她的双臂之间，他的脸埋在她的胸前：此情此景如此感人肺腑，同时由于那已成陈迹的奇冤大难作为背景而又如此惊心动魄，因此那两位目击者不禁捂住了脸。

他们决定把马奈特带到英国去，马奈特这时又陷进了神志不清状态。他们到院子里，他的步履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仿佛在等待放吊桥；而这里没有吊桥，他看到马车在大街上等着，于是放开女儿的手，又紧紧抱住头。他走进车里，仍未忘记带走制鞋工具和尚未做完的鞋。德发日太太靠着门柱子编织毛线活，德发日爬到车厢顶上说了一句：“朝关卡去！”马车载着他们，走开了！在整个寒冷不安的旅途中，直到破晓，劳瑞先生坐在这个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人对面，寻思着哪些敏锐明辨的能力已经从他身上永远消失；哪些还能恢复如初，而憧憧夜影又在他耳际低声密语，照旧是那个问题：

“我想你愿意起死回生吧？”

照旧是那句回答：

“我说不上。”

第二卷 金色丝线

即使是在 1780 年，伦敦的台鲁森银行也是个老派的所在，又狭小，又阴暗，又难看，又不便，不仅如此，从道德观念上说，这也是一个老派的所在，因为银行那些股东还以为它的狭小、阴暗、难看和不便而自鸣得意。他们说，台鲁森银行不需要宽绰，不需要光亮，不需要装点。

一天上午，最老的行员当中有一位派遣信差杰瑞去伦敦刑事法庭，与劳瑞联系并听从劳瑞差遣。在法庭上，观者如堵，正在审理一桩通敌叛国案。被告夏尔·达奈是一位 25 岁左右的年轻人，控告他的是他在马车、客店、邮船上结识的“朋友”约翰·巴塞德和临时仆人罗杰·克莱。巴塞德和克莱控告夏尔·达奈往来于英、法之间，向法国人出卖英国情报，干了不利于英国的坏事。法庭审理此案时，夏尔·达奈曾申辩无罪，反驳对他的起诉。劳瑞和马奈特父女从巴黎返回伦敦时，曾与夏尔·达奈在加莱上邮船同行，因此法庭传他们来作证。此时此刻的马奈特先生时而沉思默想，时而谈笑风生，与巴黎阁楼上的那个鞋匠判若两人。露茜像一根金线，连通了他的灾难的过去和幸福的现在。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陪审员听过各方面的证词之后，意见分歧很大。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出马，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复过去，千翻万复不离其宗，都是要把它们设计剪裁成这个“犯人”的“寿衣”。但是，由于“犯人”的辩护律师斯揣沃律先生的努力，以及他带来的卡屯先生与“犯人”酷肖，这个案件竟急转直下，夏尔·达奈得救了。杰瑞拿到写有“宣判无罪”几个字的纸条之后，对劳瑞说：“这次你要是再送‘起死回生’的口信儿，我就懂得你的意思了。”

法庭走道里沸沸扬扬，马奈特医生和女儿露茜、劳瑞先生，还有斯揣沃律等站在达奈周围，庆贺他死里逃生。原来达奈（这个日后生活在

英国的法语教师)因为处理家务事常常往来于英、法之间,那些控告、伪证,还有起诉书,都是毫无根据的。达奈满怀感激之情吻过露茜的手,并向大家表示感谢。马奈特医生仿佛看出了什么,或想起了什么,他的脸变得呆板僵硬,好奇地盯着达奈,越看越皱眉头,显示不悦和怀疑,甚至并非没有夹杂着恐惧。他慢慢把阴影抖掉,随着露茜回家去了。谁也没有对卡屯先生在这一天审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谢,谁也不知道他所起的作用。大家各自走开了,卡屯拉达奈上饭馆。卡屯提出为露茜干杯,并依照习俗为心爱的女性祝酒后,将酒杯摔得粉碎。达奈走后,卡屯对着墙上的镜子说:“你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一个跟你相像的人呢?他身上并没有什么可喜欢的,这你知道。”“要是跟他换个地位,那你也就会像他一样受到那样一对蓝眼睛的青睐,也会像他那样受到那副激动的脸儿的同情?”

马奈特的幽静的寓所,在泰晤士河以北、牛津街以南的一条大街的拐角,显得特别古雅别致。他在这接待的病人,都是那些听到他过去的名气和在私相传述他身世当中重振的声誉之后,慕名而来的。一个晴和的星期天下午,劳瑞探望马奈特父女,普若斯小姐埋怨追求露茜的人太多:“我不想让整打整打的人,根本配不上花大姐的,上这儿来追她。”普若斯小姐还讲了不少关于马奈特医生的话,引起劳瑞的注意。马奈特医生有时深更半夜地起来,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身心又沉浸在过去的监狱里,在那儿走来走去。这个大街拐角是一个反射各咱回声的奇妙的地方,一个声音听起来古怪的地方,所以劳瑞站在敞开的窗口张望那对父女时,虽然他听见了他们的脚步声,却仿佛觉得他们永远也不会走过来。不仅这些回声消失了,仿佛脚步已经过去,而且那些代之而起的但永远不会到达的其它脚步声的回声,在它们似乎已近在耳边的时候,也永远消失了。不过,马奈特父女终于露面了,他们和劳瑞共进正餐。晚饭后,露茜提出把酒带到外边梧桐树下去喝,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到露天里了。这时,达奈先生驾临,医生和露茜热情欢迎。达奈向他们转述了一个从伦敦塔听来的故事,一个死囚在地牢里留下了他手写的材料,但永远也不会给人看到了。马奈特医生受惊了,神态表情让大家十分害怕。不过,他几乎立刻就恢复了过来,借下雨遮掩过去。他们进到屋里时,劳瑞凭他办事人的眼力看出医生的情绪变化,医生转向达奈的时候,又出现了在法庭走廊上转向他时那种独特的疑虑的表情。他们喝茶时,卡屯蹑蹑跚跚地走了进来。他借狂啸怒吼的大雨,传达了外面动乱的信息。

埃弗瑞蒙德侯爵大人是朝中有权有势的显要之一,在他巴黎的豪华府邸举行两周一次的会客迎宾宴会。他在兄嫂相继死去之后,照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60岁左右,衣着华贵,神态傲慢,面容像一副精美的假面具。他有一种背信弃义、残忍凶狠的特性。一天,他乘一辆马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碾死了农民加斯帕的孩子,侯爵大人无动于衷,甚至扔出一个金币偿命:“你们这些人竟不能管好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把我的马弄出什么伤来了呢。接着!把那个给他。”加斯帕在哀号,德发日劝他:“要像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那样,我的加斯帕!对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来说,这样死了倒比活着强。他没受一点罪一下子就死了。他曾过了一个钟头这样好的日子吗?”侯爵笑着说他是个“哲

学家”，也给他一个金币。当侯爵准备让马车继续前进时，一个硬币飞进来了，在车厢的地上咣啷滚动，突然扰乱了他的安逸。他朝德发日站的地方望去，那个可怜的父亲正在那儿脸朝下趴在石面路上，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黑矮壮实的妇女，正在织毛线。马车驶出巴黎，侯爵大人回乡，进入他的别庄，府邸到处都是石头玩艺儿，仿佛两个世纪以前建筑时，就让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戈耳工的头一一看过似的。过了一会儿，夏尔·达奈来了。他从英国返回法国是暂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叔父表明：在父母去世后，愿意放弃财产继承权。侄子在侯爵叔父面前，坦率地谴责这个家族的罪恶：“甚至在我父亲那时代，我们就大量为非作歹，每一个生灵，只要有碍我们寻欢作乐，不管是什么样的欢乐，就要遭到伤害。我有什么必要提我父亲那时代呢？那不同样也是你的时代吗？我能把我父亲的孪生兄弟、联合继承人和后继人与他本人分开吗？”就在这一大晚上，戈耳工光顾爵爷的府邸了，加斯帕用一把刀插进了侯爵的心窝，刀柄上有一圈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快快把他赶进坟墓。”

岁月流转，又过去了一年。达奈已在英国立业，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高级法文教师。从他处于危险的时刻起，就爱上了露茜，但一直没有向她袒露自己的心怀。又是一个夏日，他来到马奈特家，力求找到一个机会先向医生表白自己对他女儿的爱心。医生鼓励他向露茜求婚，并打消他的种种顾虑，包括卡屯和斯揣沃对露茜的追求。达奈很想向医生说破自己的身世：“你对我这样信任，我也一定要以充分信任作为回报。我现在的姓氏，这你会想起来的，并不是我原有的，只是根据我母亲的姓略改了一点。我希望告诉你我姓什么，还有我为什么住在英国。”“别说出来！”医生说。其实，医生早已知道他是谁的后代，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德发日的酒店近来把营业时间提前了，清晨6点钟就有人在里面早饮。不过，到这里来密谋筹划反抗活动的人比顾客多。他们在议论侯爵大人的罪行，他们在研究采取行动的步骤，德发日太太把一切都编织在毛线作品里。德发日和他的太太讨论人民风暴何时到来，太太告诉丈夫：“它虽然还得在路上走好长时间，可是它已经上路，正在走过来了。”“看看周围，再想咱们所知道的这整个环境里的生活，想想咱们所知道的这整个环境里的面孔，想想雅克每时每刻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明确的愤怒和不满。这一类的东西能够永远拖延下去吗？”酒铺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密探的注意。密探巴塞德也从门口闪进来，德发日太太放下编织物，把玫瑰插上头巾，酒客慢慢走开了。巴塞德告诉德发日太太，“加斯帕给吊到40英尺高”，“马奈特小姐快结婚了。可不是和英国人，是和一个像她自己一样有法国血统的人。”德发日太太不为所动，继续编织毛线。巴塞德捞不到大油水，只好告辞。德发日太太作纪录编织时，随着手指的活动，眼珠也在活动，脑子也在活动。他的丈夫十分赞赏地说：伟大的女人，坚强有力的女人，气宇轩昂的女人，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

在一个难忘的傍晚，医生和他女儿坐在那棵法国梧桐下。露茜明天就要结婚了，她把这最后一个夜晚留给父亲。他们追忆往昔的苦难，畅谈今日的幸福。道晚安的时间到了，然后他们分了手。结婚那天，阳光灿烂，他们在医生关着的屋门外，做了一切准备，医生这时正在屋里和夏尔·达奈谈话。医生的屋门开了，他和夏尔·达奈走了出来，脸色煞

白，他把胳膊伸给女儿，带着她下了楼，坐在劳瑞特地为那个日子雇好了的轻便马车。其余的人坐在后边一辆大马车里，很快他们就到了附近一座教堂，在没有生人参加之下，达奈和露茜在这里缔结了良缘。新娘随新郎旅行去了，医生旧态复萌，一连九天在室内做鞋，不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认识。第十天，马奈特恢复正常。劳瑞为了使他彻底摆脱过去的伤心史对他的束缚，建议抛弃制鞋工具，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同意这样做。一个晚上，医生不在家，劳瑞在普若斯小姐帮助下拆毁了制鞋工具。

这对新婚夫妇回到家里以后，第一个露面前来贺喜的人是卡屯。他的衣着、外貌和举止都没有什么改变，但他身上有某一种相当粗率的真挚的神情，却是夏尔·达奈新观察出来的。前面提到过，医生住的那个街角是个反射回声的奇妙街角。露茜就在这个回音飘荡的街角上安静的房子里，一边倾听年复一年的脚步回音，一边在这安详幸福的生活中忙着缠绕金线，把她丈夫、父亲、普若斯和她自己，以及稍后小露茜联系在一起。这些回音很少应答卡屯那真正的步履，一年当中顶多有五六次。任何一个男子，若真心爱一个女子但又未能与她成眷属，在她已经结婚生子之后，仍然对她一往情深，始终不渝而又毫无怨艾，她的儿女们必然会对他怀有一种奇妙的感情。这究竟触动了哪些深藏的情感，没有任何回音能说得出来，但事实如此。小露茜张开胖呼呼的胳膊要搂抱的第一个生人，就是卡屯，而且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1789年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监狱，到处都是愤怒的劳动人民的吼声，杀死了监狱看守士兵，救出了受苦难的犯人。德发日夫妇和雅克们参加了暴动，并在巴士底狱寻找医生留下的“文件”。在圣安东人的怒火中，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财政大臣老富隆和他的女婿被处死。人民暴动的怒火，焚毁了侯爵大人的府邸。

在这样的烈火燎原、波涛汹涌当中挨过了骚乱不安的三年。大人爵爷这整个阶级，已经落得无足轻重，在法国已经毫无需要。贵族庄园被没收，爵爷大人一个个被送上断头台。1792年8月来了，大人爵爷早已风流云散。在伦敦，台鲁森银行成了逃亡大人物的总部、会所和联络站，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一个下午，劳瑞正在和达奈细声谈话，一个行员送来“特急件”，“特急件”是寄给达奈的，寄件人是他在法国的管家加贝尔。加贝尔已因帮助“前任侯爵”逃亡被捕入狱，现在向达奈求救。达奈决定到巴黎去，送走劳瑞之后，给露茜和医生各留了一封信，就开始长途旅行。

第三卷 风踪雨迹

夏尔·达奈刚进入法兰西，就被头戴红小帽（上有三色徽章）的爱国者“护送”巴黎。到了巴黎，由德发日押送达奈去拉弗斯监狱，秘密囚禁。马奈特医生和露茜知道达奈被捕的消息后，当晚赶到巴黎，在台鲁森银行巴黎分行找到正在处理事务的劳瑞，后面还跟着小露茜和普若斯。医生和劳瑞商议援助达奈出狱的办法。医生曾在巴士底监狱当过囚徒，他对劳瑞说：“我旧日的痛苦赋予我一种权威，它能带着我们通过关卡，并在那儿使我们得知夏尔的消息，并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劳瑞

同意医生到拉弗斯狱去活动，冒险援救达奈。第二天中午，医生还没有回来，劳瑞把露茜母女和普若斯安排一个寓所里住下来。银行关门休息时，医生托德发日夫妇送来两封信，报告夏尔“安然无恙”，医生暂时不能离开拉弗斯。

马奈特医生离开后，直到第四天早晨才回来。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发生的事，只要能不让露茜知道就尽量不让她知道，对她隐瞒得那么紧，以致过了很久之后，她和法国又远远分开的时候，她才知道有一千一百名手无寸铁的男女囚犯，给那些乌合之众杀害了；这四天四夜给这一恐怖事件搅得昏天黑地；而她周围的空气也让这场屠杀败坏了。虽然医生尽心竭力，而且始终不懈，想使夏尔·达奈获得自由，或起码使他得到出庭受审的机会，但时势潮流对他来说的确是过于强大迅猛了；国王受到审判，处以斩首；共和国宣布以武装对付全世界反对法国革命的封建势力。还有，恐怖、屠杀、监禁（包括没有犯罪而又申诉无门的人），遍及各地。在这些恐怖和从这些恐怖滋生出来的那伙人中间，马奈特医生稳健行事，确信自己的能力，谨慎坚持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终将救出露茜的丈夫。达奈在监狱中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后，终于传讯了。由于马奈特医生的好名声和清楚有力的证词，还有加贝尔的作证，达奈获得释放，与妻女团聚。

然而，风云莫测。几小时后，达奈又成为共和国的囚徒，德发日夫妇将他控告到圣安东区。第二天，法庭审判达奈，德发日在法庭上宣读了他从巴士底狱中（北楼 105）获得的医生亲笔文件。1757 年 12 月的一天，医生在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俩的强迫下“出诊”。他在侯爵府第目睹一个年轻貌美的农妇发狂，一个少年受伤，并从少年口中知道惨案的经过。少妇是少年的姐姐。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孪生弟弟抢走少妇，供他片刻的欢乐，少年将小妹妹狄尔斯（即日后的德发日太太）安排在渔民家中后，持剑前往侯爵府报仇，不幸倒在恶人剑下。少妇和少年都抱恨死去。医生回到家里，写信给大臣陈述他所见到的一切。但是，这封信转到侯爵手中，侯爵兄弟俩派人将医生关进巴士底狱。1767 年 12 月，马奈特医生在重重困难之中偷空写下这份文件，记载了埃弗瑞蒙德兄弟作恶和自己受害的经过。医生在文件的末尾写道：“我，亚历山大·马奈特，不幸的囚徒在 1767 年的除夕之夜，不胜痛苦地要求，在所有这些事情都得抵偿的时候，控告他们和他们直到最末一代子孙。我向皇天后土控告。”此后，陪审员投票，一致通过，处以死刑。

就在这时，卡屯来到巴黎，开始他的特殊的援救达奈的活动。他在密探巴塞德的帮助下混进达奈的单身牢房，与达奈互换衣装，并将达奈麻醉后送出监狱。卡屯为了露茜的幸福，宁愿自己代替达奈上断头台。劳瑞根据卡屯的意见，早已为准备好护照和马车，他们一行人平安地逃离法国，返回英国。德发日太太为了斩草除根，在追赶医生一行人时与普若斯发生争斗，因手中的枪走火而死亡，普若斯也乘车逃走了。

卡屯离开了人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他的所作所为，永远活在怀念他的朋友们的心中。（钟翔 缩写）

德伯家的苔丝

【英国】 哈 代

长篇小说 1891 原著约 40 万字

五月后半月的一天傍晚，一个中年男子朝着布蕾谷的马勒村走着，挎着一个已经空了的鸡蛋篮子。走了不一会，他迎面碰上了崇干牧师。牧师尊称他为“约翰爵士”。据牧师考证，他乃英名盖世的裘根·德伯爵士的嫡派子孙。因此，杰克·德伯便确信自己是名门之后了。虽然家族早已衰败，他还是雇了一辆马车回村。

村子里的青年妇女们正在举行庆祝五朔节的游行舞会。“哦啊，俺的老天爷，苔丝·德伯，那不是你爹坐着大马车回来啦。”一个妇人说。

一个年轻的队员，应声回头看去。她是一个娇好齐整的女孩子，两片娇艳生动的红嘴唇儿，一双天真纯洁的大眼睛，使她在容貌和颜色上，平添了一段动人之处。她见父亲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羞得满脸满脖子都是红晕。

跳舞开始时，只是女的和女的对舞，后来围观的男子也加入进来。最先和女孩子对舞的是一个在外游历路过马勒村的外地青年，名叫安玳·克莱，他挑的舞伴，差不多就是头一个到他跟前的。安玳跳了一会，就飞跑着去追他先行的同伴，临离开时，他很为没有挑苔丝做舞伴而后悔。

苔丝在安玳走后，许久没有能打起精神来，虽然有很多舞伴，但谁说起话来，能像刚才那位青年过客那样受听呢！想起刚才父亲那种怪模怪样的情况，她就急忙回了家。她父亲已经到酒店里“养神”去了，母亲昭安急忙把一堆家务推给她，也是一去不回。苔丝把六个弟弟妹妹安顿好，就去把父母从酒店里找了回来。

约翰醉酒，没法到集上去卖蜂窝了。苔丝只好带上 9 岁的弟弟亚伯拉罕，套上家里唯一的一匹老马，在夜色还很浓的黎明到集上去。姐弟俩毕竟太小了，在路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一辆早班邮车和他们的马车撞在一起，老马被撞死了。

老马的死去，对于本已很穷困的德伯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老马一死，小贩的营生就跟着解体了。母亲要苔丝去认附近一个有钱的本家，求得他们的帮助，借这个机会，凭着苔丝的模样，说不定能嫁个有钱人呢。苔丝虽然满心里不愿意，但她又觉得是自己把父母陷在这一团烂泥里，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了。

苔丝要去认的本家，本姓司托，发财以后，觉得自己的原姓实在是秃光光、硬梆梆的平凡，就决定把“德伯”这个著名的世家姓变成自己的姓。这一家现在只有一个瞎眼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亚雷·德伯，苔丝走进庄园里，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亚雷。

亚雷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苔丝把一切情况，简单地告诉给他。本来她打算在这儿呆的时间越短越好。不过亚雷竭力劝驾，领着她到处转悠，陪她采草莓，把玫瑰花在她头上、胸前乱插，并强行留她与自己在小帐篷吃了饭，甚至想吻她一下。苔丝好不容易摆脱他走掉了。

苔丝第二天一回家，母亲就告诉她老德伯太太写信邀请苔丝到她那里管鸡场，苔丝心里觉得不该去，她原想在紧邻一带的地方找点活干，用一个夏天的工夫挣够买一匹马的钱，可活儿真难找。亚雷又来催了一次，苔丝经不住家人的敦促，只好去了。

去的那天，昭安满心眼的想使女儿借此机会与富裕本家结亲，把苔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亚雷亲自驾着轻便马车来接苔丝，一路上，他故意把马车赶得飞快，弄得苔丝心里非常胆怯、慌张。她请求亚雷赶得慢些，他趁机说：“苔丝，你要是让我吻吻你那副小红樱桃嘴唇儿，再不就让我亲一亲你那张热呼呼的小脸蛋儿，我就叫马停下来，我要撒谎就不是人。”

“我不愿叫人吻我，先生！”她哀求他说，同时，一大颗泪珠从脸上滚下来，“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我决不会来的。”

亚雷强迫吻了苔丝后，借口苔丝不乐意，一定要再吻一次，否则就要把马车赶着冲下一个山坡。苔丝故意把帽子丢在路边，借口要捡帽子下了车，死也不肯再坐他的车了。

苔丝到德伯家不久，就见到了德伯老太太，发现她是一个瞎子，根本不可能写信。亚雷经常来纠缠她。苔丝对他的各种殷勤都坚决地予以拒绝。

一个周末的晚上，苔丝与同伴们一起在外游玩归来的路上，与几个泼妇发生了口角，她们蜂拥而来要揍她。正在这紧急时刻，亚雷骑马出现了，要她骑上他的马跑开。由于心中的恐惧和愤怒，苔丝听凭了自己的冲动，一点儿没加思考，就爬上了他身后的马鞍子，两个人驰向苍茫夜色的远方。

亚雷趁她昏沉沉不注意的时候，驱马走进一片幽暗的树林，等到苔丝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她自己一人无法找到走出去的路。在这昏暗而幽静的森林里，可怜的苔丝再也无法保着自己的贞操了。

四个月后，怀了孕的苔丝毅然离开了纯瑞脊。亚雷要她留下来，并告诉她，只要她愿意，她满可以不用干活就可以活得舒舒服服。纯朴的苔丝，不愿为了保持体面而将自己的受辱当作机会。亚雷要娶她，她以鄙视，厌恶的心情拒绝了他。

苔丝回家后，村里人都认为她的受辱是她自己的“罪过”，不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不怀好意的议论。她只好整天躲在家里，天黑以后跑到树林子里去透透气。她生下孩子后，又在家躲了几个月，迫于生计，只好又出来找活干。在劳动中，她在道德方面的悲哀渐渐消失，慢慢地敢抬头看人了。

可是，她那还没受洗的宝贝儿突然病得要死了，父亲坚决不许她请牧师，苔丝痛苦万分。她想到，那个孩子，既是私生，又没受洗，两罪俱罚，一定会打到地狱最下层的角落里。在弟妹的帮助下，她自己为婴儿行了洗礼，第二天又去求得牧师的同意，把孩子葬在教堂坟地里。

此后，苔丝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呆在家里不和外人接触，在思考中逐渐由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一跃而变为思想复杂的妇人了。她觉得，逃开以往跟以往一切有关的事物，就是把以往一扫而光，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她就非离开老家不可。

五月里的一个早晨，离苔丝从纯瑞脊回家约莫有两年和三年之久的

功夫，她第二次离开了家，到塔布篱牛奶场当了挤奶工。

在牛奶场里，老板与工人相处融洽，苔丝过得比较愉快。她到牛奶厂的第一天，就见到一个“特别的工人”，透过这个人身上穿的土气外表往里看，可以看到一些不爱说话、受过教育、郁郁不乐、神秘难测和与众不同的神情。

他正是安玑·克莱。他原本是爱姆寺一个牧师的儿子，由于他不愿像父亲和哥哥那样“为上帝服务”，被剥夺了上剑桥大学读书的机会。在荒废了好多宝贵光阴后，他最终决定要在本土或殖民地务农，他决心要把所有与务农有关的劳动技能都学会，因此先于苔丝来到塔布篱学习养牛经验。

苔丝来了以后有好几天，克莱老坐在老板娘单独为他这个“文雅人”准备的饭桌旁，聚精会神地看刚从邮局寄来的书、期刊或是乐谱。但是有一天，他正记一段乐谱，并且凭着想象力在脑子里听这段乐调，饭桌旁谈话的声音混合到他想象的合奏曲里，他想：“她们女工里面有一个说话的嗓子真清脆！我想这一定是那新来的女工。”

克莱回头看，只见她正和大家坐在一块儿，在谈使灵魂离开躯壳的办法；“要觉着灵魂出窍，就是晚上躺在草地上，拿眼睛一直瞅着天上一个又大又亮的星星；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觉着自己离开了躯壳，有上千上百里地远了，好像你自己并不想那样，而自然而然地就会那样。”

从此之后，每当挤奶的时候，克莱总是把苔丝挤惯了的奶牛排在她面前，使苔丝挤起来的时候非常顺手。苔丝从内心里感激他。

在六月里一个黄昏，苔丝听到从克莱住的阁楼里传出动人的琴声，不禁听出了神。她意识不到时间，也意识不到空间了。以前她讲过的那种由看星星而随意生出来的意境，现在出现了，和谐的琴声，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脾，叫她眼里流泪。

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把他的性格给她更多地显露一点儿出来。起初，苔丝好像不是把克莱看作有肉体凡胎的人，而是把他看作有智力的化身，因此十分抑郁，十分灰心，无论怎么也不想自己再往上努力了。

苔丝和克莱，不知不觉地彼此琢磨，老是身临热情的危崖，岌岌欲坠，却又分明临事而惧，悬崖勒马。他们那时正在一种不能抵抗的力量下，渐渐地往一块儿相凑，那种势必合流的情况，恰和一条山谷里的两条溪水一样。

和苔丝一起干活的玛琳、莱蒂、伊茨这三个女工也痴迷地爱着克莱，可她们也看出来他顶顶喜欢的人是苔丝。苔丝却因为伤痛的往事，立过神圣的誓言，永远不结婚。因此，她很想促使克莱去注意她三个同伴中的随便哪一个，满心打算牺牲自己。

七月的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苔丝和伙伴们一块去梅勒陶教堂作礼拜，可昨夜的一场雨把她们必经的一块低洼地变成了泥塘。她们可不愿把自己特意换上的漂亮衣服弄脏了。正在她们犹豫不定的时候，克莱来了，他提出把她们一个个抱过去。等到最后来抱苔丝时，苔丝慌忙推让，要自己绕过去，克莱不容她分说，把她抱上就走，并对她说：“你好像是在日光下荡漾的一片波浪，一起一落，非常的轻柔。你身上这件纱衣裳，就是浪头飞溅的浪花儿。”

“你要是觉得我真是那样，那可得说很漂亮了。”

“难道你不知道，我先前费的四分之三力气，都是为了现在这四分之一吗？”

人类固有的、天然的情感使他们无法再自持下去了，终于在一个下午挤奶的时候，克莱看着在太阳的斜晖辉映下的苔丝可爱的面庞，一下子扑过去，跪在她身旁，把她搂在怀里了。“你千万可别见怪，亲爱的苔丝！”他打着喳喳儿说，“我并不是有意轻狂，我爱你是至诚的，最亲爱的苔丝，我是一片真心！”

“克莱先生——我不能做你的太太——我不能！”

苔丝自己表示这种决心的声音，仿佛把她的心肝都撕裂了，她痛苦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苔丝的拒绝，虽然出乎意料，却并没有把克莱吓得永远绝望。在他的至诚不懈地追求下，苔丝的理智在情感的压力下屈服了。当有一天克莱再次明白地告诉苔丝非她不娶时，她说：“我只是说，只有你觉得，你离了我就活不下去，不管我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罪过，只有那样，我才觉得我可以答应你。”

苔丝很想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告诉给克莱，因为再守缄默，就是对克莱的不忠不信。于是她把过去的一切写成一封信，塞到克莱居室的门里。几天后，她发现由于匆忙，把信塞到地毯下面去了。克莱自然没看到。

在去教堂之前，苔丝急于要把自己的“过错”坦诚地告诉克莱，可是克莱不允许在这会儿谈什么过失。

新婚之夜，苔丝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自己的“过错”统统告诉克莱。不料克莱首先开口，说苔丝把他看得太高了，他也犯过“罪恶”，他从前在伦敦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放荡地生活过 48 小时。在克莱刚说他有罪恶时，苔丝就立刻表示原谅他。及至听完供述，苔丝几乎顿觉轻松和喜悦，她觉得自己的“罪过”并不比克莱的大，相信克莱一定会像她原谅克莱一样原谅她。当她详细叙述了自己过去的遭遇后，她发现克莱脸上一下子憔悴苍老起来，手无意识地拨弄着火炉。苔丝请他饶恕自己，他说：“唉，苔丝，这不是什么饶恕不饶恕的问题！你以前是一个人，现在又是另一个人了。哎呀，老天爷——饶恕两个字，怎么能用到这样一桩离奇古怪、障目隐形的魔法幻术上哪！”

她听了这些话，就觉得她从前害怕的事，现在果然实现了。他把她看成一个骗子了！看成一个外面纯洁，心里淫荡的女人了。她禁不住痛哭失声。为了使克莱摆脱苦恼，她想到了自杀。

他们二人同室异心，几乎像陌生人似的在一起过了三四天，克莱就抛下苔丝只身到巴西去了。临走时，他给了苔丝 50 磅钱，让她困难时去找他的父母。

苔丝回娘家后，连家里亲人都不能理解她难堪的处境。她没法再在故乡呆下去，于是就借口找丈夫，到处去找活干，吃尽了千辛万苦。最后来到寒冷、干燥、贫瘠的高原小村庄——棱窟槐。在这里，苔丝干着连男工也觉得繁重的体力活，生活越来越艰难。她默默忍受这一切苦难，等待着克莱的信息，总希望有重修旧好的一天。

苔丝在境况十分窘迫的时候，鼓起勇气去找克莱的父母。她去的时候

候，克莱一家去教堂了，等到礼拜仪式结束以后，苔丝又失去了见公婆的勇气。

在返回的路上，苔丝遇见一个教徒正在她路过的一个村子里讲道。她万没想到那个教徒就是曾经带给她无限痛苦的亚雷。在不到4年以前，亚雷在苔丝面前说的还净是些秽言淫语，现在他却满口的仁义道德。这一鲜明的对比，真叫苔丝恶心得作呕。

果不其然，亚雷见到苔丝后，立即把教义、讲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死乞白赖地纠缠起苔丝来。他声称要给苔丝以“帮助”，要苔丝同他结婚，甚至还无耻地说是苔丝的美丽引诱他放弃宗教，重新堕落。苔丝很恐惧，给克莱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要他赶快回来保护自己的妻子。

克莱到了巴西后，生了一场热病，变得骨瘦如柴。他目睹回到巴西的许多人，不仅没能独立谋生，反而遭受了种种苦难，有的病倒，有的死去，感到上了大当。他现在觉得，人生里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酸辛。他对于前人所讲的宗教，本来早就不信服了，现在对于前人评定的道德，也不信服起来。他一旦用这种眼光观察苔丝，就后悔从前不该对苔丝那样卤莽，心里就难过起来。

克莱在回国的路上碰到一个本国的同伴，就把自己的婚事始末说给这个同伴听，这个见闻广博的人以为，苔丝既然将来能作一个好太太，那她从前怎么样，就无足轻重。克莱把自己的偏狭见解，跟这位豁达心胸一比，不觉自羞自愧。现在他觉得苔丝的一切都变得可爱起来。

苔丝在棱窟槐作工的合同期即将满时，她的妹妹在一天晚上突然来找她，说妈妈病得很厉害，爹也不大好，她必须立刻回家。

就在苔丝把母亲的病伺候得见好时，父亲却突然故去了。父亲活着的时候，虽然于家无补，但是他的用处，却在他所能做的事情之外，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典约只限三辈，轮到德伯身上，恰好期满。父亲一死，苔丝一家就被撵了出来，几乎无处存身。在这困难的时候，亚雷乘虚而入，他甜言蜜语地说：“你们上纯瑞脊，到我家园子里去住，好不好？……你们要去的话，我还要把你的弟弟妹妹送进一个好学校哪。我本来应该帮点忙！”

“不过我们已经在王陴找好了房子！”苔丝说，“我们在王陴先住着，等——”

“等——等什么？哦，是啦，自然是等你那位好丈夫喽。不过，我是知道男人的脾气的，我敢说，他决不会再跟你和好的。我从前虽和你是冤家，现在可是你的朋友了。”

苔丝摇了摇头。可是等到第二天她们一家到王陴时，那房子已被房主租出去了。走投无路的苔丝，只好投奔了亚雷。

克莱一回到家，就给马勒村写了封信。一个礼拜后，他收到苔丝母亲的回信，回信没有地址，只是说苔丝在什么地方住，不能随便告诉他。克莱先到了苔丝的出生地，打听到苔丝母亲的新住处。在克莱苦苦哀求之下，昭安才告诉他苔丝住在沙埠。

克莱在一座漂亮的公寓里找到了苔丝。他发现苔丝在一身漂亮的衣服衬托下，显得更美丽了。“苔丝！”他哑着嗓子说。“我撇下了你，那是我的错儿，你能饶恕我那个错儿吗？你还能——再跟我和好吗？”

“太晚啦，太晚啦！”她说，一面把手摆摆，她的声音跟从前一样地凄婉清脆。“我等你，等了又等，可是你老不回来！我写信叫你，你还是不回来！他对我老是说，你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老是说，我是一个傻老婆。他待我很好，父亲死后，他待我母亲，待我家里的人都好，他——”

“你这都说的是个什么呀？”

“他又把我弄回去了。”

克莱先使劲地看苔丝，跟着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就像中了瘟气一般，立刻四肢发软，眼光低垂。她接着说——“他在楼上。我现在恨死他啦，因为他对我撒谎——说你不会再回来；可是你可回来了！不过——安玑，你走吧，永远不要再来啦，成不成哪？”

克莱丢魂落魄地向车站走去，走一会，他不知不觉回头看去，发现有一人向他追来。等那人跑近了，他才看出是苔丝。苔丝告诉他，她已经把亚雷杀了，是亚雷把他们俩人都毁了。

“你不知道我得不到你的爱那种痛苦吧？现在你可得说你知道啦吧，亲爱的，亲爱的丈夫啊，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发了，你可得说你知道了吧！”

克莱确认她为自己杀了亚雷后，不禁对她这样浓烈的爱情，这样奇特的爱情大大地惊异了。他拉着苔丝拐上往北的偏僻小路。苔丝往前走一走，就转过脸来把克莱看一看。他现在虽然憔悴难看，但在她看来，他仍旧和往日一样，不论形体方面还是心灵方面，全部完美无疵。他们来到一所空房子里，在里面度过了幸福的六天，看房子的老太婆发现了他们，他们只好又往北逃去，在一个异教神坛下，苔丝不想再走了，克莱就让她睡在一个祭坛上，自己守在她旁边。

天色微明的时候，追捕者已包围了他们，克莱请求他们让苔丝多睡一会。待了不大一会，亮光强烈起来，一道光线射到苔丝没有知觉的身上，透过她的眼皮，使她醒来。

“这是怎么回事，安玑？”苔丝一下坐起来说。“他们已经都来了吗？安玑，我总得算趁心，咱们这种幸福不会长久。这种幸福太过分了。我已经享够了，现在我不会亲眼看见你看不起我了！”

她站起来，把身上抖了一抖，往前走去，“我停当啦，走吧！”她安安静静地说。

几天以后，苔丝被判处死刑。安玑·克莱遵照苔丝的嘱咐，带着苔丝的妹妹丽莎·露开始了新的生活。

（李嘉宝 缩写）

巴黎圣母院

【法国】雨 果

长篇小说 1831 原著约 39 万字

上

1482年1月6日，是同时纪念主显节和愚人节的日子。那天，格雷沃广场上要放焰火，布拉格小礼拜堂要植五月树，法院里要上演宗教剧和选举“愚人之王”。一早起，市民们就关门闭户，从各处涌向这三个地方。

法院广场像一个大海，汇满了巨大的人的潮浪。时钟敲了12下，在观众的叫喊声中，《圣母的审判》终于开演了，这是甘果瓦的得意之作。但这出戏还在演出序幕，就被观众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克罗班的滑稽求乞和主教的驾临，先后引起了狂欢的喧哗，使得戏剧难以继续。甘果瓦悲痛地看着自己的诗歌巨著一片一片地坠落。这时袜店商人戈勃洛尔提议开始竞选愚人之王，一个个竞选者依次表演自己的怪笑。愚人之王被选出来了。这会儿从窗口显现的是一个卓绝的怪笑：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被大瘤遮没了的右眼……全场欢声雷动，人们抬着红发、独眼、驼背、又聋又哑又跛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汗流满面地游行。

甘果瓦走出法院，街道已经黑暗。他顺着幽静的街道到了城区两头的格雷沃广场。广场中央的焰火旁，年轻的爱斯梅哈尔达正在一张波斯地毯上跳舞。优美的身材、婀娜的舞姿、光亮的眼睛，看起来简直是个超自然的生物。甘果瓦认出这是一个吉卜赛姑娘。在焰火光亮照耀下的成千的面孔中间，有一个面孔更注意那跳舞女子。他看来顶多不过35岁，是个秃头，他不停地把目光投向这个16岁的女郎。

姑娘舞罢，又叫小山羊加里表演杂技，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女郎旋转着用小手鼓向观众收钱。“你不走开吗？你这只埃及的蟋蟀？”广场一角荷兰塔底层小黑屋的女修士尖声叫喊道。

愚人之王的游行队伍来到了格雷沃广场。秃头人从人众中跳出来，夺掉了加西莫多的镀金圭杖，扯下他的袈裟。甘果瓦立刻就认出他是昔日的老师克罗德副主教。加西莫多卑谦地随着副主教消失在一条黑暗的窄街上了。

甘果瓦偶然地追随吉卜赛女郎走着。街道愈走愈加黑暗和荒凉。灭灯钟已响了好久。转过一条街，他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叫喊。他加快脚步，发现那女郎在加西莫多的胳膊里挣扎着。他用手背把甘果瓦击到四步之外，把少女举起来放在肩头上，他的同伴随着他。这时国王的侍卫长法比带着十几个弓箭手赶来救下女郎，加西莫多被绑住了。

跌昏了的甘果瓦渐渐恢复了知觉，在迷宫般的街道上行走。一线摇曳的火光把他引到了怪厅，小偷们的城市。乞丐们抓住他去见“国王”克罗班。克罗班宣布吊死他，除非有一个浪女愿意嫁给他。爱斯梅哈尔达进来了，她自愿和甘果瓦结成了“大妻”。

一会儿之后，甘果瓦和女郎单独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姑娘用小刀防

卫自己。“你同我结婚只为了搭救我吗？”诗人问。“你还希望有什么别的意思？”她从胸前取出一个用珠链系着的长方形小口袋，它外面用绿绸裹着，这是她的护身符。

巴黎圣母院虽然这样古老，却还是美好依旧。庄严、崇高、漂亮、壮丽的建筑，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石头交响乐。1467年的一天，年轻的教士克罗德收养了被扔在圣母院钟楼里的一个极为丑陋的弃儿。克罗德自幼就被父母决定当教士，是在弥撒书和辞典之中长大的。在17岁上，他在神学、经学、教育方面都学有成就。此后，他又致力于法典、医学、文法、伦理、修辞、几何、音乐、天文，学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1466年，父母死于瘟疫，他又专心扶养襁褓中的弟弟惹昂。20岁上，他成为圣母院中最年轻的教士，并很快获得了敬仰和尊崇。他修道时博学的名声已经传布在人们中间。他给那捡来的孩子受了洗，取名为加西莫多。

1482年，加西莫多长成人了，做了圣母院钟楼上的敲钟人。他的义父克罗德则做了副主教。出身不明和相貌奇丑这两重灾难，使加西莫多与世隔绝了。他生来独眼、驼背、跛足。钟声破坏了他的听觉。他自知耳聋，为了不被人非笑，便决定完全保持沉默，独自一人时才破例。他学到了一般人的凶恶，却成了副主教最下等的奴仆，最温驯的侍者，最机警的卫士。

克罗德手下有两个教区，174个教士。他是一个阴森可怕的人，愈来愈博学。他沉溺于炼金术的研究，一向远离女人。

加西莫多被判在格雷沃广场的绞台上示众。早晨十点钟，人们在赶着去看加西莫多的途中谈论着荷兰塔小屋的女修士居第尔：她在作了妓女后曾发疯地爱着自己的女儿小阿涅。一天，两个吉卜赛人将她拐带而去，只掉下了一只美丽的小鞋和另一个跛足、独跟、驼背的小怪物。从此，她就把自己幽闭在小屋中，靠别人的施舍过活，极端仇视吉卜赛人。

加西莫多被绑在绞台的轮盘上，人家剥去他的衣服，皮鞭雨点一样的落下来，血迸溅出来了。成千条血在那驼子身上流淌着。鞭打停止后，围观的群众又开始诅咒他，嘲笑他，向他叫骂，向他投石子。这时他发现克罗德骑马经过广场，狂怒变成了温和的笑容，救主到底来了。可是克罗德认出了犯人之后，低下眼睛，回头就走，就像逃避一个可耻的呼唤似的。

时间流过去。他已至少曝晒了一个半钟头。他打破了沉默，用一种不像人声而更像动物咆哮的声音嚎叫道：“给我水喝！”他连叫三声，得到的却是阴沟里的海绵、破碗和石头。这时，他看见群众让出一条路来，人群中走出一个装束奇特的少女，那是他昨夜要想劫夺的那个少女。他以为她是来惩罚他的，因愤怒和轻视而感到窒息，他想挣脱枷锁。她飞快地爬上了石级，走近那弯着身子躲避她的犯人，从胸衣下取出一个葫芦，温柔地拿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于是人们看见那一直干枯的眼睛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慢慢地沿着那难看的脸颊落下来。那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出的一滴眼泪。全体群众也都被感动了。大家拍着手连声叫好。女修士看见了吉卜赛女郎，发出了狠狠的诅咒。爱斯梅哈尔达脸色苍白，摇晃地走下了绞台。

下

这是贡得罗西耶寡妇的府邸。法比正在和未婚妻佛勒赫谈话，下面的巴尔维广场传来了小鼓的震颤的声音。爱斯梅哈尔达又在广场上欢舞。法比在阳台上招手呼叫她，她双颊通红的走了过来。她美得那么出奇，以致引起了妇女们的敌意。小羊抓起了几个字母，排成了“法比”两个字。佛勒赫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情敌。女郎被赶走了，过了一会，法比追了出去。

圣母院的塔楼有一间密室。每天日落前一个钟头，克罗德就来到这间密室，常常在那里过夜。这天，他来到密室门口，一串鼓声传到他的耳中，他发现了跳舞的吉卜赛女郎。她又轻捷、又飘逸、又快乐，没有觉到那像铅一样投到她头上的可怕的凝望。

克罗德来到了广场，女郎不见了，只有甘果瓦在收集那些小银币，克罗德把他带进了圣母院，从他口中知道爱斯梅哈尔达被流浪汉们当作别一个圣母。她希望凭着脖子上的符咒找到父母，为了避免符咒失灵一直维护着自己的贞操，近来她经常低声念着“法比”两个字。

三月一个美好的早晨，学生惹昂发现他的钱袋空了。于是，他急急地来到圣母院向哥哥要钱。在钟楼的密室里，副主教正在梦呓般地嘟着“爱斯梅哈尔达”和“法比”等一些字眼。这时皇家检查官加克来了，他已准备好了逮捕巫女爱斯梅哈尔达的诉状。在广场上，惹昂碰到朋友法比队长。法比夸耀地说将在晚上7点和吉卜赛女郎在法洛代尔家幽会。尾随而来的克罗德轻而易举地听到了他们的高声谈论。

晚上，爱斯梅哈尔达在法比的亲吻下颤抖着。忽然，她发现法比的头上伸出另一个人的头和一只握着匕首的手。这是那教士的脸孔和他的手。匕首插进了法比的胸膛，她昏过去了。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感觉到一个比烧红的铁块更炙热的亲吻。当她恢复了知觉，她是被一些巡夜的士兵围绕着。人们抬走了浸在血泊中的队长。临河的窗子大开着。人们捡起了一袭斗篷，认为是军官的东西。她听到人们谈论：“这是一个女巫，她把队长谋杀了。”

甘果瓦和怪厅所有的人们都在极大的不安中：爱斯梅哈尔达失踪一个月了。一天，甘果瓦经过杜赫雷尔刑事监狱，发现爱斯梅哈尔达正在受审。她坚决否认用邪术杀害了法比，法庭决定用刑。法警把她带进拷问室，给她穿上了铁靴。铁靴越来越紧，女郎发出了惨叫，招了供。那生活向来快乐、光明、甜蜜的可怜孩子，第一种苦刑就把她征服了。“我愿意死。”她倒在皮床上。她跛着脚走回大厅，法官作出了判决：“波希米亚女孩，你将在国王高兴指定的一天中午，脱掉上衣，在圣母院拱门前举行忏悔，从那儿再被带到格雷沃广场，在市区的绞台上绞死。”

爱斯梅哈尔达被囚在监狱的地下室里。一天，一个黑衣的蒙面人端着一盏灯打开了牢门。他关上门，取下头巾，她认出这是那跟随了她那么久的教士，把她推到残酷的刑狱的妖怪。她哭了起来：“可恶的人，你要把我怎么样呵？”“我爱你。”他跪下来，用火焰似的眼睛看着她。“什么样的爱？”女孩颤栗地说。“永劫的爱！”他狂乱地说，“自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不怀疑你是从地狱里来使我沉沦的。我忘不掉你，避不开你，只好在一天晚上捉到你，可那年轻的军官救了你。于是找想

告发你，把你关在监牢里，我就会得到你。可是宿命比我还有力，它把你抓住了。你在刑房里惨叫的时候，我也在法庭里，胸衣下藏着一把匕首。你叫喊一声，我就把它向我的肉里刺一下。”他解开衬衣，胸口上的伤口还没有合拢。

“少女呵，可怜我吧！”教士在地下的水里滚着，把头往石级上碰去，跪着爬到她跟前，“我们逃走吧，我们要相爱。就在明天，广场的绞台，呵，救你自己吧！饶恕我吧！”

“我的法比怎么样了。”她冷冷地说。

“他死了！”

“那你为什么还劝我活下去，”少女像一只疯狂的雌虎向他扑去。

“滚吧，让我死！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即使地狱！”

一个早上，当五月的太阳升起在深蓝色的天空时，荷兰塔里的女修士听到了一片车轮的辘辘之声，一片马蹄声和铁链叮当声。听说要绞死一个吉卜赛女人，她感到一阵复仇的狂喜。

圣母院的钟慢慢敲着 12 点，武士们簇拥着一辆囚车走进了巴尔维广场。少女被绑在车上，用牙齿咬住那没有扣好的衬衣。囚车停在圣母院的拱门下，副主教主持忏悔仪式。他凑在她耳边说：“你愿意爱我吗，我还能救你！”“滚吧，恶魔！”那不幸的女郎，在告别最后一幕回到车上的时候，发现了贡得罗西耶宅邸露台上的法比，他并没有死掉。“我的法比！”她叫喊道。这时，加西莫多抓着一根大粗绳从天而降，打倒了两个行刑助手，抱起女郎跳进了圣母院。他把少女高举肩头，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圣地！”“圣地！圣地！”人们重复叫道，成千只手拍响起来。行刑队惊呆了。那教堂是一个圣地，法院的人们不能跨过它的门限。

群众都被感动了。这会儿加西莫多的确是美丽的。他觉得自己威严健壮，所有的这些警官、法官、行刑人，都因了神的权力而向他低头。群众的欢呼声传给了河那边的格雷沃广场。

一直到路易十二时候，所有法国的城市里都有圣地。一踏进圣地，罪犯就得救了。有时也碰到国会下一道命令，到圣地去抓获罪犯。圣母院的避难所，在圣地顶上的飞檐底下。加西莫多把爱斯梅哈尔达安置在那里，下去给她拿来了一包衣服。她发现自己差不多完全赤身露体，便脸红起来。生命完全回来了。加西莫多又给她拿来了食物和被子，对她说：“我使你害怕。我很丑，不是吗？决不要向我看，只听我讲话好了。晚上你可以在教堂里散步。但你不可以出教堂。出去人家将杀掉你，而我也会死。”她被感动了，点点头作为回答。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发现窗口露着加西莫多的骇人的脸。她闭上眼睛，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说：“别害怕，我是你的朋友。我来看你睡觉，这对你没有什么坏处。”

“你为什么救我。”

“那天你在绞台上带给我一滴水和一点怜悯，我终身不再祈求别了。”他掏出一个铁哨说，“你要叫我的时候，就吹响它，我听得见。”他把哨子放在地上，逃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渐渐回到爱斯梅哈尔达的灵魂里。一天早晨，她走到屋顶外，忽然战栗起来，跪下来把胳膊痛苦地伸向广场，叫道：

“法比，来呀，来呀！”加西莫多在她身后朝广场望去，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骑士勒马驰过广场。他拉拉她的衣袖：“你愿意我去找他来吗？”她快乐地叫了一声：“呵！去！把那个队长给我带来！我会爱你的！”

加西莫多到达广场时，看见那匹马拴在贞得罗西耶府邸的大门口。府邸里正过着结婚前的庆祝日。深夜一点钟，加西莫多才等到法比出来。他拉住法比的马缰，说那个吉卜赛女郎在等他。法比抽了他一鞭子，跑开了。加西莫多回到圣母院，那波希米亚女孩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找不到他。”“应该整夜等着他呀！”她带怒地回答，“滚开。”

从那天以后，女郎不再看到他，但她觉得有一个精灵在她的周围；一只看不见的手给她送来食物、鸟笼。一天早晨，她看见窗台上两只花瓶。一只是有裂口的水晶瓶，插的花是枯萎的。另一只是陶土罐，保存着满满的水，罐中的花清鲜芬芳。

克罗德把自己在小房间里关闭了几个礼拜，他的疯狂的想象描绘着那女郎的最使他血液沸腾的各种姿势。一天晚上，他溜进了她住的小屋。吉卜赛女郎拼命挣扎，吹响了铁哨。教士被一只有力的臂膀举了起来，掷到地下，一把短刀迫近了他的头部。这时，一道苍白的月光落到了他的脸上，加西莫多放开了教士，退缩了。吉卜赛女郎夺过刀，高高举起。教士把加西莫多踢倒在地，冲下了楼梯。他重复着那句要命的话：“谁也不会得到她！”

一天，甘果瓦在一个小礼拜堂里碰到了克罗德。副主教说，三天之后，法庭将把爱梅斯哈尔达绞死，国会已经采取了这个计划。为此，甘果瓦构想了一个庞大的营救计划。晚上，巴黎每座钟楼都敲着熄灯钟的时候，怪厅的人们武装起来了。深夜，加西莫多最后一次巡视了教堂。好多时日以来，他都防卫着。忽然，他发现大群的人布满了巴尔维广场。一道火光照亮起来，照出了大群的衣服破烂的男人和女人，带着镰刀、枪矛、尖锄和尖戟。浪人们在克罗班的指挥下，向圣母院的大门猛冲，高喊着救出爱斯梅哈尔达。这时从空中掉下来了一根巨大的梁柱，人们四散而逃。克罗班又把乞丐们鼓动起来，抬着梁柱猛撞大门。如雨的石头不断落下，已经有一大堆人被打死或受伤，加西莫多充分利用了塔楼里的建筑材料。进攻的人们还没有被打退。大门在动摇了。忽然，两道铅的溶液倾泻而下，将未能躲开的人烧成了灰。广场第二次空了。接着，浪人们从四面八方方向圣母院进攻，加西莫多抵挡不住了，不禁为吉卜赛女郎战栗起来。

国王路易十一来到巴黎两天了，那天晚上他在巴士底狱的祈祷室休息。加克向他报告有近6000暴民可能在攻击法院。路易十一恍惚若梦地说：“好，我的百姓们，做得好！打倒这些假冒的君上！”他打开窗子，“呵，城区上空有一片红光，一定是法院烧起来了，我的好百姓们，你们终于帮我消灭那些领主了！”这时，巴黎市长进来报告群众攻打的是圣母院。路易十一立刻命令军队出动：“把平民杀尽！把女巫绞死！”

圣母院眼看就要被攻破了。国王的军队到了。在激烈的混战中，克罗班倒下了，浪人们开始向四面逃跑，广场上留下一大堆死尸。加西莫多想去跪在他第二次搭救了的女郎面前，可是小房间空无一人。

浪人们攻打教堂时，爱斯梅哈尔达被惊醒了。甘果瓦和一个黑衣人宣称来搭救她，恐怖使她昏头昏脑的跟着走。他们出门渡过了塞纳河，

上了右岸。甘果瓦悄悄同着羊儿走开了。黑衣人把女郎拖到了格雷沃广场的绞架下，揭开了头巾。她骇呆了，他就是那个教士。“听着，国会下了把你处死的命令，他们还在继续搜捕你，我完全可以救你。”克罗罗德指着绞架说，“在它和我之间任你选择一个。”士兵们在对岸跑着，拿着火把，“吉卜赛女子在哪儿，处死她！”喊声渐渐近了。

克罗罗德扑倒在她的脚下，狂热地倾诉着自己对她的爱，哭得全身抖动，失魂落魄。他疯狂地把她抱住，“快乐吧，亲吻我吧！你要选择：坟墓或是我的床。”

“我爱的是法比，你是丑陋的！滚你的吧！”女郎拼命挣扎。“那你死吧！”克罗罗德把她拖到了荷兰塔。“居第尔，来报仇吧！”少女的手臂被女修士紧紧抓住了。教士向圣母桥的方向跑去。

“我的孩子被偷去15年了，今天轮到我吃吃吉卜赛女人了。”女修士用唱歌似的声音说，“你看，这只鞋是她剩给我的唯一的東西。”她从窗洞里递出一只绣花小鞋。“天哪！”女郎急忙用一只手把胸前那个装有绿玻璃片的袋子解开，拿出一只小鞋，和另一只一模一样。“我的女儿！”居第尔深情地喊道。“我的母亲！”吉卜赛女郎回答。

女修士用石头捶断窗上的铁条，把女儿抢进了小屋。母女俩拥抱着在一起，如痴如醉。“呵，我的母亲，”少女最后说，“一个吉卜赛女人死的时候，把小鞋装在了我胸前袋子里，说它会使我找到母亲。”

这会儿那小房间被马蹄声震动了。天亮了。女修士把女儿藏在屋的一角，骗过了典狱长。这时爱斯梅哈尔达听到了法比的声音，扑到了窗口，高喊已经跑走的法比。士兵们打通了那堵墙，把母女俩拖到了绞架下，因为没有办法把她们分开。女修士咬住了刽子手的手，大家用劲把她一推，她的头沉重地碰到石板上，死了。于是刽子手扛着那少女，升到梯子上去。

加西莫多跑遍了圣母院，没有找到女郎。清晨，他发现副主教在塔顶灵魂出窍似的凝望着巴尔维广场，这才看到那女郎在绞索下可怕的抽搐着。在那最骇人的一会儿，只见一个魔鬼的笑，在那教士脸上迸发出来。那敲钟人后退了几步，忽然疯狂地向他扑来，把他推了下去。

傍晚，人们为副主教收尸的时候，加西莫多失踪了。爱斯梅哈尔达的尸体，存放在蒙特佛贡的地窖里。两年或18个月之后，人们在地窖里找到了两具抱持得异常地紧的尸骨：一具是女尸，脖子上的小网袋子嵌着一小片绿玻璃；另一具男尸有一条弯曲的脊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人们想把他和他抱着的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作了灰尘。

（蹇昌槐 缩写）

高老头

[法国] 巴尔扎克

长篇小说 1834 原著约 19 万字

一个夫家姓伏盖的寡妇，40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马尔索之间的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下段。四层楼外加阁楼的房子，有一种闭塞的、腐烂的、酸腐的公寓气味。室内家具的古旧、油腻、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

1819年上这幕惨剧开场时，寄宿的房客共有7位；退休面条商高老头，法科大学学生拉斯蒂涅，令人捉摸不透的“议论家”伏脱冷，被父亲遗弃的维多莉·泰伊番小姐，共和政府时代军需官的遗孀古的太太，阴险的老小姐米旭诺和她的“影子”波阿莱老人。此外，还有8个法科或医科大学学生和两三个附近的熟客在公寓里包一顿晚饭。伏盖太太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各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家一般不差毫厘。

69岁的高老头在1813年住到伏盖太太这儿来。刚搬来时，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柜子装满银器。伏盖太太帮他整理东西时，不由得眼睛发亮。特别是那一叠叠债票，约略加起来，高老头（那时还被称为高里奥先生）每年有8000到1万法郎进款。从那时起，这位年纪48却只承认39的太太打起主意来了。还招来一个叫特·朗倍梅尼的伯爵夫人作说客。

但是作媒没有成功，伏盖太太想作高里奥夫人的梦想破灭，还赔进去伯爵夫人6个月的膳宿费。于是，她对高里奥怀恨在心，并以对高里奥的敌意感染房客。而这些房客为了寻开心，也都有意无意地帮她出气。

第一年，高老头住古的太太那套房间，每年付1200法郎。第二年年终，他要求搬上三楼，膳宿费减为900法郎，甚至一冬没有生火。对此，大家议论纷纷，可始终猜不透，只是大家发现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妇和一个高大结实、深色皮肤、黑头发的女子来见高老头。伏盖太太打趣说：“高里奥先生，你阳光高照，艳福不浅呢。”“那是我女儿呢。”高老头回答时那种高傲神气，房客都以为是老人故意遮面子。在住满3年的时候，高老头搬上了四楼，每月房饭钱减到45法郎，他戒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换上了14铜子一码的棉布做成的衣服，金钢钻、金烟匣、金链条等一样一样不见了。他越来越瘦，腿肚子掉下去了，脑门上有了沟槽，牙床突出，面如死灰，走路摇摇晃晃。有一天黄昏，伏盖太太挖苦他：“啊，喂！她们不来看你了吗，你那些女儿？”高老头仿佛被刺了一针，颤抖地回答：“有时候来的。”

法科大学学生拉斯蒂涅是从安古兰末乡下来的。他有一张南方型的脸，风度举止习惯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懂得父母期望，自己也在打点着美妙的前程。他得了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学位，也不知不觉染上了巴黎恶习。老家的情形已不像从前那样令他感动，而他对于权位的欲望和出人头地的志愿却加强了十倍。他感到应酬交际的必要，考虑着去征服几个可做后台的女子，

而这一点他很有把握。于是，在他回家过暑假的时节，他找到她的姑母玛西阿太太，这位姑母曾入过宫，认识一批名门贵族的领袖。拉斯蒂涅盘问姑母那些还能拉到关系的人是怎样的亲戚，老姑太太把家谱上的各支各脉想了想，认为在所有自私的阔亲戚中，鲍赛昂子爵夫人最容易相与。拉斯蒂涅回到巴黎后立即将姑母的信寄给鲍赛昂夫人，很快他就接到鲍赛昂夫人寄来的一张舞会请帖。

以上是 11 月底公寓里的大概情况。过了几天，拉斯蒂涅参加了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并结识了高老头的大女儿雷斯多伯爵夫人。凌晨两点他从舞会回到公寓，突然听到一声叹息，接着，他瞥见高老头门底下有一线灯光，通过锁孔，他看见高老头正在把一些镌刻精工的金银器物拉绞成条块，间或掉下几滴眼泪，间或叹口气叫道：“可怜的孩子！”拉斯蒂涅暗想还是别声张为妙，不该冒冒失失断定高老头是坏人。正要回房，又听见几个穿布底鞋的人上楼的声音，一会儿，三楼伏脱冷的屋里漏出一道微光并发出数钱的声音。原来，高老头是要替女儿还债，而伏脱冷则是在搞非法勾当。

第二天，拉斯蒂涅穿得非常漂亮，到高老头的大女儿雷斯多伯爵大人家拜访。然而，涉世未深的他竟当着伯爵提起高老头，触怒了伯爵夫妇，几乎是被赶出来的。他憋着一肚子火找到表姐鲍赛昂夫人，而她也正处于情场失意之际：和她来往 3 年的阿瞿达侯爵为了资产阶级小姐洛希斐特 400 万法郎的嫁妆而决定将她遗弃，婚约即将公布，但她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女友告诉她，她才知道这一有辱声誉和爱情的不幸消息。怨愤之余，她对拉斯蒂涅着实训导了一番。她告诉拉斯蒂涅：高老头倾其所有，送给两个女儿每人五六十万的陪嫁。可不到两年，两个女婿就对他闭门不纳。在女儿的客厅里，他也变成了一个油脂的污迹。最后，柠檬榨干了，他只好栖身伏盖公寓。接着，鲍赛昂夫人感慨地说：“社会又卑鄙又残忍，你得以牙还牙对付这个社会……你越没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面地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末了，鲍赛昂夫人又向拉斯蒂涅亲授如何挤进上流社会的办法：趁高老头的二女儿但斐纳·特·纽沁根太太失意之机，充当她的情夫，利用女人们的妒嫉和竞争走红，从而得到权势的宝钥。

拉斯蒂涅回到公寓，18 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环境的突兀转变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回到卧室，他便写信向母亲要钱，同时索取妹妹们的私蓄。想到他最亲爱的人的温情和牺牲，他不由落下几滴眼泪，这几滴眼泪等于献给家庭神坛的最后几炷香。

几天后，拉斯蒂涅重访雷斯多夫人。去了三次，三次被挡驾。大学生把两三年的学程并在一起，预备在最后关头认认真真地读法律。这样他可以有 15 个月的空闲在巴黎的海洋中追求女人，或者捞一笔财产。为了接近纽沁根家，他搜集了有关高老头的史料：大革命前，高里奥是个普通面条司务，他的东家在 1789 年暴动中遭劫，他便盘下铺子。虽然他只是个不会用脑、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乐趣、坐在戏院里会打盹的又蠢又粗野的工人，但只要涉及麦子、面粉、粉粒，辨别品质、来路、注意保存、推测行市……高里奥是没有敌手的。他的聪明全在粮食买卖上，在巴黎粮食贵得惊人的时节，他发了财，而像他这类人，心里却有一种

极高尚的情感。他爱妻子，妻子死后，又把爱全部转移到女儿身上。两个女儿的教育，不消说是不合理的了，他只拿金钱满足女儿们的各种欲望，让她们生活奢侈得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养的情妇。女儿们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儿娜齐嫁了雷斯多伯爵，成了贵族太太，二女儿但斐纳喜欢金钱嫁了纽沁根。女儿女婿不满意他继续做那种买卖，他只得出盘了铺子，带着大约 8000 到 1 万的收入住进伏盖公寓里来。

12 月第一个星期末了，拉斯蒂涅接到母亲和妹妹寄来的 1500 法郎，顿时变得信心十足。想到高老头扭掉镀金盘子替女儿还债的情景，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想，要报答家人，无论如何非发财不可。他一边又思忖：巴黎的妇女知道了，准会到这里来向我求爱。拉斯蒂涅的心思全被一旁的伏脱冷看透了。他趁机告诉拉斯蒂涅巴黎人是如何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他鼓动拉斯蒂涅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办法是追求泰伊番小姐：泰伊番是一个银行家，他想要儿子独承家业，便把女儿踢出家门；只要拉斯蒂涅赢得了泰伊番小姐的爱情，伏脱冷自有办法让上帝召回她的哥哥，那时拉斯蒂涅就可以获得百万陪嫁，伏脱冷只从中提取 20 万。拉斯蒂涅听后十分震惊，当即拒绝了。伏脱冷若无其事地走了，他不禁起到“好一个家伙，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对我说的，他赤裸裸地说了出来，他拿钢铁般的铁爪把我的心撕得粉碎。”

晚上，拉斯蒂涅陪鲍赛昂夫人去意大利歌剧院。剧院的豪华和贵妇人的美艳无比的装束，使他目不暇接。经鲍赛昂夫人和阿瞿达侯爵的引荐，他结识了纽沁根夫妇。于是，当他从剧院走回到公寓的时候，他踌躇满志，一路盘算着怎样利用女人获取财富，怎样在这个名利场中抓住一个机遇。他的主意像轻云一般在天空飘荡，虽没有伏脱冷的计划狠毒，可放在良心的坩埚内融化之后，也未必能提出多少纯粹分子。

他回到公寓，敲开了高老头的门。听说大学生见到过自己的女儿，高老头急切地打听：“她玩得怎么样？”拉斯蒂涅渲染了一番，高老头像聆听上帝的圣旨一般，接着又情不自禁地说：“反正她们暖和了，我就不觉得冷；她们笑了，我就不会心烦。要是有个男人使我的小但斐纳快活，那我可以替那个男人擦靴子，跪腿。”高老头得知拉斯蒂涅爱上了自己的二女儿，异常激动和高兴，因为有了拉斯蒂涅，他与小女儿似乎也接近了。

第二天，拉斯蒂涅到了鲍赛昂夫人家，由她带去介绍给元帅夫人，受到殷勤接待。接着，在盛大的舞会中，他以鲍赛昂夫人公开承认的表弟的资格，在上流社会取得了身价，崭露头角。太太们另眼看他，青年们不胜艳羡地瞅他，纽沁根太太生怕他被别人抢去，答应把前天拒绝的亲吻给他。这次他初次登场就大有收获的晚会，令他终生难忘。

一连许多天，拉斯蒂涅都与纽沁根太太厮混在一起。但他发现这个银行家的妻子在经济上非常窘迫，他感到自己如果没有钱，到手的一切也都会失去。因而他不顾良心的呼唤想到了伏脱冷的计划，转而向泰伊番小姐调情。伏脱冷趁机拉他上钩。但这时伏脱冷的行踪已被警察厅发现，暗探用 3000 法郎收买了米旭诺和波阿莱，要他们验明伏脱冷的身份。伏脱冷这时已开始实施他的计划：策划他的同党向泰伊番小姐的哥哥寻

衅，以期引起决斗，将其杀死。谁知，拉斯蒂涅退缩了，不愿牵扯进去，想连夜通知泰伊番父子，可伏脱冷早料到这一手，在酒里放了药，将他和高老头醉倒了。但第二天中午，伏脱冷也中了米旭诺下的药，昏迷中被米旭诺和波阿莱扒去衣服，验明了他苦役犯的身份。

当泰伊番小姐哥哥的死讯传来时，伏脱冷被逮捕了。他镇定自若，承认他就是诨名“鬼上当”的苦役逃犯约名·高冷。他毫无羞耻，因为他觉得别人并不比自己高尚，他甚至摆出一副剑术教师的架势，喊着“一、二”走了出去。房客们对米旭诺的奸细行为极其憎恶，波阿莱挽着他走了。泰伊番小姐作为富有的继承人，被接回了家，古的太太与她作伴。高老头也给但斐纳和拉斯蒂涅找了一幢小楼，不日就要迁居。伏盖太太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房客，伤心欲哭。

高老头为但斐纳与拉斯蒂涅幽会而准备的房子已布置停当，他被允许一起居住。临搬走前的这天中午，拉斯蒂涅无意中听到但斐纳与高老头的谈话。但斐纳向父亲诉说丈夫如何把她的财产拿去做生意，剥夺了她的实际所有权，代价就是允许她与拉斯蒂涅自由来往；又如何使用骗术造成别人破产的事。但斐纳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流氓之手，不由得抱怨父亲以前替她考虑不周。

正在这时，高老头的大女儿娜齐·雷斯多伯爵夫人也来了。她告诉父亲她的情人玛克辛欠了10万法郎的债，要去自杀，为了救玛克辛，她把丈夫给她的祖传钻石卖了，丈夫知道了，准备剥夺她的产业。那钻石没有卖到10万法郎，还缺1.2万，她要父亲想办法。高老头说：“我没有办法，除非去偷，可是我会去偷的呀！”高老头为自己不能帮助女儿痛苦不堪，昏了过去。

高老头因两个女儿的财产被丈夫霸占，受了刺激昏倒了，但他还想着女儿，希望她们在即将举行的鲍赛昂夫人的舞会上痛痛快快地乐一乐。他卖掉最后的银搭、餐具，凑足1000法郎给娜齐做了一件金线铺绣舞衫。两个女儿不管父亲的病，打扮得花枝招展，参加舞会去了。

鲍赛昂夫人家的舞会盛况空前。这个天潢贵胄，蒲高涅王室的一个女儿的金碧辉煌的客厅是巴黎资产阶级妇女日夜梦想挤进的地方，她的姓氏具有神奇的魔力，可使周围的人为之改容。鲍赛昂府四周停放着500多辆马车，楼下黑压压挤满了人。情场上失意的鲍赛昂夫人犹如一位女后，在众人面前依旧高高在上，控制这个社会。她身着白装，清爽素雅，安闲静穆，像一座尼沃贝的石像。她始终和平常一样，同她被幸福的光辉照耀时一样。上流社会似乎特意装点得花团锦簇，来跟它的一个母后告别。可是她的内心却十分痛苦，在卧室里流着泪，将昔日的情书付之一炬。舞会上，雷斯多夫人又戴上了全部钻石，挽回了面子，可她内心也绝不会好受，这是最后一次穿戴了。纽沁根太太得意非凡地露了头角，她打扮得珠光宝气，一心要讨这个社会喜欢。

清早4点，人们渐渐离去，拉斯蒂涅目送特·鲍赛昂夫人坐上旅行的轿车，看她眼泪晶莹同他作了最后一次告别。他亲眼看见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人，并不像那般趋奉群众的人说的，能逃出感情的规律而没有伤心痛苦的事。5点光景，他走向伏盖公寓，他的教育受完了。

拉斯蒂涅走进高老头的房间，医科大学生皮安训告诉他：“可怜的高老头没有救了。”拉斯蒂涅意味深长地对这位同龄人说：“朋友，既

然你能克制欲望，就走你平凡的路吧。我入了地狱，而且得留在地狱。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怎么坏，你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

高老头的病势加重了，拉斯蒂涅和皮安训守候着这个垂死的人。舞会的景象在拉斯蒂涅脑海中浮现，舞会上艳丽无比的女儿与眼前小屋中垂死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老头一直叫着两个女儿的名字，盼望死前能见他们一面。拉斯蒂涅派人去叫老人的女儿女婿，可女婿们干脆不理，女儿呢，一个说有急事要办，一个正在睡觉，不允许佣人们打搅她。高老头得知女儿一个也不来，鲜红的眼皮上滚出两颗眼泪，悲愤地说：“唉！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你给她们生命，她们给你死。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他回忆起从前女儿女婿对他的那番恭敬：他们“恭恭敬敬”瞧着我，就像恭恭敬敬瞧着钱一样。他一边忿忿地诉说女儿的不孝，大叫要从棺材里爬出来咒她们，一面又因爱女儿而呼唤她们，不住地宽恕她们，替她们开脱：“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们把我踩在脚下的。我就喜欢这样……罪过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为了爱她们而犯的罪。”高老头呼天抢地的哭诉吓坏了拉斯蒂涅，他只得亲自去找两姊妹，但她们仍然没有来。这时，高老头已经不行了。他示意大学生帮他拿过一条淡黄带灰的头发编成的链子，那是他太太的头发，和一个刻有娜齐和但斐纳名字的胸章。两位大学生大为感动，涌出几颗热泪掉在病人身上。

高老头死了。女儿女婿们都没有来送葬，只有拉斯蒂涅和皮安训忙着张罗他的葬礼。拉斯蒂涅埋葬了老人，也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气概非凡地说：“现在咱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他为了向社会挑战，到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

（成慧芳 缩写）

羊脂球

[法国] 莫泊桑

中篇小说 1880 原著约 3 万字

法军溃退后的第二天下午，德军占领了鲁昂城。

过了一些时候，当第一阵烧杀抢劫的恐慌过去之后，鲁昂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人们胆大了些。几个商人心里又打起了做生意的算盘。他们想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港。他们利用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弄来了一张离境准许证。

星期二清晨四点半，十位旅客顶着鹅毛大雪，聚齐在诺曼底旅店，准备乘事先预订好的马车。

他们上路了。车子走得很慢。黑暗中只听见车身发出低沉的咯咯声和车夫那条大鞭甩出的“吧吧”声。

车厢里，借着这凄凉的光亮，人们相互打量着。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鸟先生做的买卖是把劣质葡萄酒低价批发给乡间的小贩。人们都认为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奸商。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都要说：“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这个臭名昭著的奸商身量矮小，挺着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他的妻子是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高嗓门，主意多，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了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鸟夫妇旁边坐的是更高一个阶层的、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在棉纺织业里有很高的地位，开着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会的议员。帝国时期，他一直是友好的反对派首领。他所以当这首领，照他自己的说法，唯一的目的是先用钝头武器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他的太太很年轻，那些驻扎鲁昂的军官们常常在她身上找到安慰。

在卡雷——拉玛东太太旁边坐着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气派很大，他费尽心机地突出他和国王亨利第四天生的相似之处。据说亨利第四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女子怀了孕，这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省长。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是奥尔良派的代表。伯爵夫人虽说是南特城一小船主的女儿，但气派雍容，待人接物比谁都能干，社会上传说她曾被路易·菲力蒲的某一位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还保持着旧日的风流情调，一般人很难踏进去作客。伯爵家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每年收入达五十万法郎。

伯爵夫人旁边坐着两位修女。一个年纪已老，满脸麻子。另一个身子瘦小，一张好看而带病容的脸长在被一股使人甘心殉教、超凡人圣的贪婪信心蚕食着的痨病胸部上面。

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叫高尼岱，别号“民主党”。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见到他。他父亲曾给他留下了可观的产业，却被他的弟兄朋友们吃了个精光。所以他迫不急待地等候共和国降生，以便获得

他为革命喝了这么多杯啤酒之后所应得的地位。现在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便可为国效劳。

那女的是妓女，外号“羊脂球”。她身量矮小，浑身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手指头肉鼓鼓的，颇像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绷得紧紧的闪着光，丰满的胸脯高耸着。尽管如此，人们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她那鲜艳的气色实在令人喜欢。她的脸庞像红苹果，又像朵含苞待放的芍药。两只有着长而浓的睫毛的大眼睛非常迷人。娇小妩媚的嘴里是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嘴唇湿润，正好接吻。

当大家认出她之后，那几位正经人物便交头接耳，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尽管是耳语，却是那么响。她不禁抬头来回看了同车人一遍，眼里含着无畏的挑战意味。大家低下头来不再声响，只有鸟先生还在神情轻佻地偷看她。

车走得很慢。到上午 10 点还没走出 4 法里。大家有点着急，因为原定在多特吃中饭，现在看来天黑以前都到不了。每个人都在留意路边是否有小酒馆。大家饿得心慌意乱。

下午 1 点钟左右，鸟先生表示胃里空得发慌。其实大家跟他一样难受，连谈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羊脂球几次弯下腰仿佛在裙子底下找什么似的。每次她都踌躇一下，看看旁人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鸟先生说肯出 1000 法郎买一只肘子。伯爵说怎么没想到带点吃的。于是每个人都这样埋怨自己。

3 点钟，他们来到一片四望无际的平原，眼前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羊脂球终于从长凳下抽出一只盖着白饭巾的大篮子，里面装着她为三天旅程预备下的食品。有鸡块、肉酱、鹅肝酱、熏牛舌、面包、点心和水果、糖果等等，还有四瓶酒。车上所有的眼睛都向她盯着。大家的鼻翅大张着，口里涌起大量口涎，颞骨绷得发痛。鸟先生眼睛盯着那罐鸡说：“妙不可言。这位太太比我们想得周到。”羊脂球说：“您想吃一点吗？先生。”他立即点头道：“我还真不能拒绝。”说着便掏出小刀，用刀尖挑起一个鸡腿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车里响起了一片失望的长叹声。这时，羊脂球又用谦逊而温和的声音邀请大家也参加这顿便餐。于是几张嘴不停地张开了又闭拢，闭拢了张开，咽啊，嚼啊，吞啊，非常凶猛。片刻，一篮子东西吃了个精光。大家视为遗憾地是篮子没有更大些。

夜幕降临。车夫点上了车灯。前方出现星星点点的火光。多特到了。整整走了 14 小时。马车在商务旅馆前停了下来。

车门开了。一阵耳熟的腰刀鞘触地声和德国人的叫喊声使所有的旅客大吃一惊。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用蹩脚的法国话命令旅客们下车。高尼岱和羊脂球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最末下车，显示出严肃高傲的气概。他们知道此刻每个人多少代表着自己的祖国，看见旅伴们那种恭顺态度，心里很反感。

在旅馆的饭厅里，法国军官仔细检查了每个人的离境准许证后就走了，大家松了口气。将要吃饭时，旅馆老板通知羊脂球：“小姐，普鲁士军官要马上跟您谈话。”她考虑了一秒钟，断然说：“我不去。”大家议论纷纷。伯爵走过来说这样不妥，会引起麻烦，对您和大家都不利，“遇到最强大的人是永远不应反抗的。”众人都帮着伯爵说话，又央求，又催逼，又讲大道理。羊脂球只好说：“好，我去，这是为你们我才去

的。”

过了 10 分钟她回来了，怒气冲冲地不停嘟哝：“这个混蛋！”大家再三追问，她无比尊严地说：“这和你们不相干，我不能说。”

第二天 8 点钟，当大家准备上路时，发现马车没有套马，车夫也不见了。男旅客分头去找。最后在一家咖啡馆找到了车夫。伯爵质问车夫：为什么不套车？车夫告诉他德国军官不允许，他也不知道原因。

下午在惶恐中度过。大家纷纷猜测不让走的原因。晚餐前，旅馆老板来问：“普鲁士军官叫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改变主意没有？”羊脂球听了脸色煞白，继而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最后才嚷道：“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东西，这个普鲁士死尸说，我决不答应！”大家围住她打听，她愤慨地说：“他想干什么吗？他想跟我睡觉！”大家义愤填膺，只听见一片谴责的呼声，一片暴怒的怨声，仿佛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牺牲的这件事里每个人都有一份。那几位太太更对羊脂球显出十分怜爱的样子。

第二天他们还是老早起床。但拉车的马还是在马房里，车夫还是无影无踪。大家对羊脂球有点冷冰冰了。过了一夜，他们的看法改变了。几乎怨恨她为何不偷偷去找那军官？对她来说，那事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这些想法还没人说出来。

下午，除高尼岱和两位修女外，大家去散步。四个妇人走在前面，三个男人跟在后面不远。鸟先生说，这“臭婊子”是不是要害得他们在这里长久呆下去。伯爵说不能硬逼一个妇人做这种牺牲，要她自愿。卡雷——拉玛东先生担心两军会在多特交火。太太们谈的是打扮，但谈得不热乎。

忽然街口出现了那普鲁士军官。他向妇人们哈了哈腰，对那些男子则轻蔑地看了一眼。三位太太感到耻辱，为和妓女一起散步让军官碰见而觉得可耻。她们谈起这军官的身段和容貌。卡雷——拉玛东太太认为这军官不错，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所有女人都会对他入迷。

第二天早上下楼，大家脸色憔悴，怒气冲冲。几位太太几乎不跟羊脂球说话了。

钟声响了，教堂里有孩子要领洗。羊脂球在一种强烈母爱的驱使下，参加这个仪式去了。

她刚走，大家相互看看，就把椅子往一块儿挪。他们都感到应该决定个办法了。鸟先生主张留下羊脂球，让别的人走路。旅馆老板担任了传话的使命。但德国军官说他的希望一天得不到满足，就必须把全部人质扣留一天。

鸟夫人的市井下流脾气爆发了：“跟所有男人干这种事，是这娼妇的本行，她没权利拒绝这人或接受那人，哪怕马车夫她也要！可今天，要帮我们解决困难，这肮脏女人倒假充正经人了！这个军官，我觉得很正派。他也许久未近女人了，我们三个女人当然更对他的胃口，可他只想把这这人尽可夫的妇人弄到手就满足了。”鸟先生怒火冲天，主张把这个“贱货”捆起来交给敌人。伯爵主张用计谋。于是他们秘密商量起来。各人发表意见，寻出委婉的说法和文雅的措词来表达最猥亵的事。鸟太太还说：“既然是她的本行，为什么不拒绝别人而偏要拒绝这个人？”那可可爱的卡雷——拉玛东太太竟说，如果她是羊脂球，她宁肯拒绝别人

而不拒绝这个人。他们商量了很久。每人都定好自己的任务，应该讲的理由和应该玩的手段。大家决定了进攻的计划，以便强迫这座活城堡开门迎接敌人。只有高尼岱始终躲在一边，不过问这件事。

大家的注意力是那么集中，竟未听见羊脂球回来。当她来到跟前，他们尴尬地闭上嘴。

直到吃午饭，太太们都对她很和气，为的是取得她的信任，更容易听她们的劝告。等坐上饭桌，进攻开始了。先泛泛而谈献身精神，用得体的方式讲述了古代事例。凡为战胜敌人，为复仇或效忠，以自己的身体作武器而牺牲贞操的妇人，都举了出来。时不时还故意发出热烈赞赏，足以激发人去仿效。听了他们说的，你会相信，妇女唯一的使命是永恒不断地牺牲身体，听从丘八老粗们的任意摆布。羊脂球一言不发。

整个下午，他们都不打扰她，容她仔细考虑。大家都改口叫她“小姐”。

晚饭时，旅馆老板又来问羊脂球是否改变主意。羊脂球冷冷地说“没有”。伯爵夫人同那年长的修女讨论教会的宽恕精神，她问：“您认为只要动机纯洁，行为本身是可以得到天主原谅的？”修女说是的，“本身应该受谴责的行为，常因启发行动的念头良好而变成可敬可佩。”这一切说得含而不露，巧妙、得体。修女的每句话对羊脂球愤怒的抗拒来说，起着攻破缺口的作用。饭后，大家各自回房，第二天早晨下来得很晚。

午后散步时，伯爵按预定计划挽着羊脂球的胳膊走在最后。他以亲热和蔼、屈尊俯就的态度和她讲理，用感情打动她，竭力渲染他们可以帮他们多么大的忙，他们将如何感激她。羊脂球一语未发。回到旅馆，她立刻回房间去了，再没露面。大家都忧心忡忡。

晚饭时，大家没等到她。旅馆老板来通知大家说羊脂球身体不适，让大家先吃。伯爵低声问道：“行了？”——“行了”。立刻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鸟先生高兴得请大家喝香槟酒。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在这些人周围逐渐形成的气氛里充满着猥亵。大家乐到12点才睡。高尼岱骂众人“无耻透顶”。

第二天，艳阳高照，白雪晶莹耀眼。马车套上马等在门外。旅客们心花怒放，忙着叫人给他们包扎在路上吃的食物。

羊脂球来了。众人都转过脸像没看见她似的。她十分惊异。众人都离她远远的，仿佛不认识她。

旅行又开始了。羊脂球头也不敢抬。她对旅伴们很气愤，也羞愧自己未能坚持到底而让了步，被他们推到那普鲁士怀中而遭玷污。

走了3个钟头，鸟先生夫妇拿出冷牛肉吃起来。大家也都拿出食物吃起来。羊脂球来不及带食物，看见这些人若无其事地吃东西，很是气愤。她想教训他们一顿，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怒火是那样的强烈，竟锁住了她的嗓门。

没一人看她或想到她。她觉得自己淹没在这些正直的恶棍的轻蔑里。他们先是她作牺牲品，然后又像抛弃无用的东西般抛掉她。她想起她那满满一大篮的好东西是怎样被他们吞个精光的。她拼命忍住不哭出来，可泪还是流了出来，落在圆鼓鼓的胸膛上。众人视而不见。伯爵

耸了耸肩，仿佛说：“这不能怪我啊。”乌夫人得意地嘟：“她在痛苦自己做了丢脸的事。”

高尼岱吹起了《马赛曲》。他知道这些人不喜欢这个人民的歌声，便执拗地在以后几小时的旅途中吹着他那带复仇性的单调的调子，直到第厄普为止。

羊脂球一直在哭，黑暗里有时送出一声呜咽，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

（蒋家国 缩写）

变形记

[奥地利] 卡夫卡

中篇小说 1915 原著约 4 万字

—

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当活动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辛苦劳累没有尽头。为了一家的温饱，他还得谨小慎微地工作下去，恭恭敬敬地听老板的训示，但是更糟的厄运降临在他的身上。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多腿的、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无力翻过身来起床，心里焦虑公司交给他的出差任务。他应该乘 5 点钟的火车出发，现在早已过时了，如果改乘 7 点钟的车走，也快到点了，可样品还没有包装啊！一会儿，母亲温和地劝他起来，准备赶火车。接着父亲和妹妹葛蕾特都来催促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要他开门，他当然不敢说出变形的真相，只得含糊地回答：“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我马上就好了。”其实，他不想开门，还暗自庆幸他在昨天晚上锁上了房门。正在这时，公司的秘书主任来了，他在门外质询格里高尔为什么“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还进一步暗示，经理因格里高尔不按时上班而怀疑他贪污了现款。母亲声泪俱下，要葛蕾特马上请医生给儿子看病，父亲暴跳如雷，叫喊使女找个锁匠撬锁。格里高尔知道再也拖延不下去了。他用极大的气力把门打开，刚刚挪出身子来，便听到秘书主任的一声惊骇的叫声，看见母亲晕倒在地上。

“妈妈，妈妈，”格里高尔低声地说道，抬起头来看着她。这时他已经完全把秘书主任撇在脑后；他的嘴却忍不住砸巴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淌出来的咖啡。这使他母亲再一次尖叫起来。她从桌子旁边逃开，倒在急忙来扶她的父亲的怀抱里。可是格里高尔现在顾不得他的父母；秘书主任已经走到楼梯那儿了；他下巴探在栏杆上扭过头来最后回顾了一眼。格里高尔跳了一跳，想尽可能追上他；可是秘书主任一定是看出了他的意图，因为他往下蹦了几级，随即消失了；他还在不断地叫“噢！”回声传遍了整个楼梯。

不幸得很，秘书主任的逃走仿佛使格里高尔的父亲狂怒不已，这以前，他还是相当镇定的；因为他非但自己不去追赶那人，反而阻拦格里高尔去追逐，他右手操起秘书主任连同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一张椅子上的手仗，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张大报纸，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到房间里去。格里高尔的恳求全然无效，事实上人家根本不理解；不管他怎样谦恭地低下头去，他父亲却偏偏把脚顿得更响。在父亲后面，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拉开了一扇窗子，双手掩住脸，尽量把身子往外探。格里高尔的父亲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一面喊“去！”真像个野人。可是格里高尔还不很熟悉怎么往后退，所以走得很慢。只要有会掉个头，他能很快回进房间的，但是他怕转身的迟缓会使他父亲更加生气，他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会照准他的背或头来上狠狠的一击的。到后来，他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因为他恐惧地注意到，

他退着走连方向都掌握不了；因此，他一面回过头来始终担心地瞅着父亲，一面开始把身子转过去，他想尽量快些，事实上却转得非常慢。他已经完全转过去了，只是因为给嘘声弄得心慌意乱，他甚至转得过了头。最后他总算对准了门口，可是他的身体又偏巧宽得过不去。在目前的心情中，他父亲当然不会想到去打开另外的半扇门好让格里高尔通过去。父亲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尽快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他绝对不会容许格里高尔作好相应的准备，以便让格里高尔直立起来，侧着身子穿过去。他现在发出的声音大概要算最大了，他拼命催促格里高尔往前走，好像他前面没有什么障碍似的；可是对格里高尔来说，他后面的声音听起来不再像是父亲一个人的了；这已经根本不是什么闹着玩儿的事，所以格里高尔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门口冲去。他身子的一边拱了起来，倾斜地卡在门口，腰都挤伤了，吓人的斑点沾污了洁白的地板，不一会儿他就给夹住了，不管怎么挣扎，还是丝毫动弹不得，他一边的腿在空中颤抖地舞动，另一边的腿却在地上给压得十分疼痛——这时，父亲从后面使劲地推了他一把，实际上这倒是支持，使他一直跌进了房间中心，汨汨地流着血。在他后面，门砰的一声用手杖关上了，屋子里终于出现了寂静。

二

其实再过一会儿他自己也会醒的，因为他觉得睡得很长久，已经睡够了，可是他仍觉得仿佛有一阵疾走的脚步声和轻轻关上通向前厅房门的声音惊醒了他。街上的电灯，在天花板和家具的上半部投下一重淡淡的光晕，可是在低处他躺着的地方，却是一片漆黑。他缓慢而笨拙地试了试他的触觉，只是到了这时，他才初次学会运用这个器官，接着便向门口爬去，想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有一条长长的、绷得紧紧的不舒服的伤疤，他的两条腿事实上只能瘸着走了。

他来到门边，这才发现把他吸引过来的事实上是什么：食物的香味。因为那儿放了一只盆子，盛满了甜牛奶，上面还浮着切碎的白面包。他险些儿要高兴得笑出声来，因为他现在比早晨更加饿了，他立刻把头浸到牛奶里去，几乎把眼睛也浸没了。可是很快他又失望地缩了回来；他发现不仅吃东西很困难，因为柔软的左侧受了伤——他要全身抽搐地配合着才能把食物吃到口中——而且他也不喜欢牛奶了，虽然牛奶一直是他喜爱的饮料，他妹妹葛蕾特准是因此才给他准备的；事实上，他几乎是怀着厌恶的心情把头从盆子边上扭开，爬回到房间中央去的。他逐渐失去了人的声音与爱好，越来越具有虫性，但他仍有人的思考能力。可以听懂人话。他在深夜，偷偷地却又清晰地听父亲、母亲和妹妹走动的声音，很想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他在沙发底下呆了整整一夜，一直在担忧，在编制好转的渺茫的希望。他想来想去，总是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与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

拂晓时分，其实还简直是夜里，格里高尔就有机会考验他的新决定的力量了，因为他的妹妹衣服还没有完全穿好就打开了通往客厅的门，向里面张望。她没有立刻看见他。可是一等她看到他躲在沙发底下——

说到究竟，他总得呆在什么地方，他又不能飞走，是不是？——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就把门砰地重新关上。可是仿佛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似的，她马上又打开了门，踮起脚尖走了进来，似乎她来看望的是一个病人，甚至是陌生人。格里高尔把头探出沙发的边缘看着她。格里高尔好奇得要命，想知道她来来去去干什么，而且还作了种种猜测。然而心地善良的妹妹实际上所做的却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为了弄清楚他喜欢什么，她给他带来了许多种食物，全都放在一张旧报纸上。这里有不新鲜的，半腐烂的蔬菜，有昨天晚饭剩下来的肉骨头，上面还蒙着已经变稠的白酱油；还有些葡萄干和杏仁；一块两天前格里高尔准会说根本吃不得的乳酪；一块陈面包，一只黄油面包，还有一只黄油咸面包。除了这一切，她又放下了那只盆子，往里倒了些清水，这盆子显然算是他专用的了。她考虑得非常周到，生怕格里高尔不愿当她的面吃东西，所以马上就退了出去，甚至还锁上了门，让他明白他可以安心地随意进食。格里高尔所有的脚都急忙地向食物奔过去。

格里高尔就这样由他妹妹喂养着。他知道了家庭经济困难，父亲老了，已有5年没做事，也很难期望他能有什么作为了；在他劳累的却从未成功过的一生里，他还是第一次过安逸的日子，在这5年里，他发胖了，也懒散了。而格里高尔的老母亲患有气喘病，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隔两天就得躺在打开的窗户边的沙发上喘得气都透不过来，又怎能叫她去挣钱养家呢？妹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她的生活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片欢乐，关心的只是怎样穿得漂亮些，睡个懒觉，在家务上帮帮忙，出去找些不太花钱的娱乐，此外最重要的就是拉小提琴，又怎能叫她去给自己挣面包呢？最初，只要一提到得挣钱养家，格里高尔就扑在门旁冰凉的皮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

格里高尔喜欢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葛蕾特发现了这情况，约请母亲与她一起搬出室内的东西，让他有更多的地方活动。老太太真的来帮忙了，格里高尔能见到母亲，当然高兴，但不愿意她们搬走他心爱的东西，于是赶紧把自己藏起来。当她们抬起写字台时，格里高尔冲出来，爬上墙上的仕女像，至少，这张画是谁也不许搬走的。他把头转向起坐室，以便她们再进来时，可以看见她们。

她们休息了没多久就已经往里走来了；葛蕾特用胳膊围住她母亲，简直是在扶住她。“那么，我们现在再搬什么呢？”葛蕾特说，向四周围扫了一眼，她的眼睛遇上了格里高尔从墙上射出来的眼光。她保持住了镇静，大概还是因为母亲在场的缘故，她向母亲低下头去，免得母亲的眼睛抬起来，她说：“走吧，咱们要不要再回起坐室去待一会儿？”她的意图格里高尔非常清楚；他是想把母亲安置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来把他从墙上赶下来。好吧，让她来试试看吧！他抓紧了他的图片绝不退让。

可是葛蕾特的话却已经使母亲感到不安了，她向旁边跨了一步看到了印花墙纸上那一大团棕色的东西，她还没有真的理会到她看见的正是格里高尔，就用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啊，上帝，啊，上帝！”接着就双手一摊倒在沙发上，仿佛听天由命似的，连一动也不愿动了。“格里高尔！”妹妹喊道，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自从变形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她跑到隔壁房间去拿什么香精来使母亲从昏厥中

苏醒过来。格里高尔也想帮忙——要救那张图片以后还有时间——可是他已经紧紧地粘在玻璃上，不得不使点儿劲才让身子能够移动；接着他就跟在妹妹后面奔进隔壁房间，好像他像过去一样，真能给她什么帮助似的；可是他马上就发现，自己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她后面；妹妹正在许许多多小瓶子堆里找来找去，等她回过身来一看到他，真的吃了一惊；一只瓶子掉到地板上，打碎了；一块玻璃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溅到了他身上；葛蕾特才愣住一小会儿，就马上抱起所有拿得了的瓶子跑到母亲那儿去了；她用脚砰地把门关上。格里高尔如今和母亲隔开了，她就是因为他，也许快要死了；他不敢开门，生怕吓跑了不得不下来照顾母亲的妹妹；目前，除了等待，他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被自我谴责和忧虑折磨着，就到处乱爬起来，在墙壁、家具和天花板上，最后，在失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竟在他四周旋转，他掉了下来，跌落在大桌子的正中央。

时间过去了一会儿。格里高尔依旧软弱无力地躺着，周围寂静无声；这也许是个吉兆吧。接着门铃响了。使女当然是锁在她的厨房里的，只能由葛蕾特去开门。进来的是他的父亲。“出了什么事？”他一开口就问：准是葛蕾特的神色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葛蕾特显然把头埋在他胸口上，因为她的回答听上去闷声闷气的：“妈妈刚才昏过去了，不过这会儿已经好点了。格里高尔逃了出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他父亲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可是你们这些女人根本不听。”格里高尔清楚地感觉到他父亲把葛蕾特过于简单的解释想到最坏的方面去了，他大概以为格里高尔作了什么凶狠的事呢。格里高尔现在必须设法使父亲息怒，因为他既来不及也无法替自己解释。因此他赶忙爬到自己房间的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便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一心想立即回自己房间，根本不需要赶，要是门开着，他马上就会进去的。

可是父亲目前的情绪完全无法体会他那良好的品格。“啊！”他一露面就喊道，声音里只有狂怒。格里高尔把头从门上缩回来，抬起来瞧他的父亲。啊，这简直不是他想象中的父亲了。从前，每逢格里高尔动身出差，他父亲总是疲累不堪地躺在床上；格里高尔回来过夜总看见他穿着睡衣靠在一张长椅子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把手举一举就算是欢迎，一年里有那么一两个星期天，还得是盛大的节日，他也偶尔与家里人一起出去，总是走在格里高尔和母亲的当中，他们走得已经够慢的了，可是他还要慢，他裹在那件旧大衣里，靠了那把弯柄的手杖的帮助艰难地向前移动，每走一步都先要把手仗小心翼翼地支好，逢到他说句话，往往要停下脚步，让卫护的人靠拢来。难道那个人就是他吗？现在他身子笔直地站着，把那顶绣有金字——这大概是哪家银行的标记——的帽子远远地往房间那头的沙发上一扔，把外衣的尾部往后一甩，双手插在裤袋里，板着严峻的脸向格里高尔冲来。他大概也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可是他却把脚举得老高，格里高尔一看到他那鞋子的后跟有那么大简直吓呆了。不过格里高尔不敢冒险听任父亲摆弄，他知道从自己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就是主张对他采用严厉措施的。因此他就在父亲的前头跑了起来，父亲停住他也停住，父亲稍稍一动他又急急地奔跑。就这样，他们绕着房间转了好几圈，并没有真出什么事，事实上这简直都不太像

是追逐，因为他们都走得很慢。所以格里高尔也没有离开地板，生怕父亲把他的爬墙和上天花板看成是一件特别恶劣的行为。可是，即使就这样跑他也支持不了多久，因为他父亲迈一步，他就得动好多下。他已经感到气喘不过来了，他从前做人的时候肺也不太强。他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因为要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奔走上，连眼睛都几乎不睁开来；在昏乱的状态中，除了向前冲以外，他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别的出路；他几乎忘记自己是可以随便上墙的，而且在这个房间里，靠墙放着精雕细镂的家具，凸出来和凹进的地方多的是——正在这时，突然有一样扔得不太有力的东西飞了过来，落在他紧后面，又滚到他前面去。这是一只苹果；紧接着第二只苹果又扔了过来；格里高尔惊慌地站住了；再跑也没用了，因为他父亲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把碗柜上盘子里的水果装满了衣袋，正在把苹果一只接一只地扔出来，暂时还没有能很好地瞄准。这些小小的红苹果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仿佛有吸引力似的。都在互相碰撞。一只扔得不太用力的苹果轻轻擦过格里高尔的后背，没有带给他什么损害就飞走了。可是紧跟着马上飞来了另一只，正好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了进去；格里高尔挣扎着往前爬，仿佛这种可惊的莫名其妙的痛苦能够留在身后似的；可是他觉得自己好像被钉住在原处，就六神无主地瘫倒在地上。在清醒的最后一刹那，他瞥见他的房门猛然打开，母亲抢在尖叫着的妹妹前头跑了出来，身上只穿着内衣，她女儿为了让她呼吸舒畅好缓过气来，已经把她衣服都解开了，格里高尔看见母亲向父亲扑过去，一条条解松了的裙子都掉在地板上，她绊着裙子径直向父亲奔去，抱住他，紧紧地搂住他，双手围在父亲的脖子上，求他别伤害儿子的生命——可是这时，格里高尔的眼光开始暗淡下去了。

三

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月不能行动——那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备忘录似的——他的受伤好象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尽管他现在很不幸，外形使人看了恶心，但是也不应把他看成是敌人，相反，家庭的责任正需要大家把厌恶的心情压下去，而用耐心来对待，只能是耐心，别的都无济于事。

在这个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庭里，除了绝对必需的事情以外，谁还有时间替格里高尔操心呢？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少了；使女也给辞退了；一个飘着满头白发高大瘦削的女帮工一早一晚来替他们做些粗活；其他的一切家务事就落在格里高尔母亲的身上，此外，她还得缝一大堆一大堆的针线活。连母亲和妹妹以往每逢参加晚会和喜庆日子总要骄傲地戴上的那些首饰，也不得不变卖了，一天晚上，家里人都在讨论卖得的价钱，格里高尔才发现了这件事。可是最使他们悲哀的就是没法从与目前的景况不相称的住所里迁出去，因为他们想不出有什么法子搬动格里高尔。可是格里高尔很明白，对他的考虑并不是妨碍搬家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满可以把他装在一只大小合适的盒子里，只要留几个通气的孔眼就行了；他们彻底绝望了，还相信他们是注定了要交上这种所有亲友都没交过的厄运，这才是使他们没有迁往他处的真正原因。世界上要求

穷人的一切，他们都已尽力做了；父亲在银行里给小职员买早点，母亲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替陌生人缝内衣上，妹妹听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急急地跑来跑去，超过这个界限就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了。把父亲送上了床，母亲和妹妹就重新回进房间，她们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靠得紧紧地坐着，脸儿贴着脸儿，接着母亲指着他的房门说：“现在可以关上这扇门了，葛蕾特，”于是他重新被关入黑暗中，而隔壁的两个女人就涕泗交流起来，或是眼眶干枯地瞪着桌子；逢到这样的时侯，格里高尔背上的创伤总要又一次的使他感到疼痛难忍。

不管是夜晚还是白天，格里高尔都几乎不睡觉。有一个想法老是在折磨他：下一次门再打开时，他就要像过去那样重新挑起一家人的担子了。可是，他的良好愿望难以实现。过了一段时间，家里人对格里高尔不怎么关心了，连葛蕾特也对他产生了厌恶情绪，老妈子还叫唤他：“来呀，嗨，你这只老屎蜚螂。”

格里高尔现在简直不吃东西了，他的房间零乱不堪。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都塞到这儿来，因为家里有一间房租给了三个房客。这些一本正经的先生什么都要井井有条。他们无法容忍多余的东西，更不要说脏东西了。由于房客们常常要在起坐室里吃晚饭，有许多夜晚房门都得关上，格里高尔习惯了。不过有一次老妈子把门开了一道缝，门始终微开着。就在这天晚上，厨房里传来了小提琴的声音。格里高尔蛰居以来，就不记得听到过这种声音。房客们请妹妹到起坐室来拉。家里人完全沉浸在小提琴的音乐声中，格里高尔受到吸引，爬到了起坐室。当房客们看见格里高尔的形体，先后要求退租时，父亲和母亲感到灾难来临。妹妹葛蕾特公开宣称：“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再也受不了家里“这样的折磨了”！

“他一定得走，”葛蕾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你们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我们好久以来都这样相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这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这样，我虽然没有了哥哥，可是我们就能生活下去，并且会尊敬地纪念着他。可现在呢，这个东西把我们害得好苦，赶走我们的房客，显然想独霸所有的房间，让我们都睡到沟里去。瞧呀，父亲，”她立刻又尖叫起来，“他又来了！”在格里高尔所不能理解的惊慌失措中她竟抛弃了自己的母亲，事实上她还把母亲坐着的椅子往外推了推，仿佛是为了离格里高尔远些，她情愿牺牲母亲似的，接着她又跑到父亲背后，父亲被她的激动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也站了起来张开手臂仿佛要保护她似的。

可是格里高尔根本没有想吓唬任何人，更不要说自己的妹妹了。他只不过是开始转身，好爬回自己的房间去，不过他的动作瞧着一定很可怕，因为在身体不灵活的情况下，他只有昂起头来一次又一次地支着地板，才能完成困难的向后转的动作。他的良好的意图似乎给看出来；他们的惊慌只是暂时性的。现在他们都阴郁而默不作声地望着他。母亲躺在椅子上，两条腿僵僵地伸直着，并紧在一起，她的眼睛因为疲惫已经几乎全闭上了；父亲和妹妹彼此靠紧地坐着，妹妹的胳膊还围在老人的脖子上。

也许我现在又有气力转过身去了吧，格里高尔想，又开始使劲起来。他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喘口气。谁也没有催他；他们完全听任他自己活动。一等他身子转了过去，他马上就径直爬回去。房间和他之间的距离使他惊讶，他不明白自己身体这么衰弱，刚才是怎么不知不觉就爬过来的。他一心一意地拼命快爬，几乎没有注意家里人连一句话或是一下喊声都没有发出，以免妨碍他的前进。只是在爬到门口时他才扭过头来，也没有完全扭过来，因为他颈部的肌肉越来越发僵了，可是也足以看到谁也没有动，只有妹妹站了起来。他最后的一瞥是落在母亲身上的，她还没有完全睡着呢。

还不等他完全进入房间，门就给仓促地推上，闩了起来。还上了锁。后面突如其来的响声使他大吃一惊，他身子下面那些细小的腿都发软了。这么急急忙忙的是他的妹妹。她早已站起身来等着，而且还轻快地往前跳了几步。格里高尔甚至都没有听见她来近的声音，她拧了拧钥匙把门锁上以后就对父亲母亲喊道：“总算锁上了！”

“现在又该怎么办呢？”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说，向四周围的黑暗扫了一眼。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动弹了。这并没有使他吃惊，相反，他的确依靠这些又细又弱的腿爬了这么多路，这倒真是不可思议。其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的确，他整个身子都觉得酸疼，不过也好像正在逐渐减轻，以后一定会完全不疼的。他背上的烂苹果和周围发炎的地方都蒙上了细小的尘土，早就不太难过了。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他陷在这样渺茫、宁静的沉思中，一直到钟楼上打响了半夜三点。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地进入他的知觉。接着他的头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

清晨，老妈子来了。她照例向格里高尔的房间张望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她以为他故意一动不动地躺着假装生气；她对他作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她手里正好有一把长柄扫帚，所以就从门口用它来撩格里高尔。这还不起作用，她恼火了，就更使劲的捅，但是只能把他从地板上推开去，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了这时她才起了疑窦。很快她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她睁大眼睛，吹了一下口哨，她没有在这上面多花时间，马上去拉开萨姆沙夫妇卧室的门，用足力气向黑暗中嚷道：“你们快去瞧，它死了；它躺在那儿踹腿儿了。玩儿完了！”

萨姆沙先生和太太从双人床上惊醒过来，呆若木鸡，直到弄清楚老妈子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才慢慢地镇定下来。接着他们很快就爬下了床，一个人爬一边，萨姆沙先生拉过一条毯子往肩膀上一披，萨姆沙太太光穿着睡衣；他们就这么打扮着进入了格里高尔的房间。同时，起坐室的房门也打开了，自从收了房客以后葛蕾特就睡在这里；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仿佛根本没上过床，她那苍白的脸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死了吗？”萨姆沙太太说，怀疑地望着老妈子，其实她满可以自己去看个明白的，但是这件事即使不看也是明摆着的。“当然是死了，”老妈子说，一面用扫帚柄把格里高尔的尸体远远地拨到一边去，以此证明自己的话没错。萨姆沙太太动了一动，仿佛要阻止她，可是又忍住了。

“那么，”萨姆沙先生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他在身上划了个十

字，那三个女人也照样做了。葛蕾特的眼睛一刻儿也没离开那个尸体，她说：“瞧他多瘦呀。他已经很久什么也不吃了。”的确，格里高尔的身子已经完全是又干又瘪的了，现在他那些腿再也不撑着身体，所以可以不受妨碍地看得一清二楚了。

三个房客走出他们的房间，看到早餐没有摆出来觉得很惊讶；人家把他们忘了。“我们的早饭呢？”当中的那个房间客恼怒地对老妈子说。可是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一言不发很快地作了个手势，叫他们上格里高尔房间去看看。他们照着做了，双手插在不太体面的上衣的口袋里，围住格里高尔的尸体站着，这时房间里已经大亮了。

萨姆沙夫妇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搀着女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

“马上离开我的屋子！”萨姆沙先生说，一面指着门口，但是却没从妇女的手里挣脱开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当中的房客说，往后退了一步，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另外那两个把手放在背后，不断地擦来擦去，仿佛在愉快地期待着一场必操胜券的恶狠狠的殴斗。“我的意思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萨姆沙先生答道。同时和两个女眷笔直地向房客挺进过去。房客起先静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低了头望着地板，好像他脑子里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思想体系。“那么咱们就一定走，”他说，同时抬起头来看看萨姆沙先生，仿佛他既然突然这么谦卑，对方也应对这个决定作出新的考虑才是。但是萨姆沙先生仅仅很快地点点头，眼睛里还含着意味深长的神色。这样一来，那个房客真的跨着大步走到客厅里去了，好几分钟以来，那两个朋友就一直在旁边听着，也不再摩拳擦掌，这时就赶紧跟着他走出去，仿佛害怕萨姆沙先生会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门厅，把他们和他们的领袖截断似的。在客厅里他们三人都从衣钩上拿起帽子，从伞架上拿起他们的手仗，默不作声地鞠了个躬，就离开了这套房间。萨姆沙先生和两个女人因为不相信——但这种怀疑马上就证明是多余的——便跟着他们走到楼梯口，靠在栏杆上瞧着这三个人慢慢地然而确实地走下长长的楼梯，每一层楼梯一拐弯他们就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会又出现了；他们越走越远，萨姆沙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也越来越小，当一个头上顶着一盘东西的得意洋洋的肉铺小伙计在楼梯上碰到他们随着又走在他们身旁以后，萨姆沙先生和两个女人立刻离开楼梯口，回进自己的家，仿佛卸掉了一个负担似的。

（贺秋芙 缩写）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长篇小说 1877 原著约 77 万字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上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杜丽发现丈夫和家里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声言不能和他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3 天来，妻子不出房门，丈夫不在家，小孩到处跑，仆人辞了工。奥布浪斯基必须出卖妻子土地上的一座森林，急需同杜丽和解，但是那 5 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完全被痛苦和愤怒压倒了。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应邀即将从彼得堡来居中调解的妹妹安娜身上。奥布浪斯基是个 34 岁的美男子，经过安娜的丈夫、在政府的部里占有一个主要职位的卡列宁的引荐，得到了莫斯科政府机关里的一个体面的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位置。由于对所从事的职务的漠不关心，他赢得了同僚、下层、上司们的普遍好感。

下午，奥布浪斯基在办公室见到了朋友列文。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 32 岁的男子，去向奥布浪斯基的姨妹吉提公爵小姐求婚，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两家是世交，列文与吉提的哥哥是大学同学。晚上，列文在求婚遭拒之后碰到了情敌渥伦斯基。吉提迷恋着他，她的母亲也认为这位彼得堡贵族子弟，最出色的典范，皇帝的侍从武官，前途无量。

渥伦斯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向吉提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第二天早上，渥伦斯基到火车站去接母亲，与来接安娜的奥布浪斯基不期而遇。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吗？”渥伦斯卡雅伯爵夫人向那又走进车厢的妇人说。渥伦斯基才明白这就是卡列宁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时奥布浪斯基也走过来了。

走出车厢，人群中发出了惊呼。一个看路人被火车压碎了。安娜很激动，渥伦斯基望了她一眼，走去给了那遗属两百卢布。

安娜用纯真的同情和友爱抚平了嫂嫂心头的创疤。夫妻俩当天就完全全和解了。晚上，吉提登门邀请安娜参加下星期的一个盛大的舞会。

这是吉提最幸福的一个日子。她身着玫瑰色的舞服还没跨进舞厅，就有人来请她跳华尔兹舞。吉提心脏跳动地期待着渥伦斯基在跳玛佐卡舞时向她作出感情的决断。但是渥伦斯基做了安娜的舞伴。安娜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这不过是一个框架，为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她的眼睛里颤栗的、闪耀的光辉和嘴唇上浮现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在渥伦斯基的脸上也看得

到。每当他朝向她的时候，眼光就好像在说：“我不愿得罪你，但是我又要顾我自己。”吉提愈看他们就愈确信她的不幸是确定的了。

第二天清早，安娜打电报给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火车停靠一个中途站时，她在月台上碰到了身穿士官生军服的渥伦斯基。他说：“我要到您所在的地方来。”安娜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到彼得堡，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就是那双撑住丈夫圆帽边缘的耳朵。“你早回来了一天，使我叨光不浅。”卡列宁说。“呵哟！他的耳朵怎么凸得那么奇怪呢？”安娜想。她一回到家，脸上就没有生气了。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会诊。吉提病了，她的心碎了。她固执己见，住到杜丽家帮助看护几个小孩安然度过了猩红热病症。但自己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茨基一家人就到外国旅行去了。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安娜在这里的3个不同的集团里有着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吏的集团，她避开它。另一个是以莉姬妮为中心的由年老色衰、慈善虔诚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不诚实的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第三个是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地位的社交界集团。现在安娜避开她的道义上的朋友而涉足于这个大交际场所，而且频频遇见渥伦斯基，在培脱西家里遇见的次数特别多。她是安娜的表嫂，渥伦斯基的堂姊。

在培脱西公爵夫人的客厅里，安娜要渥伦斯基做自己的朋友，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渥伦斯基回答说：“不，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这时卡列宁来了。全房间的人都朝这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回家后，卡列宁对妻子提出了警告。他的面孔是丑陋可憎的，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从此以后，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卡列宁哭吻着她的手，渥伦斯基下颚发抖地站在她面前。

从莫斯科回到乡下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绝的耻辱就浑身颤栗，满脸通红。3个月过去了，他还是不能释然于心。这期间，春天来了。这美丽而又温和的春天，加强了列文坚定而独立地建立他的孤独生活的决心。除了读书以外，他在那个冬天写了一部关于农业的著作，企图阐明农业学的一切原理要从土壤、气候和劳动者的某种不变的性质这三个因素中得出来。所以，他的生活又是格外充实的。复活节之后，列文去视察他的农场，与农事上的懒散作斗争，亲自动手播种。回家后，他接待了来乡下打猎和出卖森林的奥布浪斯基，知道了吉提并没结婚，而且病得很重。

渥伦斯基与安娜的恋爱传遍了全城。渥伦斯基为了时常看到她，拒绝了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很重要的位置。在赛马的那一天，在比赛之前，渥伦斯基来到了卡列宁的别墅。安娜告诉他有了小孩。渥伦斯基要她逃离丈夫，和自己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一起。他与安娜匆匆作别，刚刚赶上第四场比赛。在领先跨越最后一道水沟时，他没有合上马的动作，压断了马的脊骨。渥伦斯基坠马时，安娜大声惊叫起来，坐立不安。及至听说骑手没有受伤，她就坐下呜咽起来了。卡列宁把她带回了家。在马车上，卡列宁指责她行为有失检点。安娜决然地说：“我爱他，我忍

受不了你，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卡列宁要她严格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自己适当处理为止。

吉提完全复原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于是，谢尔巴茨基一家就从德国的小温泉场回到俄国来了。

6月，列文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割草，愈益频繁地感觉着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一天，他接到了奥布浪斯基的来信，去访问杜丽，他携带家里所有的钱到了彼得堡，杜丽和孩子们不得不搬到了乡下以节减用度。杜丽告诉列文，吉提要来过夏天。七月中旬，列文在姊妹的地产上分配干草，一辆过路的马车引起了他的注意。窗旁的吉提认出了他，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了。列文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卡列宁知道了妻子的私情，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出了一颗痛了好久的牙齿那样的感觉。现在他唯一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去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不能决斗，不能让自己，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不能离婚，丑闻四播会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分居也不行，这会使妻子投入情人的怀抱。最后，他确信只有一条途径：继续和她在一起去惩罚她。他写信给安娜，要她迅速回城并附上了一笔钱。在乡间别墅，安娜准备带儿子谢辽沙出走。丈夫的信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他宽大得很！”她说，“他们也说他道德高尚。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时候到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渥伦斯基的生活并不特别幸福：欠债1万7千卢布，母亲因为他的恋爱停止给他钱；同学做了将军，自己却只不过是一个骑兵大尉。功名心的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读了卡列宁给安娜的信，他的眼睛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安娜回到了彼得堡。

列文下决心改革农业经营方法，即让农民以股东的资格参加农业经营，使他们对劳动的成果感兴趣。但是，这一计划遭遇了来自农民方面的巨大的困难。他们忙忙碌碌，没有余暇考虑计划的利害得失，而且不相信地主。他决定出国考察。他要完成他的著作，完成一次不流血的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

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个屋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为陌生了。渥伦斯基从不登门，但是安娜在别的地方见他，他已升了上校，卡列宁也知道。一天，渥伦斯基接到安娜的信，约他到家里见面，卡列宁晚上开会。中午，他梦见了一个胡须蓬乱、矮小、肮脏的农民弯腰做事。晚上，他匆匆赶到安娜家，差点跟卡列宁撞了个满怀。许多日子以来，安娜也做着与他相同的那个梦。第二天，卡列宁宣布自己将出走莫斯科，要安娜等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的通知。安娜要求把谢辽沙给她，他断然拒绝了。

列文从国外回来，在奥布浪斯基家里吃晚饭。先到的吉提惊惶、羞怯、腼腆、十分魅人。饭后，列文用粉笔在牌桌上写了一句话的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当您对我说不能的时候，那意思是永远呢，还只是那时候。”吉提也同样的写了一句话：“只要您能忘记，能饶恕过去的事。”

第二天，那种幸福的骚乱的状态开始了：订婚啦，发请帖啦，贺喜啦，等等。

卡列宁在莫斯科收到了安娜的电报：“我快死了，恳求你回来。”他赶回家，听说安娜已经平安生下一个女婴，变了颜色。这才明白地觉出他曾怎样强烈地渴望她死。安娜患了产褥热，医生说没有希望了。她要卡列宁和渥伦斯基握手并饶恕她。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之后，渥伦斯基回到家里，重新感到在卡列宁面前的羞愧和愚蠢。他握住手枪，对着胸膛的左侧，扣动了枪机。

安娜没有死，但身体一天天消瘦。二月末尾，奥布浪斯基来看她，承认当年让她和一个比她大 20 岁的男子结婚是一个错误。渥伦斯基没有伤到心脏，慢慢康复了。一天，培脱西告诉他，在奥布浪斯基的斡旋下，卡列宁同意离婚。他立刻去看安娜。但是她拒绝卡列宁的宽大。渥伦斯基放弃了到塔什干去的任命。一个月后，他和安娜，拒绝了离婚的办法，到国外去了。

下

列文有 9 年没有受圣礼了，而没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就不能结婚。奥布浪斯基把这件事替他办妥了。在教堂做早祷时他一直在想吉提。他在忏悔中承认自己怀疑一切，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婚礼完毕，列文和吉提当晚就到乡下去了。

渥伦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行已经有 3 个月了。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波勒斯。安娜起初感觉到自己是无可饶恕地幸福，充满了生的欢喜。但一旦从梦中醒来，想起她使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感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另一个吊牢地的人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样。她疼爱小安妮，很少想她的儿子。她愈来愈爱渥伦斯基。同时，渥伦斯基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与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他们决定回国，在渥伦斯基的大田庄上度夏天。

列文结婚有 3 个月了。吉提对于家庭琐事的操心使他失望。一次他外出迟归了半个钟头，两人发生了口角。直到第三个月，他们的生活才开始顺利进行。列文没有放弃农事，也没有放弃著述。他论证着：俄国的贫穷不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公平的分配和错误的政策引起的，而且是因为人工地移植到俄国来的外国文明损害了农业。吉提则快乐地筑着她的未来的巢。

一天，列文收到了一封信：哥哥尼古拉在省城旅馆里生病卧床不起。列文和吉提立即赶去照料他。吉提一转身就把污秽的病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第十天尼古拉死了。恐怖的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救了出来；吉提出现了怀孕的征候。

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由叔父——一员政府大官抚养大。大学毕业后，他靠叔父的帮助，立刻在官场上露了头角。从此，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的野心了。在他做省长时，安娜的姑母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安娜出走后，莉姬娅伯爵夫人帮他管家。安娜回国后，在旅馆里与渥伦斯基分房居住，彼得堡的社交界已经对她关了门。她写信给莉姬娅要求见谢

辽沙一面，也被拒绝了。儿子 9 岁生日那天清晨，安娜闯回了家。母子俩紧紧拥抱亲吻。卡列宁来了。安娜推开儿子，跑出了房间，连选购的一包玩具都没有来得及解开，就原封不动地带走了。晚上，她决定上剧院。渥伦斯基试图劝阻她，她说：“对我们，只有一件事要紧，那就是我们彼此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渥伦斯基恼怒地想到：她在剧院露面，等于向社交界挑战，永远和它决裂。果然，安娜在包厢“带枷示众”，使卡尔塔索夫夫人当场退席。安娜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她就和渥伦斯基动身到乡下去。

杜丽带着小孩，加上谢尔巴茨基一家和别的客人在列文的田庄避暑。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维斯洛夫斯基向吉提献殷勤，列文对他下了逐客令。杜丽实现了去拜望安娜的心愿。她住在渥伦斯基的英国式庄园里，离列文的田庄七十里。杜丽不仅谅解，而且赞成安娜的所作所为。渥伦斯基请求杜丽劝安娜给卡列宁写信同意离婚，以便谋划两人的将来。晚上，姑嫂俩的谈话并不投机。安娜说，卡列宁处在莉姬娅的影响下，不会答应离婚；假定他同意了，她也得不到谢辽沙，而她对儿子和情人的爱是不相上下的。既然难以两全，她就什么都不在乎了。第二天，杜丽坐车走了。

渥伦斯基和安娜在乡下过了一个夏天和一部分秋天。安娜广泛阅读，博闻强记，他时常向她请教。他赏识她对爱情的专注，同时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10 月里，渥伦斯基要去出席卡申省举行的贵族选举大会。这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最无聊的时候。安娜泰然自若，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列文也在卡申天天开会。他连自己应该把票投向哪里都不明白。选举结果，新派取得了胜利。但列文对老派感到亲近，和他们一起嘲笑渥伦斯基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除了蚀本毫无结果。

晚上，渥伦斯基在租来的宅邸里宴请新当选的省贵族头领和省长，安娜来信说安妮病重。于是他连夜回家去了。安娜没有立刻下楼迎接他，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安妮就痊愈了，她很生孩子的气。近来她不服用吗啡就不能入睡。只剩两个人的时候，渥伦斯基提出要到莫斯科去处理房产。“我也去！我们要么各奔东西，要么永不分离。”安娜说，“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11 月末，她和渥伦斯基迁居莫斯科，天天盼卡列宁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的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吉提生产的阵痛开始了。列文心急如焚地连夜去请医生。生了一个男孩，全家幸福得难以形容。

卡列宁作出了拒绝离婚的最后答复。对渥伦斯基和安娜来说，生活在炎热的莫斯科，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没有像早先决定的那样下乡，因为最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她恼怒他对她的爱情逐渐减退，他懊悔自己的苦恼境地。而且，渥伦斯基的母亲希望儿子娶苏洛金娜公爵小姐。一天，他们争吵后别扭了一整天。这是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他晚上回家，在书房睡了。她一心只要惩罚他。早晨，那场曾出现过好多次的恶梦又惊醒了她；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弯着腰俯在一种铁器上。第二天，渥伦斯基又独自出门了。安娜给他送了一张纸条：“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纸条没有送到，她又发了一个电报，催他速归。随后，她坐车到杜丽家去。这是 3 点钟，

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坐在马车上，她产生了一些瞬息万变的印象。“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过不下去吗。”她开始看招牌。“公司和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杜丽讲了。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菲力彼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包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17岁与姑母朝拜三一修道院。“我们坐马车去。那时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我能想到我会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时装店和帽庄。”她读着。“林荫路和儿童们，3个男孩玩游戏，谢辽沙。”

安娜从杜丽家回来，门房递给她一封电报：“10点钟以前我不能回来——渥伦斯基”。她决定坐夜车去揭穿他。然后在她到达的第一个城市住下来。她在一个空车厢里坐下。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如果一切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这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火车进站后，她打听到渥伦斯基刚派人来接苏洛金娜夫人和她的女儿。“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月台上越走越远。一辆货车开近了。她突然回忆起初逢渥伦斯基那天被火车压死的那个人，她醒悟了。她走到紧挨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她就两手扶地投到车厢下面。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

两个月过去了。

卡列宁带走了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女儿。渥伦斯基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连志愿兵，去打土耳其人。奥布浪斯基要求妻子卖掉地产为他还债以挽救他的名誉，列文建议吉提把自己的地产送给杜丽。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他把绳索和枪支藏起来。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农忙季节，他在打谷午休时，与农民费多尔谈了一次话。“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但是福卡尼奇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费多尔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影响。从此，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

（蹇昌槐 缩写）

母亲

[苏联] 高尔基

长篇小说 1907 原著约 29 万字

第一部

每天，在工厂区的上空，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那些脸色阴郁、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便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灰色的小屋里跑到街上，在寒冷的晨曦中，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傍晚，落日的霞光在玻璃窗上疲劳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从自己的胸膛里，将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他们满身油烟，面孔漆黑，露着饥饿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

每逢假日，他们睡到 10 点左右。然后去做弥撒，在街上闲荡，喝得酩酊大醉，似野兽般的疯狂斗殴，回家后拳击老婆……生活就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年复一年，平坦徐缓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一个人这样活上 50 来年就死去了。

钳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是这样生活着。他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头号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他会随时无情地殴打别人。巴威尔 14 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想揪住儿子的头发来回摇晃。但是儿子抓起一把铁锤说：“不准动手，我再也不愿忍受了。”此后，一直到他死为止，他不再理会儿子。他是患疝气病死的。他张着嘴躺在棺材里，怒冲冲地紧锁双眉。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威尔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像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上一捶，冲母亲大声喊道：“拿晚饭来，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

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到床上。“你要是喝起酒来，怎能养活我呢。”“大家都喝酒。”他渐渐清醒过来，凝视着母亲。

她有点驼背，被长年累月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坏了的身体，活动时没有一点声响，走起路来稍稍侧着身子，好像总担心撞着什么东西似的。她的面孔具有一种似乎总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神态，整个人都显得悲哀和柔顺……

巴威尔慢慢告别了酗酒、胡闹和聚会，正一心一意地离开生活的暗流向一旁什么地方游去。他开始带一些书回来偷偷地读，粗野的脏话从他的谈吐中消失了，有时自己收拾房间。

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晚饭后，巴威尔又在读书。母亲询问他看什么书。“我在看禁书，要是被查出来，就会去坐牢。”巴威尔口气严峻地低声说，“我要知道真理。”接着他告诉母亲，爸爸时常打她，是为了发泄他的痛苦，告诉她生活为什么这样苦。

11 月底的一天晚上，同志们在巴威尔家里集会。小学教员娜塔莎给大家朗读一本书。母亲在流水般的朗读声中想起了已故的丈夫向她求婚

的往事。在那个晚间聚会上，他在黑暗的过道里抓住了她。“肯嫁给我吗？”他用力揉搓她的胸部，“星期天我叫媒人去……”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一场争论爆发了。大家面红耳赤，但谁也没有生气，也听不见刺耳的粗野话。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母亲说要为娜塔莎打一双羊毛袜。“谢谢，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娜塔莎笑着回答。

日子像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到巴威尔家集会。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出现，小屋渐渐显得又窄又闷。巴威尔议论得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人也瘦了。从城里来的，除了娜塔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之外，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的高个姑娘萨申卡。她第一个高声而激昂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母亲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因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要向沙皇复仇。但她又想，巴威尔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不久，乌克兰人安德烈搬来和巴威尔住在了一块。

工人区的人们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者，后者散发了用蓝墨水写的传单。这些传单愤怒地谴责工厂的制度，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上了年纪的人把传单送到了管理处，年轻人却兴致勃勃地读这些传单，而大部分人，则漠不关心。在酒店和工厂里，出现了几个陌生人。一个月后，宪兵搜查了巴威尔家，逮捕了安德烈和也在这里的尼古拉。第二天才知道，被捕的还有布金·萨莫伊洛夫、索莫夫和另外5个人。

这时，司炉工雷宾进来了。他昨天晚上曾被宪兵强拖来当证人，今天一来就和巴威尔开诚布公地谈起来了：“你看，我40岁了，我的年纪比你大一倍，经历比你多20倍。老弟，他们是不能战胜生活的，决不可能！”他和巴威尔谈到了宗教的欺骗性，母亲固执地说：“如果你们把上帝从我的心里夺走，那我在痛苦的时候就什么依靠也没有了。”

“我所说的，”巴威尔说，“不是您所信的那个大慈大悲的上帝，而是神父们当作棍子来吓唬我们的上帝。”

“对，这就说到家了！”雷宾扬声说，“大妈，应该把上帝改变一下，替他洗刷干净！应该创造一个人类之友的上帝。”此后，雷宾就常常来了。

弗拉索夫家的灰色小屋，越来越引起工人区人们的注意。人们对认真严肃的巴威尔渐渐产生了尊敬。自从“沼地的戈比”事件之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更是大大提高了。在工厂的后面，有一大片腐臭沼地，像一个圆圈几乎把工厂围住了。到了夏天，臭气阵阵，蚊子成群。新厂主想弄干沼地，顺便从这里挖取泥炭，便以改善卫生条件为由，下令从工人工钱里每卢布扣除一戈比，作为排水的费用。

星期六厂主贴出征收戈比的布告时，巴威尔正生病在家。星期天，几个老工人告诉了他厂主的决定，他马上写了张字条要母亲送进城，登在自己的报纸上。星期一，巴威尔未上工，因为头痛。中午，工人们闹起来了，派人来找他。他赶去鼓动工人们团结起来，推举代表，要求厂主撤消命令。这时厂主来了。他命令所有人立即上工，如果15分钟还不干活，就罚全体的款。工人们动摇了。巴威尔号召罢工的话，犹如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久旱的干土上，在人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晚上，宪

兵抓走了巴威尔。他是当晚第四十九个被捕的。

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们，叶戈尔和萨莫伊洛夫商量继续在厂里散发宣传品。母亲央求女商贩科尔苏洛娃收自己当帮手，利用中午卖饭的机会把小册子和传单带进了工厂。

先前被捕的同志们有的获释了。安德烈回到了母亲家，又开始了工作。一天晚上，雷宾来向母亲告别。他怀着农民的固执信念，不相信写传单和小册子的“大人先生们”，决定一个人走遍大小村庄，鼓动人民反抗。

岁月迅速地流逝，生活千变万化，日子各不相同。每天都要发生新鲜的事情，但母亲已经不再感到恐慌不安了。她一直准时地把传单带进工厂，躲过工厂门卫和暗探的搜查。有一次，在一个假日，母亲从铺子回来，刚要出门，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巴威尔回来了。

春天临近，积雪融化。太阳越来越频繁地在天空中出现，溪水开始发出轻轻的淙淙声，向沼地缓缓流去。有人已着手准备庆祝五一节，工厂不断出现解说五一节意义的传单。很多同志都到巴威尔家来。萨申卡也常来。一次，巴威尔送她到过道，母亲听见他们在很快地谈话。

“是你拿旗？”姑娘低声问。“嗯，这是我的权利。”“又要坐牢了，您会被流放，时间会很长！”“我已经决定了！”“连我求您也不行？”“您不能说这种话……”

一天，工厂的密探伊萨被人杀死了。吃饭的时候，巴威<尔突然说：“仅仅为了吃肉就要宰牲口，这已经是够可恶的了。打死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怎样能下得了手呢？”安德烈激烈地驳斥了他。可事实上，他曾在伊萨死前打过他一个耳光，听到伊萨的死讯，他感到一只手酸疼起来，像短了一截。“大概一辈子也洗不掉这个污点了……。”他说。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号召工人们庆祝五一节的传单，几乎每天夜晚都贴在各处墙上，甚至警察局的大门口。大家对警察的束手无策都感到高兴。巴威尔和安德烈每夜几乎都不睡觉，直到汽笛快要拉响时，才回家来。母亲知道他们在树林中开会，也明白他们每夜都有可能被捕。

……5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汽笛像往常一样气势逼人地吼叫着，初升的太阳闪着快乐的光芒。工人们涌上了街头。母亲和巴威尔、安德烈一起在街上走。“哟，连你也出来造反啦？”米洛诺夫对她说。“入土前，哪怕跟真理一起走走也好哇！”在广场上，巴威尔用响亮有力的声音喊道：“同志们，我们决定公开宣告，我们是怎样的人！今天，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旗帜。工人万岁！社会民主工党万岁！”游行开始了。巴威尔高举红旗走在前面，黑压压的人群像惊涛骇浪似的向前奔流而去。气势磅礴的歌声冲垮了前面的一切，扫清了道路。在街道尽头，军队像一堵灰色的墙壁，挡住了去路，游行的队伍渐渐散乱起来。现在队伍成了楔子的形状，巴威尔站在楔子的顶端，劳动大众火红的旗帜在他头上飘扬。人群又像一只黑鸟，张大翅膀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起飞翱翔，巴威尔是这鸟的嘴……

军队出动了，刺刀闪着寒光。士兵像灰色的波浪一起一伏，排满整个街道。人群溃散了，只有20多个人护卫着红旗。巴威尔、安德烈和护旗的工人们都被抓走了。母亲捡起被军官扔掉的半截旗杆，对群众说：“我们的孩子们在世界上向着快乐的生活前进，他们是为了大家，为了

基督的真理，去反对那些恶毒、欺诈、贪婪的家伙用来愚弄、束缚和扼杀我们的一切东西！你们不要离开他们，相信儿子们的信仰吧！他们传播真理，为真理而牺牲。”人们把她送回了家，然后陆续散去。

第二部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迷雾似的回忆中和身心深深感到的极度疲劳中过去的。科尔苏诺娃的安慰打动不了母亲的心。晚上，来了几个宪兵，强令科尔苏诺娃搜查母亲。第二天，工厂的汽笛声把她从恶梦中惊醒了。午饭后，尼古拉来接她到城里和自己住在一块。过了几天，母亲收拾好行装离开了工人区。

尼古拉是一个教师，曾经多次被捕。他到地方自治局上班去后，姐姐索菲娅来了。她也是一个四处为家的革命者。晚上，她给尼古拉弹钢琴。在母亲面前，不知怎么浮现起一件早已忘却了的往事。一天深夜，她死去的丈夫把她赶出了家门，她只好半裸着身体抱着孩子在树林里度过漫漫长夜。她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她的全部生活是平凡而又简单，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同样平凡而又简单，因此她的经历便具有象征的意义。

几天后，母亲和索菲娅穿着贫苦市民的衣服，装扮成朝圣的女人，出发送宣传品到农村去。第三天，她们来到了叶季尔格耶沃村，雷宾正在这里当雇工。他高兴地收下了母亲她们带来的书报。晚上，一群木焦油工人在树林里燃起篝火，索菲娅通宵向他们讲述全世界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天已破晓，在朦胧的晨曦中，母亲她们踏上了归途。

尼洛夫娜的生活过得异常平静。她对巴威尔的思念不知不觉地扩大到所有和他命运相同的人们。索菲娅经常外出。尼古拉过着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晚上，家里常常聚集着许多客人，大家谈关于世界上的工人，互相争论，起草传单。有时萨申卡也来，每次告别，她总是向母亲问巴威尔好。

娜塔莎在县里一家纺织厂当教师，尼洛夫娜常常把书报和传单送到她那里，这成了母亲的经常工作。每月总有几次，她扮成修女、小商人、小市民或朝圣者，背着口袋，或提着皮箱，在全省到处奔走。她越来越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通过自己的嘴告诉人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叶戈尔病逝了。在坟场上，同志们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尼古拉的手受了伤。他和医生伊凡商量说服巴威尔和安德烈设法越狱出来。母亲探狱时，带去了尼古拉写的纸条。几天后，母亲坐驿车下乡送宣传品。在尼科尔斯科耶，雷宾被捕了，他向围观的群众演说，受到了警察局长的殴打。雷宾看到了母亲，大声说自己的老巢被捣毁了。母亲机智地把书报留给了农民斯捷潘和彼得。晚上，她亲口向人们宣传真理。

回到城里，尼古拉家受到了搜查。他告诉母亲，巴威尔要光明正大、昂首挺胸地站在法庭面前，然后从西伯利亚逃回来。他立刻把雷宾的事写成了传单，送到了印刷所。深夜，伊格纳季敲门而入，送来了雷宾被捕前写的字条。农村的联络网又恢复了。

彼得堡的一个同志来信说，巴威尔他们已被判处全体流放，判决是

在彼得堡拟定的，而且是在审判之前。在同志们的策划帮助下，雷宾越狱出来了。开庭审判的那一天，母亲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法院。开庭了，场上活跃起来，出现了战斗的激情。巴威尔镇定自若地说：“我是一个党员，只承认党的审判，检察官把我们的游行示威说成是反对最高当局的暴动，而且始终把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应该声明，专制制度不是束缚我们国家机体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应该从人民身上首先砸碎的第一条锁链……”

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法官们的嘀咕声、叫嚷声在他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演说中淹没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们是私有制的敌人，私有制使人们分裂，尔虞我诈。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

“我们是革命者，在一些人只管作威作福，另一些人只能辛苦劳动的情况没有结束之前，我们永远是革命者。我们反对你们奉命要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我们是你们这个社会以及你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的任务是要消灭你们的虚伪、仇恨、贪欲所孕育出来的威胁人民的妖魔鬼怪，使世界得到解放。你们使人们无法生存，毁灭他们，社会主义却要把被你们破坏的世界联合成一个伟大的统一整体。这一点，一定会实现。”

法官们丑态百出，审判长终于吼叫了起来。巴威尔嘲笑说：“我就要讲完了。我并不想侮辱你们个人，相反，我甚至感到你们有点可怜。不管怎样，你们毕竟还是人。”

巴威尔坐下了，安德烈紧握他的手，其他被告都兴奋地朝他探过身去。“好……这才是审判开始了！”工人西佐夫在旁听席上低声说：“把他们审得多带劲，啊？”

母亲第一次感到了儿子的信仰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儿子的话在她心里变成了一片灿烂的星光。流放的判决宣布了，人们争着和巴威尔的母亲握手。萨申卡挽着她的手，走到街对面。“您什么时候动身到他那儿去。”母亲低声问道。“只要一找到能够代替我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如果我也遭到流放，我将要求流放到他所在的地方。”回到家里。尼古拉立刻安排印出巴威尔的演说词。他要母亲和萨申卡迅速离开他的家。一小时后，他就被捕了。

巴威尔的演说词被连夜赶印出来了。母亲要求亲自送到娜塔莎那里去。同志们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在火车站接头。临行前，母亲对柳德米拉说：“亲爱的！当一个人知道，在生活中已经有了普照全人类的光明，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会看见并衷心欢迎这光明的到来，这是多么美好啊！”

“这不正像为人类诞生了一个新的上帝吗！一切为人人，人人为一切！真的，你们大家都是同志，都是亲人，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真理的孩子！当我默念着‘同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听见前进的脚步声！”

在火车站里，母亲和一个年轻人接上了头，提起他送来的手提箱。暗探盯上了她。两个路警走了过来。“哼，是个小偷！上了年纪，还要干这种勾当。”受辱的痛苦激起她无比的愤慨，她猛的打开箱子，把巴威尔的演说词一把把抛向空中，同时不停地演说起来。两个宪兵抓住了

她，她高声喊道：“复活的灵魂，是杀不死的！真理是用血海也扑灭不了的……”

（蹇昌槐 缩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长篇小说 1935 原著约 32 万字

第一部

保尔被学校开除了。他和神父早就记了仇。一天，他在课堂上问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不像圣经上说的 5000 年……”神父马上揪住他的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此后，神父给了他无数次的侮辱。保尔忍无可忍，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家的面团里了。

母亲把 12 岁的保尔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烧茶炉，端盘涮碗，干的活比谁都多，工钱由 8 个卢布加到 10 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他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底层。有 5 条铁路线在谢佩托夫卡中继站接轨，阿尔焦姆在调车场工作，他想把弟弟带去当学徒，没有成功。

正月里的一天，保尔该下班了，可是接班的人没有来，老板娘要他再做一天一夜。晚上，他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后来他睡着了，水龙头流出的水漫进了食堂，雨点般的拳头落到了保尔头上。阿尔焦姆把他送到发电厂干活去了。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冲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1918 年春季的一天，红军开进了小城。3 天后，德军来了。红军撤退时给居民分发了两万支步枪，留下了水兵朱赫来。他是本地人，阿尔焦姆介绍他进了保尔所在的电厂。保尔立刻和他成了亲密的朋友。一天，保尔在邻居列辛斯基家里偷到了一支德军中尉的手枪，藏在一个砖窑里，上班去了。结果家里被翻得底儿朝天。

冬妮亚到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池边去看书，碰到保尔在那里钓鱼。一会儿苏哈里科和维克多·列辛斯基也来了。苏哈里科为了向林务官的女儿献殷勤，驱赶保尔并动手打他，但被保尔打入水中，冬妮亚忍不住哈哈大笑。

朱赫来转到了调车场，做了很多工作，调车场的全体人员罢工了。德国兵用刺刀逼着阿尔焦姆几个人开车，他们在车上伺机杀死了看押兵，逃到乡下去了。

冬妮亚躺在湖边的草地上看书。保尔在湖中像只海象一样用各种姿势游泳。后来他上了岸，看见冬妮亚，感到惊讶和难为情，打算走开，冬妮亚喊住了这个少年。一会儿，他们已无话不谈了。不知不觉坐了一个小时，保尔想到误了上班，跳起来了。冬妮亚提议赛跑，像旋风一样的跑在前面，保尔一直到了大路的尽头才追上她。这么一来，使得他们更亲近了。以后，他们又有几次交往，保尔甚至把偷枪的秘密告诉了她。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乌克兰。拿起枪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而每一次小的战斗都产生了新的战士。红色游击队以不断地与社会革命党和富农展开拉锯战，争夺城镇。1919 年 4 月，打着“乌克兰独立”

运动的旗帜的彼得留拉匪帮成了本镇的主人。不久，他们在小镇进行了三天两夜的洗劫，到处乱杀乱抢，奸淫妇女。接着，镇上宣布了戒严。一天夜里，朱赫来第三次逃脱搜捕，躲到了保尔家。他的意外来访以及两个人 8 天来的共同生活，对保尔的一生有着决定的意义。一天傍晚，谢廖沙、瓦莉亚和克利姆卡来了。朱赫来认得保尔的这几个朋友，便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话。朱赫来每天总是黄昏出去工作，深夜才回来。这天晚上他一去就没有回来。第二天，保尔在几个朋友家里没有找到他，便取出手枪，朝车站走去。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匪兵押着朱赫来往前走。待到那押送兵走到跟保尔并肩的时候，保尔出其不意地向他扑过去夺枪。枪啪的一声响了，朱赫来闻声两步就跳过来，挥起铁拳猛击匪兵，使他像一条笨重的袋子似的滚到壕沟里去了。

保尔和朱赫来逃跑时，被莎莉看见了。她告诉了维克多。这个出身波兰名门的贵族子弟指点 4 个匪兵抓走了保尔。城防司令拷问了他 5 天，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便准备枪毙他。一个星期后，大头目彼得留拉到小城来检阅部队，步兵总监派人查问囚犯以赶走不重要的废料。保尔谎称因割破了哥萨克兵的马鞍子而坐牢，被一个上校释放了。

出狱以后，保尔拼命地跑，但他不知道到哪儿去藏身，不知不觉跳进了林务官的花园。冬妮亚曾经到保尔家警告他维克多可能告密，扑了个空，只见到了从乡下回城的阿尔焦姆。现在看到保尔获得了自由，心里惊喜交织，一股无限的怜悯和温暖的柔情的浪潮席卷了她。她握住他的手说：“我亲爱的保尔，我心上的人，我爱你，你这倔强的孩子，现在你到我家去跟我住在一起吧。”她张罗着保尔洗澡，吃饭，又约来了阿尔焦姆和谢廖沙，最后决定马上把保尔送到卡扎亭去。晚上，保尔和冬妮亚不敢拥抱着睡觉，怕她母亲见了不高兴。第二天早晨，保尔登车离开了小城。

经过一星期的激战，红军攻占了小镇。谢廖沙从地窖中爬出来向冲锋的红军欢呼，并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很快建立了苏维埃。谢廖沙担任了共青团区委会的书记。他的姐姐瓦莉亚也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又到了。波兰白军猛烈进攻乌克兰，占领了基辅。谢廖沙随红军撤走，瓦莉亚转入地下。一年来，保尔在灾难和痛苦中成长起来了。他作为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侦察兵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离开过革命的风暴。第一次是他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 1920 年 2 月染上了伤寒病。这种病曾给第十二军各师的战士们造成了致命威胁。为了给波兰白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在琼尼的骑兵第一军被调到了前线，保尔加入了这支身经百战的铁军。6 月，布琼尼骑兵冲破了波军的战线，向卡扎亭和基辅挺进。1.6 万多把银色的军刀在波军的后方闪烁。骑兵突袭了日托米尔，从监狱中解救了 5000 多个布尔什维克和 2000 个红军政工人员。从萨穆伊尔的口中，保尔得知瓦莉亚和很多同伴都牺牲了。部队排山倒海般前进，保尔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全忘记了，只知道“我们”。

8 月，在利沃夫附近的激战中，师长牺牲了。保尔和战士们猛追溃逃的敌军，波兰的炮队发炮了。一片绿光在保尔眼前闪过，一块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保尔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保尔出院时，右眼已经瞎了。开头他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她是从家里赶来探视保尔的。保尔想吸引她参加城里共青团的工作，她答应了，但打扮得那么漂亮，故意穿得很讲究，引起了大家的不快。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冬妮亚的卑鄙的个人主义使保尔难以容忍了。一天，他们在公园里，在金黄色的残照下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忧伤地分手了。

第二天，保尔从布告上看到朱赫来当了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就参加了肃反工作。朱赫来已经失去了一只胳膊，他的房间成了保尔住宿的地方。这时红军正在和波兰和谈，许多师团急需调到南方前线，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极为繁忙，保尔时常头疼得像针扎的一样，可是还得跑到月台上去。一天，他碰到了谢廖沙。这是两个朋友的最后一次会面。一个星期后，谢廖沙在一次战斗中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肃反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保尔没有恢复的健康，终于，他在两宵没有睡觉以后，失去了知觉。朱赫来只好把他介绍到共青团省委去，保尔担任了铁路总厂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谢佩托夫卡仍属苏维埃乌克兰。12月，保尔回到了故乡。他和母亲、哥哥团聚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第二部

如火的太阳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热得烫手。保尔在天桥上找到了团省委委员丽达，他要协助她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曾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两个牺牲了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是仪表堂堂的旅长，一个是谢廖沙。这次挤车使她和保尔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一天晚上，保尔如约到丽达那里去学习，发现她床上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便马上借故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军人是丽达的兄弟，但保尔不能原谅自己的粗莽，便用“牛虻”的方式默默疏远了她。

这时，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山猫一般到处破坏交通，彼得留拉残余匪帮则准备发动一次暴乱。调到军区特勤部任副部长的朱赫来谋划着扑灭蜂窝，整整6夜没有合眼。暴动被及时制止了。但是，新的敌人在威胁着全城——铁路瘫痪了，整个冬天要挨饿和受冻。急需18万立方米的木材，而那些敌视新政权的混蛋们却故意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省党委决定在3个月之内，修一条全长7俄里的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共青团员们被派到了筑路工地。寒冷的秋雨浸透了衣服，泥浆像稠粥一样流淌。房子里的一切都被匪帮抢走了。每晚，那400个人就穿着泥湿的衣服躺在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用体温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捂干过。早餐喝茶，午饭是素扁豆汤和像煤一样黑的面包。天天如此。第一批人换班的时间到了，而接班的人还没有着落。另外，匪徒又不时袭击工地。

保尔的一只鞋底完全烂掉了，只得赤脚浸在冷得刺骨的泥浆里。一

天晚上，工地上开会，宣布非党人员可以如期回家，党团员必须留下，直到运出第一批木材。工地负责人托卡列夫向省委保证“只要我们这口气不断，一定把路筑成”。第四班快要到期时，朱赫来视察工地后说：“他们真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此后，各筑路队为了争夺锦标展开了顽强的竞赛。保尔是第五队的队长，每天离天亮很早他就悄悄烧开茶水，然后叫醒铁路工厂来的伙伴们。

暴风雪突然袭来了，一辆客车因为缺少木柴被迫停在车站的侧线上。乘务员们向筑路队求援，托卡列夫同意给火车木柴，但要全体乘客下车帮助铲雪。乘客中有冬妮亚，她在不久前和一个铁路工程师结了婚，正和丈夫一起到大城市去。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衣衫褴褛的保尔。面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脸烧得通红，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傍晚分手时，她对保尔说：“我真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里找到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保尔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日夜盼望着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了。但保尔却染上了肺炎加伤寒。他挣扎了5天，终于倒在了工地上。人们把他送回谢佩托夫卡。人们传闻他在途中病死了。丽达痛哭了一场，调走了。

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这是他死里逃生的第四次。他整整躺了一个月才下床。到了新春季节，他已能够走路，但脊骨上的旧伤复发了。离开小镇前，他来到烈士公墓，缓缓地摘下了帽子。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保尔回到了铁路总工厂，他想读一点书，暂不担任领导工作，只在一个车间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他每天晚上都上图书馆。不久，保尔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别列兹多夫是一个濒临国境线的小镇。保尔因风湿病拄着手杖离开了工厂，恢复后被调到这里，担任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和共青团区委书记。8个月来，保尔出乎意料地戒了烟。在一个晚会上，保尔认为“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是习惯支配人”。有人当场嘲讽他话说得挺漂亮，但实际上又抽烟，又骂人。保尔立刻将烟卷揉成了粉末。

在小镇，保尔和同志们密切注视波兰小股武装的流窜骚扰，制止村民们的争地械斗，组建共青团的乡村支部。他那叫人入迷的手风琴声，使许多农村青年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一年中，共青团壮大了10倍。

1924年是历史上特别冷的一年。在满地是雪的正月，电报里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消息。这个惊人的噩耗使几十万工人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并没有动摇。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只折断了它的树梢，是不会枯死的。

在共青团全俄代表大会上，丽达碰到了保尔。他已调任州团委书记。他们的关系本可以做到比同志更进一步，但丽达已有了一个女孩。两人分手时，丽达交给他一封信，劝他对自己不应该那样严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而且有优美的感情带来的欢乐。

两年过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 1 亿 6 千万人民，已经成了那广大土地和丰饶资源的主人。保尔觉得时间过得快极了，他永远是匆忙地生活着。他的身体正在逐年衰弱。州卫生处长强行给他体检，查出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急需疗养。

深秋，保尔乘坐的汽车翻倒了，压坏了右膝。在哈尔科夫外科医院，保尔开了两次刀。右膝残废了，脊骨上的炎肿正在发展。完全瘫痪的悲剧，正在等待着他。保尔转到了麦纳克疗养院。

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去探望老太太 15 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阿莉比娜·丘查姆。第二天，保尔坐船到了丘查姆家，受到了亲切的欢迎，只有老头子赏给他一个防范的眼色，他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立刻成了保尔的好朋友。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了。他第二天就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里工作了。他时常一连 8 个钟头坐在办公室里不去吃饭，因为他没有力气下楼。有时要去上班的时候，又起不来床。一个多月后，他又躺在床上。稍微好了一点，他又去要求工作。他对党的负责人说：“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就不能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可是他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坏。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保尔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收到了残废证。他到了莫斯科，住了十几天，接待他的还是只有医院。这时他收到了几封丘查姆家的邀请信，便登车南下了。

丘查姆专制、暴虐、压制全家，阿莉比娜和两个女儿都极端痛恨他。保尔的来到使他们的反抗有了外援。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晚上，保尔坐马车到了城外公园，在海边的长凳上回忆了自己 24 年的生活。他在火热斗争的年代并没有睡觉，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鲜血。现在他受了重伤，失去了战斗能力，永远没有归队的希望，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应不应该毁掉这个背叛了他的肉体呢？他从口袋里抽出了手枪，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他把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着说：活着有了困难——就自杀，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即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作出贡献。

时钟敲了两下，达雅还没有睡，她很着急。保尔回来了，她十分高兴。保尔决心帮助她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去，便向她求婚：“我们的结合要一直继续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要不我就一钱不值。”几天后，他们结合了。

保尔梦想着通过研究文学重返战斗的行列。他和达雅搬到了另一个海边小城。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他提出离婚，可是达雅不让他说下去。保尔的母亲抛下一切，来到了儿媳身边。保尔不顾一切继续学习。冬天的一个晚上，达雅带着第一个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她被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不久，她成了候补党员。这时，保尔双目失明了。党交给了他一个学习小组。青年们给他装配了一台可以收听 60 个电台广播的收音机，他又有了学习的可能。

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把窗户推开。保尔经过 5 年的准备，住在莫斯科，用硬纸做的格子板套着纸，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完成了 3 章，他把它寄给一些老同志看，但是原稿在寄回的途中遗失了。6 个月的心血白费了。他只好重新开始工作。少女加莉亚担任了他的“秘

书”，文学创作以双倍的速度向前推进了。

最后的一章写成了。保尔把原稿寄给州文化宣传部，由他们开“许可证”转出版社。紧张期待的日子开始了。终于有一天，州委会发来了电报：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保尔的梦想实现了。现在他又拿起了新的武器，回到战斗的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蹇昌槐 缩写）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

长篇小说 1605—1615 原著约 69 万字

第一部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这位绅士 50 来岁，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据说他叫阿隆索·吉哈诺。他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竟至卖了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他没日没夜地沉浸在书里，满肚子尽是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创伤呀，恋爱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结果失去理性，要去当个游侠骑士，漫游世界，除暴安良，以名传千古。他头一件事就是擦洗、修补曾祖传下的盔甲，用硬纸做成面甲。又冥想 4 天给那瘦得皮包骨头的劣马取了个雅号“驽骍难得”，表明此马稀世难得。为了给自己命名，他想了 8 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按照骑士传统，他将自己偷偷恋慕着的邻近一位村姑作为意中人，取名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立志终生为她服务。一切齐备，这位骑士就骑上马，开始他的游侠生涯。

堂吉诃德游荡了一整天，傍晚来到一家客店。他把客店当成一座城堡，把店主人认成城堡主人，把两位妓女视为贵妇，跪求册封。狡猾的店主早就看出堂吉诃德神经不太正常，决计顺水推舟，以此取乐。深夜，店主拿出马料帐簿当《圣经》，授与他骑士头衔。堂吉诃德心花怒放，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客店。

未走多远，堂吉诃德在树林里发现财主胡安正在狠狠抽打牧童安德瑞斯，便不由分说，命令财主住手，要他付清拖欠牧童的工钱，财主吓得胆战心惊，连连答应。但他一走，财主就重新绑起牧童，“抽得他九死一生”，险些丧命。后来，堂吉诃德又向一队过路商人挑战，强迫他们承认杜尔西内娅是天下无双的美女。商人的骡夫夺过长枪，折成几段，并把堂吉诃德揍得浑身是伤，趴在地上休想起身。一位街坊将他送回了家。

看到堂吉诃德伤到这般光景，他的外甥女和女管家从心里痛骂骑士小说，烧掉了堂吉诃德书房中所有的书。养伤期间，堂吉诃德劝说街坊上的一个贫苦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跟他一道行侠冒险，可能一眨眼就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去做海岛的总督。桑丘听了这话，又加上许他的其他种种好处，就抛下了老婆孩子。主仆二人在一天晚上偷偷离开村子，开始了第二次游侠。

第二天，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

“你瞧，那边出现了 30 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桑丘大喊说，他前去冲杀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他满不理睬，横着念头那是巨人，既没听见桑丘叫

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这时微微刮起一阵风，转动了那些庞大的羽翼。堂吉诃德见了说：“即使你们挥舞的胳膊比巨人布利亚瑞欧的还多，我也要 and 你们见个高下！”

他说罢一片虔诚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进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桑丘蹇驴来救，跑近一看，他已经不能动弹，“驽骍难得”把他摔得太厉害了。可他还不认输，硬说是魔法师和他作对，“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

主仆二人边走边谈，忽见对面来了两个带着面罩的修士，还有一辆马车，里面坐着一位贵妇，随后跟着四五骑人马和两位步行的骡夫。原来这位贵妇是到塞维利亚会见丈夫，尔后随丈夫到美洲任职的。堂吉诃德看了，认定车里坐的是一位被俘的公主，拿起长枪就向两位修士冲去。幸亏修士见势不妙，早已滚下骡子，否则要大吃苦头。堂吉诃德打开车门，正要释放“公主”，“公主”侍从上前阻挡，还砍掉了堂吉诃德的半边铠甲，一块头盔，半只耳朵。堂吉诃德奋力反击，把侍从打倒在地，七孔流血，要不是公主代替侍从答应去见杜尔西内娅，听候发落，堂吉诃德差一点砍下他的脑袋。

一天晚上，他俩和一个骡夫住在客店顶楼。深夜，客店女仆玛丽托内斯来与骡夫欢会。因为伸手不见五指，错摸到堂吉诃德床边。堂吉诃德以为她是城堡长官的公主，紧紧搂在怀里，含情脉脉地说：“我已经对绝世无双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矢忠不二，她是我心窝里唯一的意中人，不然的话，承你一片深情给我一个机会，我哪会白白放过呢，我不是那么呆的骑士呀。”骡夫听了，醋性大发，大打出手，堂吉诃德挨了许多拳头。神圣保卫团的巡逻队长探问打架原因，堂吉诃德出言不逊，脑袋又被队长打起两个大包。次早堂吉诃德声称游侠骑士住店从来不给房租，说罢纵马而去，店中伙计抓住桑丘，按在床毯里向天空抛上抛下，弄得他晕头转向。

二人正辩论着，前面突然出现两股尘土，滚滚而来。堂吉诃德马上兴奋地说，“桑丘啊，今天是我命里注定要交好运的日子！我告诉你，今天不比往日，我要大显身手呢，我今天的一番作为是要青史留传，永垂不朽的。”在他眼里，两股尘土乃是大皇帝阿利芳德隆和咖拉曼却国王率领的两支军队，二者早已结下冤仇，急待交战。堂吉诃德随着自己的奇情异想，把臆造的两军将领一一举出姓名，还顺口诌出各人的铠甲、颜色、徽章和标语。他要援助正义之师。桑丘爬上小山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什么军队，而是两队羊群，连忙说道：我只看到公羊母羊，没有看到别的。堂吉诃德说：“桑丘，你心上害怕，所以看不准，也听不准。惧怕的一个效果就是你感觉错乱，觉察不到事物的真相，你要是害怕得紧，你就躲过一边去，撇我一人在这里吧；单我一个人，就可以左右两军的胜负。”

他一面说，一面踢动“驽骍难得”，托定长枪一道电光似的直冲下山坡，冲进羊群，举枪乱刺，那股猛劲儿，好像真在刺杀他的宿世冤家呢。看羊的牧人大声喝住他；他们看样子喝不住，就解下弹弓，把拳头

大的石子向他耳边弹来。一颗石子飞来打在他肋上，把两根肋骨打得陷进肉里去。他遭了毒手，自以为准要送命，或受了重伤。他记起自己的治伤油，忙取出油罐子，凑到嘴边，倒了一些下肚。可是没等喝上他认为足够的量，又一颗石子飞来，恰恰打在他的手和油罐上，把油罐进碎，还连带磕了他嘴里三颗板牙和盘牙，把他两个手指砸得痛苦不堪。可怜的骑士不由自主，从马上倒栽下来。

堂吉诃德还不悔悟，硬说“跟我作对的混帐魔法师会这样变来变去的。我告诉你，桑丘，那些家伙要咱们变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非常容易。盯着我捣乱的那个恶人瞧我这番一定得胜，心上忌妒，就把敌对的两军变做两群羊。”

一天，主仆二人碰见十几个犯人戴着手铐，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到海船上做苦工。堂吉诃德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有些残酷。”于是就劝公差放了他们。士兵不仅不放，反而笑他荒唐。堂吉诃德使用长枪刺倒一个士兵，同时又与其他差拨格斗，囚犯们乘机挣脱锁链，获得解放。堂吉诃德命令这些囚犯去拜见杜尔西内娅，报告他的功绩。囚犯不肯听从他的吩咐，蜂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还抢去了他俩的衣物。桑丘害怕官兵追捕，领着主人逃进深山密林。堂吉诃德决计在此修炼，让桑丘给杜尔西内娅送情书。出山不久，桑丘遇见前来寻找堂吉诃德的神父和理发师，他们定下这样一条计策：找来一位少女，扮成落难公主，再让桑丘去哄堂吉诃德，请他替公主复仇，把他骗回家。堂吉诃德信以为真，跟着大伙出了山。途中，他们碰到牧童安德瑞斯。牧童没有感谢堂吉诃德，相反却把堂吉诃德狠狠地诅咒了一番：“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咒诅您！咒诅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堂吉诃德来到先前住过的客店，受到店主热情接待。可他却将店主堆在屋里装满红酒的皮袋当成魔鬼的头颅砍了一阵，并把红酒说成鲜血，气得店主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神父和理发师用计把他装进一个大笼子，放在牛车上押送回家。外甥女和管家妈见他面黄肌瘦，不成人样，嚎陶痛哭，大骂骑士小说。

第二部

堂吉诃德在家里养病，听说阿拉贡王国的萨拉果萨城要举行比武，便瞒着家人，带着桑丘第三次出门游侠。离村不远，堂吉诃德就派桑丘去见意中人杜尔西内娅，请求她的祝福。桑丘知道主人是个疯子，打算将计就计，哄他一哄。碰巧从托波索来了3个骑驴的陌生姑娘，桑丘急中生智，说那就是杜尔西内娅小姐和她的两个侍女。堂吉诃德见是3个粗蠢的村姑，心里有些疑虑，不过后来还是相信了，跪在地上请求宽恕，同时又为魔法师把他的情人变成又蠢又丑的乡下姑娘感慨万千。

邻居参孙学士想将堂吉诃德骗回家来，于是假扮“镜子骑士”，赶上主仆二人，并向堂吉诃德挑战。不料，“镜子骑士”输了，堂吉诃德洋洋得意，继续冒险。

行不多时，主仆二人遇见一辆装着两头凶猛狮子的大车，原来是阿尔及利亚总督进贡给皇上的。堂吉诃德命令管狮人打开狮笼，要和狮子

决一雌雄。管狮人无奈，打开笼门，但狮子只在里面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吐出长舌洗了个脸，没有出笼应战。见此情景，管狮人连忙说：“你的盖世神威已经有目共睹了……对方不出场，那是他怕出丑。胜利的桂冠就让那个等着交手的人赢去了。”从此，堂吉诃德改称“狮子骑士”。

财主卡麻丘有钱有势，夺走了贫苦青年巴西琉的情人季德丽亚，在家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准备完婚。堂吉诃德同情巴西琉的不幸遭遇，决计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婚礼正要开始的时候，巴西琉突然大骂新娘背信弃义，尔后用剑刺穿了自己的胸膛，鲜血直流，临终前要求和季德丽亚举行婚礼。卡麻丘难违众意，又看到巴西琉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神父刚把他俩结为夫妻，巴西琉一跃而起，原来巴西琉身上流出来的鲜血乃是一根管子里的羊血。卡麻丘受了捉弄，指挥众人强抢季德丽亚，堂吉诃德挺身而出，保护巴西琉，又劝说卡麻丘不要夺人所爱。卡麻丘只好放弃季德丽亚，成全他们的美好姻缘。

从蒙德诺斯地洞探险归来，堂吉诃德又到客店大战木偶人，罚了大笔赔款。在驴鸣镇，因为干涉两村纠纷，挨了毒打。此后，他俩遇到一对外出打猎的公爵夫妇。公爵夫妇早已听说堂吉诃德的事迹，料定这是寻欢作乐的好机会，于是就把他俩接到府邸，奉为上宾，想出种种花样戏弄主仆二人，以此开心。堂吉诃德吃了许多苦头，胡子烤焦了，脸被猫抓得像米筛，可是公爵夫妇仍然不肯罢休，还以堂吉诃德的名义派桑丘去一个小镇当“海岛”总督。上任之前，堂吉诃德语重心长地告诫桑丘说：“儿子，你首先得畏惧上帝，‘畏惧上帝，智慧自生’。有智慧就不会做错事。

“第二；你得观察自己，求自知之明；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有自知之明，就不至于像妄想和牯牛相比的蛤蟆那样自大。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只要想想自己在家乡当过牧猪奴，你就会像开屏的孔雀看到了自己那双丑脚丫子。

“桑丘，你不妨夸说你的贫贱出身；你说自己世代是庄稼人，不会低了身份。人家瞧你不引以为耻，就不会来侮辱你。你宁可夸耀自己是贫贱的好人，不是富贵的坏人。假如你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你就不必羡慕天生的贵人。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只是借光。

“无识之徒自作聪明，往往很喜欢随意判决案件。你千万别这样。你不能只耳听富人的声音，该眼看穷人的涕泪；可是也不能存心偏袒。富人许愿送礼也罢，穷人的哭求哀告也罢，你总得尽力查明真相。对犯人能宽恕就别苛刻；执法严厉，不如存心忠厚的声名好。

“罪恶是人的生性，你该把处分的犯人看作本性未改的可怜虫。只要不损害对方当事人，要尽量宽恕。仁爱和公正尽管同是上帝的品德，我们看来，仁爱比公正更光荣伟大。桑丘周，但愿上帝督促你居官尽职，让我也放下了心。”

桑丘答道：“先生，假如您觉得我不配做这个总督，我马上就辞官退位。我对自己灵魂上的一星半点，看得比全身还宝贵。”

听了主仆的谈话，谁不说堂吉诃德见识高明、志趣高尚呢？可是这部大著里屡次说过，他只牵涉到骑士道才发疯，议论别的事神志很清楚，

因此他的言和行总不合拍。

公爵夫妇派桑丘当“总督”，本来是想让他出丑，谁知桑丘干得相当出色。一到官厅，人们称他为“堂桑丘·潘沙”。桑丘当即表示：“我不称‘堂’，我家世代都没有这个称号。我只叫桑丘·潘沙；我父亲也叫桑匠，祖父也叫桑丘，都是桑丘，没什么‘堂’呀，‘堂娜’的头衔。看来这座岛的‘堂’比石子还多呢。可是不要紧，天晓得，我若能做上4天总督，说不定把这些‘堂’扫除得一干二净；这成群的‘堂’准像蟻蝶一样讨厌。”

上任那天，桑丘顺利而公正地判了3个疑难案件。对无聊的裁缝和贪心的顾客，他都予以处罚。对债主和赖债老汉间的官司，桑丘断得也很英明，在场的人个个“惊叹不止”。这个案子刚了结，马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一把抓着个男人；照他的服装，像庸俗的牧户。女人大嚷道：

“别让我受屈呀！总督先生，还我公道呀！这个世界上要没有公道，我得上天去找！青天大人呀，这坏家伙在野地里抓住我，把我糟蹋了。我真是倒霉呀！我二十三四年的干净身子，无论摩尔人、基督徒、本地人、外乡人，谁也没敢侵犯，却给他玷污了！我向来比软木树还坚硬，保得自己像火里的金蛇一样纯，像荆棘里的羊毛一样白，现在却让这家伙现成受用了。”

桑丘转脸问那男人，对女人告的状有什么申辩。那人很窘，答道：

“各位先生，我是个可怜的猪贩子。今天早上我出城卖掉4头猪（请不嫌冒昧），纳了税又经过种种克剥，一头猪的价钱差不多赔光了。我回家碰上这位大娘。专爱捣乱的魔鬼把我们俩配了对儿。我没少给她钱，可是她心不足，抓住我不放，把我直揪到这里，她说我强迫了她。我发誓——我马上可以发誓，她是撒谎呢。我讲的全是真话，没有一点虚假。”

总督问他是否带着银钱。他说身上小皮包里有20杜加。总督命令他掏出钱包，交给原告。她先看了钱包里确是银钱，就两手紧抓着钱包走了。牧户含着两包泪，一双眼睛一颗心还直盯着自己的钱包。桑丘等女人出门，就对牧户说：

“老哥，快去追那女人，硬把她那钱夺下，拉她一起回来。”

那人不傻不聋，马上奉命，一道电光似的直飞出去。大家都见他俩扭成一团，比初来时更扭得紧。女的掀起裙子，把钱包兜在里面；男的揪着要夺，可是女的死抱着，怎么也夺不下。她大嚷道：“维持上帝的公道啊！总督先生，这混蛋没点儿怕惧，闹市的大街上，竟想夺您判给我的钱包呢！”

总督问道：“他夺了你的吗？”

女人答道：“哪里夺得了！夺了我的命也夺不了我的钱包！他对付得了我呀！铁钳、铁锤、榔头、凿子都打不开我的铁拳头！狮爪也不是对手！先得剖开我的身子，挖出我的心才行呢！”

那男人说：“她说得不错，我认输了，实在没那么大力气夺她的钱包，只好算了。”

总督对那女人说：

“你真是又有志气、又有力气！把钱包拿来我瞧瞧。”

她就把钱包交上。总督把钱包还给牧户，然后对这个力大无敌的女人说：

“大姐啊，如果用你保住钱包的一半力气来保你自己的身体，赫尔克利斯也不能屈服你！走吧，让上帝惩罚你！这座海岛周围 6 哩瓦以内不许你再露面，再来就抽你 200 鞭！你这个造谣无耻的骗子！快给我走吧！”

那女人气怯，满不情愿地低头走了。总督对那男人说：

“老哥，上帝保佑你，拿着钱回家吧！以后你要是不愿意丢钱，别再去寻双找对儿。”

那人喃喃道谢，也就回去了。旁观众人觉得新总督明鉴万里，越发钦佩。记录他言行的历史家把这些事一一记上；公爵大人急着要看呢。

桑丘虽只做了几天“海岛总督”，但是制订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法律：不准摊贩以劣充优，不准演唱淫荡歌曲，不准抹牌赌博等等，因而深得民心。一天晚上，公爵指使随从伪装敌人进攻“海鸟”，把桑丘打得遍体疼痛。桑丘觉得当总督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辞官不做，回去寻找主人。这个时候，堂吉诃德也受尽侮辱，不愿再住下去了。

离开了公爵府，堂吉诃德觉得身心舒畅，便对桑丘说：“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埋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拼。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决定改道巴塞罗那，因为那里也有比武。

到了巴塞罗那，堂吉诃德一天在海边闲逛，一位白月骑士向他挑战。堂吉诃德被对方撞翻了，只得接受那位骑士的条件：回家停止游侠一年。白月骑士原来是参孙学士，这次又是来哄堂吉诃德回家的。

回家不久，堂吉诃德卧病不起。弥留之际，神智清醒，开始承认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自己不是游侠骑士堂吉诃德，而是善人吉哈诺。他立下遗嘱，不许外甥姑娘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剥夺她的遗产继承权。3 天后，堂吉诃德与世长辞。

（胡书义 缩写）

雪 国

[日本] 川端康成

中篇小说 1948 原著约 10 万字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站起来，放下岛村前面的车窗，探身窗外，朝远处喊道：“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男人提着灯，踏雪走来：“哦，是叶子姑娘！回家吗？”

“听说我弟弟派到这儿来工作，请您多照应，一切拜托了。”她的声音，那么激扬清越，美的不胜悲凉。

岛村对这姑娘越发感兴趣了。3 个小时之前，他为了解闷，端详着左手的食指。结果，从这只手指上，竟能活灵活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无意之中，这个指头在车窗上画了一条线，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他惊讶得差点失声叫出来，因为他魂牵梦萦正想着远方的女人。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的影子。单单映出星眸一点，恰恰显得格外迷人。

岛村装作要看薄暮景色，用手掌抹去玻璃上的水汽。姑娘上身微倾，守视着一个躺在面前的病弱的男人，俨然一副小母亲的样子。刚上车时，岛村曾吃惊于姑娘那冷艳的美。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镜面的映象同镜底的景物，恰像电影中的叠印一般，不断地变幻。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那间，其星眸便像美丽的萤火虫，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

半小时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叶子他们竟和岛村在同一个站下车。岛村望着屋檐下怪好玩的冰柱，随着旅馆的茶房上了汽车。现在是 12 月初。“师傅家的姑娘还在不在？”“在，她也到车站接师傅家的少爷来了。”

滑雪季节之前，温泉旅馆客人最少。在走廊拐角处，一个女人长身玉立，和服的下摆拖在地板上。岛村不由得一怔，毕竟还是当了艺妓了。两人默默地向房间走去。既然有过那么一段交情，竟然信也不写，人也不来，连本舞蹈书也都没有如约寄来，她心里明白，自己是被人遗忘了。在她面前，岛村有些情怯。走到楼梯口，他突然把竖着食指的左拳伸到她面前说：“这家伙最记得你呐。”“是么？”说着便捏住他的指头不肯松开，拉他登楼入室。

上一次——正是雪崩的危险期已过，新绿滴翠的登山季节。终日无所事事的岛村，不知不觉对自己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为了唤回那失去的真诚，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山上跑。那天晚上，他在县境的群山里呆了 7 天，下山来到温泉村，要人替他叫个艺妓来。因为艺妓忙不过来，女佣便叫来了教三弦和舞蹈的师傅家的姑娘。岛村惊讶之下，顿时肃然端坐起来。姑娘给人的印象，是出奇的洁净，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

都那么干净。女佣走后，姑娘坦直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生在雪国，在东京当女侍陪酒时，被人赎出身来。本想日后当一个日本舞的师傅，不曾想，那孤老一年半之后便过世了。她说她今年 19 岁。说起歌舞伎，有关艺人的演技、风格和消息，她竟比岛村知道得还详细。说得起劲的时候，便露出风尘女子那种不拘形迹的样子。

第二天，岛村冷不防地要她帮着找个艺妓。岛村只想跟她清清白白地做个朋友，甚至想她可以给自己的夫人做伴。恐怕他看她也如同端详夜色里映在车窗上的女郎一样。他对西洋舞蹈的趣味也是如此。岛村生长在东京的商业区，从小便接触舞伎戏剧。学生时代，他的爱好转向传统舞蹈和舞剧。居然撰写起研究和评论文章来。正当日本舞坛新进人才怂恿他时，他突然改行转向西洋舞蹈。他所欣赏的，并不是舞蹈家灵活的肉体所表演的舞蹈艺术，而是根据西方的文字和照片所虚幻出来的舞蹈，就如同迷恋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女人一样。由于他不时写些介绍西洋舞蹈的文字，好歹也忝列文人之属。这对于没有职业的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慰藉。

那天下午，来了个十足的乡下艺妓。一见之下，岛村刚下山那种对异性的渴望，顿时化为乌有。他借口要上邮局，便同艺妓走出房间。然而，一出旅馆大门，他就拼命地向山上爬去，忍不住一个人大笑不止，然后一口气跑下山来。姑娘看到他的狂态，心境已全然不同。

那天晚上，姑娘在长长的走廊上，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岛村先生！”尖着嗓子在喊，“啊！我看不见，岛村先生！”毫无疑问，这是女人一颗赤诚的心在呼唤心上人。姑娘闯进房里，一下子扑倒在岛村怀里，岛村搂着她的脖子，手伸进她的前胸。她已醉得神智无知、温柔得如同小鸟依人一般，任其摆布。天亮了，她一个人匆匆忙忙逃也似地溜了出去。岛村当天便回东京去了。

“那天是 5 月 23 日吧？”她想起了“上一次”的情景，脸上笑容粲然。

“倒难为你还能记住。”

“看日记就知道了。”

比记日记更让岛村感到意外的，是从十五六岁起，凡是读过的小说，她都做了笔记，据说已记了十本之多。不知为什么，岛村想大声说：“徒劳而已。”倘若岛村沉溺于这种思想里，恐怕会陷入深深的感伤中去，竟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要看成是徒劳的了。

岛村想独自去洗澡，姑娘说：“等等，我也去。”回到房间，姑娘说了句“真伤心”，便不作声了。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竟然一夜没合眼。

晓寒凛冽。姑娘拖着没系好的腰带，对着枕边的梳妆台照了照。岛村朝她那边望了一眼，倏地缩起脖子。也许是旭日将升的缘故，镜中的白雪寒光激射，雪色上反映出姑娘绯红的面颊，黑中带紫、鲜明透亮的头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说不出的美。

岛村打听到，姑娘的花名叫驹子。据说，她曾和师傅的少爷订过婚。那少爷在东京积劳成疾，驹子就当艺妓，一直汇钱给医院，病人患的是肠结核，只好回到家乡来等死，今年才 26 岁。这一切在岛村的脑海里，不能不浮现出“徒劳”二字。

晚上，正当岛村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时，驹子宛如带着温暖和光明，

走了进来。她告诉岛村，滨松有个人一直缠着她，要跟她结婚，可自己压根儿不喜欢他，始终拿不定主意。翌日，驹子打电话叫家里把三弦的曲本送来，弹奏三弦。蓦地，岛村感到一股凉意，从脸上一直凉到了丹田。他那一片空灵的脑海里，顿时响澈了三弦的琴声。他整个给击垮了，为一种虔诚的感情所打动，为一颗悔悟之心所涤荡。

驹子一向以山峡这样的大自然为对象，孤独地练琴，以顽强的意志和经年累月的努力，自然而然练就一手铿锵有力的拨弦。她那份孤独，遏抑住内心的哀愁，孕育出一股野性的力，竟不亚于在舞台上的演出。弹奏时，她俨然一副少女的风范，弹完后，又流露出一种媚媚惑人的风情。此后，驹子留下来过夜，不再赶着天亮前回去了。

回家的前夜，寒气凛冽。驹子硬把岛村拖出暖笼，到外面散步。月光晶莹澄澈，悬在夜空，宛如嵌在蓝冰里的一把利刃。回到房间，驹子突然变得无精打采。连澡也不去洗了，嘴里只嚷“难过得很”。

岛村在第二天下午动身，正在换衣服，帐房把驹子叫到走廊里。听见驹子回答说：“好吧，就照 11 个钟点结算吧。”一看帐单才明白，几点回去，就算到几点，全都照钟点计算。

驹子穿了外套，又围了一条白围巾，把岛村一直送到车站。离开车还有 20 多分钟。于是，在站前广场上一面溜达，一面观景。这时，叶子穿着雪裤，慌慌张张地跑来：“哎呀！阿驹！行男他……”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抓住驹子的肩头说：“快回去，他样子不大对，赶快！”

驹子闭上眼睛，像是忍着肩膀上的疼痛，脸色刷白，断然地摇了摇头说：“我在送客，不能回去。”

岛村吃了一惊，劝说她马上回去。“不，我不愿看着一个人死掉。”这话听来，既像冷酷无情，又像充满炽烈的爱。岛村简直迷惑不解了，于是不再勉强驹子回去。驹子也没有再开口。

火车一开动，驹子的脸庞在亮光里闪现了一下，随即消逝了。她绯红的面颊，同那天早晨映在雪镜中的模样一样。而在岛村，这是介于真实与非现实之间的色彩。他好像置身于非现实世界，没有时空的概念，陷入一种茫然自失的状态之中，徒然地被运载回去。

在东京临动身时，妻子嘱咐他，现在正是飞蛾产卵的季节，不要把西服挂在衣架上就不管了。到了这里以后，果然发现旅馆里飞蛾成群。窗外杉林前，有无数蜻蜓飞来飞去，好像蒲公英的白絮在漫天飞舞。

秋虫从白天便开始唧唧不已。驹子过了一会儿才来。她一进屋就伏在岛村的膝盖上喊胃痛。头颈比去年粗了些，也更为丰腴。已经 21 岁了。岛村心想。

月光朗澈，几乎连她耳朵的轮廓都凹凸分明。驹子双唇柔滑细腻，像水蛭的轮环一样美丽。师傅死了，行男也死了。她受雇于人。开了片杂货店。“一年来一次就行，至少我在这里的期间，你每年来一次，好么！”她说。她受雇的期限是 4 年。

不到 3 年功夫，来了 3 次，每一次来，驹子的境遇都有一次变化。肚皮上的脂肪，厚了一些。驹子把手放在胸脯上，“一边变大了。”“傻瓜。是那人的怪癖吧？光摸一边。”

驹子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岛村还是头一次听说。她说从 17 岁那年起，已经有了 5 年关系了。她在当雏妓时，给她赎身的人去世了，这个人马

上提出愿意照顾她，但驹子却一次都没许身给他。

第二天，岛村到村里散步。路旁向阳的地方，在席子上打豆子的，恰是叶子。她一边打豆，一边用她那清澈得近乎悲凉，好像要发出回声一样的声音唱着歌。

又过了一天，岛村和驹子出去。对岸的陡坡上，一片茅草正在抽穗，闪着银光。“到那边去看看你未婚夫的坟吧。”驹子倏地挺直身子，冷不防把一把栗子扔到岛村脸上说，“你拿我寻开心是么？上次不是告诉你他不是我的未婚夫么？”

杉林里凝静得仿佛滴得下汽水珠来。走出林外，便是墓地。从地藏王后面的矮树林里，忽然露出叶子的上半身。她眼光灼灼的，尖利地朝这边瞧过来，然后在墓前跪下来，双手合十。

旅馆的茶房像过年挂松枝那样，把大门口拿红叶装饰起来，以示欢迎前来赏枫的人。

岛村偶然发现叶子坐在地炉边上。“是来帮助的么？”岛村问茶房。“是呀，幸好她来，人手不够哩。”

叶子好像在厨房帮忙，从来没上客厅来过。然而，一想到叶子也在这里，岛村再叫驹子，就不免有所顾忌。驹子虽然对他表示爱恋，岛村自己却感到空虚，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场美丽的春梦而已。他觉得叶子仿佛有一双慧眼，无意之间能洞察这一切似的。岛村同时又为她所吸引。

岛村即便不叫，驹子也常常会不期而至。她每天陪客猜拳喝酒，不胜其醉，还要顾惜名声。有时候，她又自暴自弃地说：“管它呢，我们这种人，到哪儿也能混碗饭吃。”这种语气坦率的老实话，使得仰承先人遗产而饱食终日的岛村，大为意外。

一天晚上，叶子几次代驹子送便条给岛村。她用美丽的目光锐利地瞥了岛村一眼，岛村不免有些狼狈。她的声音美得惊人。她要求岛村带她到东京去。在叶子身上，岛村感到有种奇怪的魅力，但不知怎的，对驹子的恋情反倒更炽。同一个身世不明的姑娘私奔似地回去，这做法虽然有些过分，但对驹子却是一种悔罪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惩罚。

他这次逗留这么久，好像把妻儿家小都给忘记了。倒也不是难分难舍，只是盼望驹子时时前来相会，已经成了习惯。他觉得，这次回去，怕是一时不会再到这温泉村来了。岛村靠在火炉边上，铁壶中的水发出的声音有如松涛细响一般。在松涛之外，仿佛另有只小铃铛，隐隐约约响个不停。忽然看见驹子的一双小脚，从那铃声悠扬的远方走来。岛村一惊之下，决定尽快离开这里。

第二天，岛村出门远足，打算趁机离开温泉村。晚上回来时，在村子里遇见了驹子。两个正在叙说。突然响起了警钟。村子里的蚕仓失火了。那里正在放电影，拷贝一下子着了火。岛村和驹子随着众人向火场跑。“银河，多美啊！”驹子喃喃自语，仰望天空，又跑了起来。

啊，银河！岛村举头望去，猛然间仿佛自己飘然飞身银河中去。银河好像近在咫尺，明亮得能将岛村轻轻托起。漫游中的诗人芭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所看到的银河，难道也是如此之瑰丽，如此之辽阔么？光洁的银河，似乎要以她赤裸的身躯，把黑暗中的大地卷裹进去，低垂到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步。真是明艳已极。

火场上人声鼎沸，新冒出的火舌喷出了很多火星。仰望长空，银河

犹如一大片极光，倾泻在岛村身上，使他感到仿佛站在地角天涯一般。虽然冷幽已极，却是惊人的明丽。

“你走了，我要正正经经地过日子了。”驹子说着又走起来。岛村回味之下，不免因惜别伤离在即，而心痛如绞。

随着一阵“嗨哟！嗨哟！”的吆喝声，人们拖着几台老式的抽水机从街上过去。街上又低又黑的屋顶，在火光的明灭中，时隐时现，水龙头的水从路上流到脚下。火又烧了起来，水龙一齐喷射过去，屋脊和横梁嘶嘶冒着热气，随即倾坍下来。

突然，围看的人群“哎呀”一声，倒抽一口冷气，只见一个女人落了下来。她在空中是平躺着的，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般没有挣扎、无拘无束的，似乎已超乎生死之外。

掉下来的是叶子。人群的惊呼和驹子的尖叫，实际上好像发生在同一瞬间。叶子的小腿在地上痉挛，也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岛村压根儿没想到死上去，只感到叶子的内在生命在变形以及那变迁的过程。

岛村蓦地想起几年前，在火车上看到叶子的脸在窗上映着寒山灯火的情景，心头不禁为之震颤起来。一刹那间，仿佛照彻了他与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令人难耐的惨痛和悲哀，也正存乎其间。

驹子抱着叶子发狂似地叫着，岛村想走近她，但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的。当他挺身站住脚跟时，抬眼一望，银河仿佛哗地一声，向岛村的心头倾泻下来。

（蹇昌槐 缩写）

美国的悲剧

[美国] 德莱塞

中篇小说 1925 原著约 72 万字

第一部

一个夏天的黄昏时分，美国中部堪萨斯市商业中心区的大街上，出现了由 6 人组成的传道小队伍。一个 50 岁上下的男子阿萨·格里菲斯提着一只手提小风琴，他的妻子结结实实，一手牵着一个 7 岁的男孩，一手拿着一本《圣经》和几本赞美诗集。跟他们一起，走在后面的有一个 12 岁的男孩，名叫克莱德，另有一个 15 岁的女孩和一个 9 岁的女孩。大家都很听话，跟在阿萨夫妇后面走，不过并不很起劲。这一小队来到交叉路口，阿萨把手风琴放来，妻子把琴打开，支起乐谱架子，并在架子上放了一本赞美诗集，克莱德立刻在风琴前放好一张三脚凳，阿萨不管有无听众，便满怀信心地对孩子们说：“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凡是愿意信奉主的，就请跟我们一起唱。开始吧，好不好，爱丝塔？”大姐爱丝塔坐上三脚凳，先弹了一遍，于是大家齐声合唱。唱赞美诗、布道讲经、散发宣传小册子、听众自动捐款之后，阿萨开始收场，并带领全家向教堂那边往回走。

在这整个一段时间里，克莱德一直在盘算着，他从此不愿意再干这一套了。一直到 15 岁，克莱德认为最苦恼的一件事，而且在他以后的长期回顾起来感到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他父母的行当或是职业好像在人家心目中总是很寒伧，猥琐。所以他老是在想，一旦他到了能够脱身的那个地步，他应该怎么办才好。克莱德固然穷，却很虚荣，很骄傲。他是属于自认为突出的那一类有趣的人——他是他家庭中的一分子，可是他从没有和他的家庭打成一片。他一照镜子，总要端详一番。这样品评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生得并不难看——端端正正的鼻子，高高的、白皙的前额，鬈鬈的、光泽的黑头发，黑黑的、有时显得忧郁的眼睛。可是，他的家真是不幸福，他过去没有真正的朋友，据他看来，他父母的职业以及各方面的关系使他找不到真正的朋友。这些事实，现在更加勾起他心灵上的抑郁病，前途不妙啊！这就惹得他反抗性很强。因此，他有时没精打采，毫无生气。虽然他的相貌很惹人喜欢，有些魅力，可是当那些富家女孩对他报以有意的一瞥时，他往往因为他父母的关系就误解了人家的意思——那些看不起人而存心逗引的一瞥，其实姑娘们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勇敢还是胆怯，是可爱还是不可爱。克莱德老是在想，如果能发财致富，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就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但怎样发财致富，走什么道路，他无力作深入的思考。

正当克莱德要设法替自己寻找一个飞黄腾达的办法的时候，偏出了一件事情，害得他的情绪更加阴郁了。这就是他相当关切的姊姊爱丝塔，跟一个当时正在堪萨斯市演戏的演员离家出走了。这件事使他深切地感到：传教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宗教的情操与宗教的议论，这一套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一切并没有拯救爱丝塔。这个结论，使得克莱德下定决心

自谋生路。他离开学校后，在一家小药房兼杂货店里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个管理汽水的职员当助手。不过日子一久，这一工作也有这一工作的苦恼。这种工作虽然教会了克莱德怎么调制饮料、怎么样每周赚进 12 块钱，可是正在啃着他的那些渴望和野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认为他现在已经 16 岁，很可以自作主张，他应该脱身出来了。经过不少周折，他在堪萨斯市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当“茶房”，从这里明白了金钱可以带来享受的秘诀。他的收入渐渐多起来了，客人给的“小费”也不少。他本来打算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二贴补家用，但考虑自己要寻欢作乐，就取消了原来的计划。他在父母弟妹面前，爱钱如命，与朋友们吃喝玩乐却很大方。姊姊爱丝塔被遗弃了，怀孕临产时由母亲出面向克莱德要钱帮助，他不惜说假话欺骗母亲，施舍了几个钱了事。他宁愿为他所迷恋的女友霍旦丝，付出一大笔衣物费；与一伙酒肉朋友上馆子、逛妓院，恣意挥霍。一天，克莱德和霍旦丝、赫格伦等乘车郊游，在叉路口碾死了一个小女孩。肇事后，克莱德突然想到：如果一旦被警方抓住，会造成什么一个结果——他满怀着寻欢作乐的美好想法，到头来必然会弄得丢脸，甚至坐监狱，于是不顾已死的小女孩，扔下受伤的友人，马上逃离了现场。

第二部

克莱德离开堪萨斯市后，在外地过流浪生活 3 年。20 岁的克莱德在芝加哥一俱乐部当伙计时，遇到了他父亲说过的伯父塞缪尔·格里菲斯，得以进入伯父在纽约州莱科格斯城开设的一家规模很大的衣领工厂。起初他在缩水间做勤杂工，受到堂兄吉尔伯特等人歧视。后来，他担任打印间主任，便利用条件与机会引诱漂亮而单纯的罗伯塔女工。他占有罗伯塔后，并不感到满足，还渴望与卖弄风情的大资本家的女儿桑德拉结合，从而实现打进上层社会、享受富贵的梦境。怀孕的罗伯塔坚持要求立即结婚，这使克莱德心急如焚。他从一条关于青年落水、姑娘丧生的晚报新闻中，似乎得到了启示。如果这事发生在他和罗伯塔身上，难题也就解决了。他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而惶恐，却又认为不能不走此路。

克莱德假意答应罗伯塔的结婚要求，并约请她游湖划船。他把船划进了隐蔽的小湾岸边，两人上了岸。克莱德小心地把点心从提箱里取出来，罗伯塔就在河边把东西摊在一张报纸上。这时，他走来走去，非常勉强地满口称赞这里风景美丽，松树啊，弯弯曲曲的河湾啊，可是事实上却在想着……想着，想着再往前去的那个小岛和岛下面的一处河湾，尽管他的勇气愈来愈小，他还必须实行这狰狞可怕的一着，决不让仔细筹划好了的机会轻轻错过，要是……要是……他真不想跑掉，把他所热切希望的一切轻轻抛弃。

可是现在事到临头，这一着又是多么可怕啊。还有危险……要是弄出什么差错，那就太危险了，别的不说，万一船翻得不合适，万一没有本领去……去……啊，天啊！再说，事后说不定查出真相来……那就是……一个杀人犯。被抓起来！受审判。（他没有能耐干到底，也不想干。不，不，不！）

可是罗伯塔这时在沙滩上，坐在他身边。据他看，她对这世界上的

一切都很满意。还在哼歌呢。还对他们这次的游历提出一些劝告和切合实际的意见，还谈到今后他们在物质方面、经济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从这里怎么走，到什么地方去，最可能是叙拉古斯；既然克莱德对这一层好像并不反对。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又该怎么办。罗伯塔听她妹夫弗雷德·盖勃说过。叙拉古斯刚开设了一家新的衣领衬衫工厂。克莱德不妨马上到这家工厂找个工，不是么？至少暂时先安顿一下。然后，稍迟些，等到她最麻烦的事过去以后，她不妨也在这家工厂，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工，不是么？既然他们钱这么少，他们不妨在一家住户暂且找一间小房。再不然，要是他不喜欢这么办，因为他们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脾气合得来了，那就说不定可以找两间前后间。在目前他表面上殷勤体贴的背后，她还是感觉到了他那倔强的脾气。

他也正在想，啊，好吧，不论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类话现在说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他并不走，她也并不走，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天啊！可是在这里，他谈起来，仿佛她明天还会在这里似的。可是她不会了。

只要他的膝盖不像现在这么发抖才好；他的手、他的脸，他身上，还是这么潮乎乎！

在这以后，他们就坐这只小船继续沿小湖的西岸，朝那个小岛划去，克莱德老是心慌意乱、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看那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岸上也好，湖上也好，凡是望得见的地方，到处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周围还是这么清静，这么荒凉，谢天谢地。这里，实在说，或是这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行，只要他现在有这分勇气就干，可是他现在还没有。罗伯塔一路把手伸到水里玩，一面问他，在岸边会不会找到荷花或是别的什么野花。荷花！野花！他则一路划，一路对自己说，在一行行又高又密的松树林中，确实没有什么大路，或是木、篷帐、小路和足以说明有人烟的什么东西，在这美好的日子，这美丽的湖区的广阔的湖面上，没有丝毫其他小船的痕迹。可是，在这些树林里，或是沿着湖岸，会不会有什么独自打猎、捕兽的人，有向导或渔夫呢？会不会有呢？万一这时在这里什么地方有这样一个人呢？而且，还正在望着呢！

“啊，在我肯塔基的老家，阳光灿烂。”

罗伯塔在兴致勃勃地唱歌，一只手浸在湛蓝的湖水里。

隔了一会儿又唱“要是你乐意，星期日我会在那里。”这是眼下流行的一支舞曲。

然后，划啊，想心事啊，唱啊，停下来望望美丽的洲渚啊，朝可能有荷花的、隐蔽的湖湾划去啊，终于过了整整一小时，罗伯塔已经在说，他们得注意时间，别耽搁得太久。终于划到小岛以南的湖湾。小小的湖面很美，可又非常凄凉。四周松树环抱，陆地就到此为止了。这里非常像一个小湖，穿过湖湾，可以通到大湖。湖面差不多是圆形的，有二十来英亩。从东面、北面、南面、甚至西面的种种景象看，除了把这里跟陆地隔开的北面的那条水道以外，这个池塘，或是说山潭吧，四周全被树木围了起来！到处有香蒲跟荷花，湖边也间或有一些。不知什么原因，这里反正叫人觉得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池塘或是山潭，凡是厌倦于生活、厌倦于烦恼的人，一心想从人世的斗争、冲突中解脱出来的人，意气消

沉地退隐到这里来倒非常明智。

他们划到这里以后，那寂静的、黑黑的湖水，好像紧紧抓住了克莱德。在这以前，不论什么地方的任何一件事，全都做不到这样——他的情绪起了变化。因为，一到这里，他好像就被紧紧抓住了，也可以说是给迷住了，要沿着这里往里划；沿着静静的湖边划过一圈以后，又想随着荡过去，荡过去，在这一片苍茫的湖面上，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需待解决，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的潜在之美啊！确实，这里好像是在嘲笑他。这里多么古怪啊，黑黑的池塘，四周都被奇异、柔顺的枞树团团围住。湖水仿佛像一颗硕大的黑珠子，被哪只孔武有力的手，也许是在震怒的时候，也许是在嬉戏的时候，也许是在幻想发作的时候，给抛进这黑中带绿的天鹅绒似的山坳里。他朝水里凝视，只见湖水深不见底。

可是，这一切又那么强烈地暗示着什么呢？死！死！比任何东西都更确切地暗示着死！也暗示着那寂静、安详、心甘情愿的死。人们或是为了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或是由于催眠，或是由于说不出的疲倦，也许会高高兴兴，满怀感激地沉下去。这么静……这么隐蔽……这么安详。罗伯塔也在叫好。这时，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两只好像是很结实，又是很善意的、同情的手正紧紧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这双手给他多么大的安慰啊！多么温暖！多么有力！这双手好像足以使他定下心来。在他整整一生中间，他哪里领略过这种使人欣慰，甚至可以说是使人产生温柔的感觉呢？从来没有过。可是不知怎的，这种感觉使他安详起来，他仿佛从一切现实中解脱出来。

当然，还有罗伯塔在那边，可是，到现在这个时刻，她已经化成一个影子，也实在可以说是化成了一种思想、一种幻觉的形体，与其说属于真实，不如说属于空幻。她身上固然有些有色彩、有形体的东西，足以显示出存在，可她还是非常缥缈……非常缥缈……这时，他再一次感到出奇地孤独。因为，那个朋友抓得紧紧的双手已经消失了。在这阴沉而美丽的境界里，克莱德真孤独、非常孤独，孤立无援。显然，这是他被引进这个境界，可又被丢在一边。他觉得冷得出奇，这种奇特之美的魔力使他不禁全身发凉。

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他该怎么办？

弄死罗伯塔？啊，不。

他又低下头来，盯住这蓝中带紫的池塘里迷人而险恶的湖底。他盯着看，这池塘好像又千变万化，变成一只大水晶球。水晶球里有什么东西在颤动啊？一个形体！它愈来愈近……愈清楚……他认出是罗伯塔在挣扎，她白嫩的胳膊在水面上挥动，在朝他游拢来！天啊！多么可怕！她脸上那表情啊！天啊！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死！杀人！

他突然意识到，这么久以来，他一直以为能在这里支持着他的那分勇气现下正在消失。他随即有意识地重新衡量一下自己性格的深度，希望借此把勇气恢复过来，可是怎么也没有用。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又是这只不祥的鸟离奇的鸣叫总在耳边萦绕。多么冷酷，多么粗暴！他又一次从神情恍惚中惊醒过来，意识到横在他面前的真实的，也可以说是不真实的，迫切的问题和一切折磨着他的地方。）

他必须面对这件事！他非得这样不行！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这是在说明什么，警告、抗议、责备？最初想到这个不幸的计谋时就有这只鸟。它现在正停在那棵柏树上，这只混帐的鸟。它又飞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了。还是一棵枯树，稍微往里的那一棵。一路飞一路叫。天啊！

然后，他身不由己地又来到岸上。为了表示一下他为什么把提箱带在身边，他现在必须提议把这里的景致拍下来，还要替罗伯塔拍照，还可能要拍他自己，在岸上拍，在湖上拍。这样，她就得重新到船上去，而他的提箱却并不带上船，而是牢牢地、一点也不受潮地放在岸上。他一上岸就装出一副当真在选择各处特别的景致似的，心里却盘算把提箱放在哪一棵树脚下，他回来的时候好取，事到如今，他必须马上回来，必须马上。他们不会再一起上岸了。决不会！决不会！虽然罗伯塔不以为然地说她累了；说据她看，他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回去？一定是五点多了，一定是。克莱德安慰说，他们马上就走，等他再拍一两张她在船上的照片，把这些多么漂亮的树、那个小岛，还有她四周和她身子下面这黑黑的湖水做背景。

然后又到了水上，离岸约摸有五百尺光景，船荡向湖心。他只是无目的地摸弄手里结实而有分量的小照相机。接着，在此时此地，很害怕似地往四周张望。因为，这一刻……这一刻……不管他自己怎么打算，这正是他总想躲避，却又紧逼着他的时刻。而且岸上没有说话声，没有人影，没有声息。没有路，没有小木屋，没有烟！而且，这是他，或者可以说是别的什么一直跟他计划好的那个时刻。这一时刻，现在马上要决定他的命运了！是行动的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啊，他只要突然猛烈地侧向这一边或是另一边跳起来，跳向左舷或是右舷，把船打翻。再不然，要是这样还不中用，就使劲摇晃船身，要是罗伯塔太噜苏，就拿起手里的照像机或是他右手中那支空着的船桨打她一下。这是做得到的，这是做得到的。既迅速，又简单，只要他这时能有此心肠，也可以说，只要他没有心肠，事后，他可以很快地游开，游向自由，游向成功，当然喽，游向桑德拉和幸福，游向他从没有领略过的更伟大、更甜蜜的人生。

只是他为什么还在等待啊？

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他还在等待啊？

在这个毁灭一切的时刻，正迫切需要行动的时刻，意志——勇气——仇恨、狂怒，突然瘫痪了。罗伯塔在船尾她那个座位上盯着他那张惶惑而扭歪了、变了色，可又显得软弱、甚至神志错乱的脸。这张脸，并不是突然变得发怒、凶暴、狰狞，而只是突然变得慌乱，总之是充分表明了内心的斗争正在相持不下，一方面是害怕（这是生理化学上对死的一种反抗，对足以造成横死的暴行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是被逼得走

投无路，蠢蠢欲动，要干，要干，要干，而自己却又在强行压制这种愿望。不过此时此地，这斗争暂时还胜负未定，一股逼着他干的强大力量，跟逼着他别干的力量，两股力量，势均力敌。

就在这时，他那对眼睛，眼珠愈睁愈大，愈加惨白；他的脸、他的身子、他的手在发僵，在蜷缩，他坐在那里僵僵地一动不动，他心里交战不下时那发呆的神气，越来越预兆着不祥。不过说老实话，倒并不是预兆着要悍然诉诸暴行，而是预兆着马上要昏过去，或是马上要痉挛。

罗伯塔突然察觉到这一切多么异怪，感觉到一种丧失理性的狂乱，再不然就是生理上、心理上恍恍惚惚的状态。跟这里的风景比起来，形成了这么异怪、这么令人痛心的对照。她于是叫起来：“怎么了，克莱德！克莱德！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你样子好……好怪……好……怎么了，过去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啊。怎么回事？”接着突然站起来，确切些说，是俯向前面，然后沿着平整的船龙骨爬过来，想要走拢到他身边，因为他那样子好像就要往船舱里倒，再不然就倒向一侧，然后跌下水去。克莱德一面马上感觉到：他自己失败得多惨，在这么一种场合，他多么懦弱，多么没有能耐；一面心底的愤恨即刻涌起来，不只是恨他自己，而且恨罗伯塔，恨她那股力量，也可以说是恨这样阻挠他动手的那股生命的力量，可是又怎么也害怕。不愿意干，只愿意说，说他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决不跟她结婚。说即便她告发他，他也决不跟她一起离开这里跟她结婚。说他爱的是桑德拉，只愿意黏住她；可就是连这些也没有能耐说出口来。就只是冒火，慌乱，横眉瞪眼。接着，当她爬近他身边，想用一只手拉住他的手，并且从他手里接过照相机放到船上时，他使劲把她一推。不过即便是在这么一个时刻，他也决没有存别的什么心，只是想摆脱她，别让她碰到他的身子，不要听她的恳求，不要她那抚慰的同情，不要跟她这个人照面，永远永远……天啊！

可是（照相机他还是下意识地抓得紧紧的），推她时用力太猛，不只是照相机打到她的嘴唇、鼻子、下巴，而且推得她往后倒向左舷，船身就歪向水边。接着，他被她的尖叫声吓慌了（一方面因为船歪了，一方面因为她的鼻子和嘴唇都破了），就站起身来，一半是想帮她或是搀她坐好，一半是想为这无心的一击向她表示歉意。可就这么一来，船就整个翻了，他自己跟罗伯塔立刻掉进水里。而正当她掉下来，第一次冒出头来的时候，船一翻，左舷撞在她的头上，她那狂乱、歪扭的脸正朝着克莱德，而他这时候却已经把身子稳住了。她既疼痛，又害怕，实在又被弄昏了，满怀恐惧，又莫名其妙。她生平最怕水，现在又掉进水里，又给他这么意外而全然无心的一击。

“救命啊，救命啊！”

“啊，天啊，我要淹死了，我要淹死了。救命啊！啊，大啊！”

“克莱德！克莱德！”

跟着，耳朵边又响起那个声音！

“可是你，在这非常急迫的时刻，这……这……这不是你一向盘算着、盼望着的事么？……现在你看吧！虽说你害怕，你胆小，这……这……给你办好了。一件意外……一件意外……你无心的一击，就免得你再干你想而又没有胆量去干的事了！既然这是一件意外，现在你就不必去救，难道你现在还想过去救她，再一次自投罗网，遭受那些大大小小的惨痛

失败么？不是你已经给痛苦折磨得够受了，而现在这件事就使你解脱了么？你也可以去救她。可是，你也可以不去救她！你看，她怎样在挣扎啊。她被弄昏了。她自己是没力量救她自己的；要是你现在游到她身边，那她这么慌乱、害怕，可能把你也拖到死路上去。可是你想活啊！而让她活下去，那从此以后，你的一生就不值得活了。就只等片刻，等几秒钟！等一下……等一下……别管她求救多么可怜。然后就……然后就……可是，啊！看吧。好了。她现在正往下沉了。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活着的她了……永远永远。而且，你自己的帽子正浮在水面上，就跟你盼望的一模一样。船上还有她那缠住了桨架的面纱。随它去。不是可以表明这是一件意外么？”

除这以外，什么都没有……几阵水波……这奇异的景象多么宁静，多么肃穆。接着，那只古怪、轻蔑、嘲弄、孤单的鸟再一次鸣叫起来：

吉特，吉特，吉特，卡……阿……阿……阿！

接着，罗伯塔的呼叫声还在他耳边，还有她那对眼睛最后狂乱、惨白、恳求的神色还在他的眼前，克莱德就有气无力、阴沉地、茫然地游到岸上。还有那个念头：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真正谋杀她。没有，没有。为了这一点，谢天谢地。他没有。不过（他登上附近的湖岸，抖掉衣服上的水），他杀人了吗？还是没有杀？不是他不肯去救她么？而且他也许能把她救起来啊。而且使她失足落水，尽管是意外，实实在在还是他的过错，不是么？可是……可是……

这天傍晚，昏暗、寂静。就在这隐蔽的树林深外，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只他一个人；浑身滴水，提箱在他身边。克莱德站在那里，一面等待，一面设法把身子弄干。不过，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把没有用过的照相机三脚架从提箱边取下来，在树林深处找到一株隐蔽的枯树，藏了起来。有什么人看见么？有什么人在张望么？他跟着又回来，可又不知道哪个方向对！他必须往西走，然后往南。他决不能迷失了方向啊！可是那只鸟者是在叫，好刺耳，令人心惊肉跳。还有那一片昏暗，虽然夏夜星斗满天。一个年轻人在一座没有人烟的黑林子里往前走，头上戴着一顶干草帽，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匆匆地，可是小心翼翼地……向南……向南走去。

第三部

克莱德作案破绽百出，不久便被警方逮捕。他和罗伯塔主演的“湖上悲剧”，引起共和党人、区检查官梅逊，和民主党人贝尔纳普的“斗法”。在克莱德受审期间，正是两党竞选法官最激烈的时刻。梅逊之流与贝尔纳普之流都想利用此案表白自己精明公正，以获取选民的信任。梅逊之流控制着法院，借此严厉审判克莱德，到处寻找有利于重判克莱德的人证与物证，甚至制造假证据。拼凑 127 人出庭作证，证实犯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不顾事实的原委和性质，甚至根本回避桑德拉的名字。贝尔纳普之流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拼命掩盖事实的真相，通过克莱德的辩护律师为克莱德开脱罪责，甚至怂恿克莱德在法庭上发假誓，抵赖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梅逊之流的审判是错误的，借此赶走共和党，让民主党在法院掌权。经过多次审讯与法庭辩

论，最后 12 人陪审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认定被告犯了杀人罪。”克莱德听后整个儿昏了，他将被法院判处死刑。

克莱德的案情一公布。他的伯父和堂兄尽力维持家庭和企业的名誉，请律师并贿赂法院，不让桑德拉出庭作证，安排一家人到外地旅游，甚至在审判结束前打定主意迁走企业。他们既不设法营救克莱德，也不资助克莱德的母亲为儿子向上级法院上诉。格里菲斯太太根本不相信克莱德犯了“蓄意谋杀罪”，她到处筹集上诉费，为儿子奔走，为儿子呼吁。克莱德的“死刑判决书”下达后，她还到州长那里求情减刑。克莱德被关进死牢后，格里菲斯太太绝望了，只好请来麦美伦牧师拯救儿子的灵魂，引导他向上帝祈祷。

克莱德依然不相信宗教，不过，为了母亲和牧师的善意与热心，他还是写了个向上帝“忏悔”的“声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克莱德对牧师忏悔了他没有救起落水的罗伯塔的罪行。意外翻船是事实，预定罪恶计划也是事实。执行死刑的日子来临，克莱德和他母亲最后诀别。诀别之前，在一片沉寂之中，克莱德心痛如绞，他挣扎出了这么几句话：“妈妈，你必须相信，我是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去死的。这不会难受的，上帝已经听到了我的祈祷。他已经给我力，给我宁静。”可是，他在内心又加了这么一句话：“他有没有给啊？”

在克莱德走向电椅室的最后时刻，麦美伦牧师向他宣讲神的“召唤”。可是，这儿正有几个声音啊——当克莱德走进第一道门，向那一间电椅室走去的时候，这些声音在叫道：“再会，克莱德。”而克莱德呢，还有些人世间的念头和毅力，回答他们说：“大伙儿，再会。”不过，即便是他自己听起来吧，他这声音也显得非常离奇，虚弱，辽远，仿佛是与同行的人发出的声音，而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声音。他的两只脚好像不受他的意志控制，正在自动地走着。当警卫狱卒推着他向那一扇门往前走的时候，他也意识到了，这就是他所熟悉的脚步声。现在，到了这儿了；现在，这扇门开了。哦，看见啦，终于看见啦——他在梦里老是看见的那一张椅子——他这么害怕的椅子——现在，他就不得不向它走去。他是不愿向它走去的。他是给推向那儿的——推进那儿的——推上前——推上前——推进了现在给打开来的那一扇门——为了迎接他——可是马上又关了起来，把他所熟悉所有一切人世间的生活，全都给关在外面了。

（贺秋芙 缩写）

永别了，武器

[美国] 海明威

长篇小说 1929 原著约 23 万字

卷 一

那一年晚夏，我们住在村上一幢房子里。军队从屋旁开过之后，尘土下降，路上赤裸裸的只剩一片落叶。夜里，看得见战炮的闪光。

秋风秋雨一来，道路泥泞，士兵很脏。坐着军官的小汽车疾驰而过，小个子国王也随军视察，但战况不佳。特别是冬天一到，雨老不停，霍乱流行，军队中死了 7000 人。

第二年打了好几场胜仗。8 月渡河后，我们移居小镇哥里察。尽管奥军仍占据着对面的山头，但战局已变，前线顺利。随着大雪的降落，今年的战事是结束了。谁都认为，现在应是我休假的时候。与我在意大利浪漫地转游了一趟回部队，已是春天了。那天晚上我喝了许多酒，体会到人生不过一醉。

第二天早晨我给炮声轰醒后，便到车棚去巡视救护车队，结果十分满意，觉得没有我在这里他们也干得很好。一回到住房，雷那蒂中尉医生即邀我陪他去看望巴克莱女士。

英国医院设在一间很大的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和看护福开森在花园里散步。他高兴地同我聊开了。她奇怪我不是意大利人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好看。她手里玩着根用皮扎好的马鞭似的细藤条，这是她未婚夫的遗物。他们订婚已 8 年了，本准备结婚，可他不幸在法国的一场恶战中牺牲了。巴克莱小姐是 1915 年从军当看护的。在回家的路上，中尉说：“巴克莱小姐竟然喜欢你，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第二天晚饭后，我又去看巴克莱小姐。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抱吻她，想不到啪的一声挨了一个大耳光，打得我眼睛流出了泪水。但她立即道了歉，她是想起人家常说的看护下班不调情便熬不住了，本没存心伤我。我心里在生气，口里却说本该打。巴克莱小姐觉得我俩还合得来，便笑了起来，我一边生气，一边抱着她吻着她。突然她身体一抖哭了起来，要求我今后待她好，因为我们今后要过的是一种怪生活。

我在前线忙了两天后又去找巴克莱小姐，在医院办事处等人真沉闷。我不喜欢带头盔和枪，实在是装腔作势。一见巴克莱小姐来了，我们便到花园里去。她埋怨我离开她几天没告诉她，我便牵住她的手吻她。她问我爱她吗？我才第一次说出来了“我爱你”三个字。尽管我并不爱卡萨玲·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一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但是后来，我终于对巴克莱产生了好感，一见不到她，心里就觉得寂寞空虚。她也唯恐失去我，我上前线时，她送我一个圣安东尼像。

在前线掩蔽壕里，我跟 4 位司机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部队进攻的事

“中尉，那次你也在场吗？他们不肯进攻，结果就每 10 人中枪决一个。”

“我有一位老乡也给宪兵枪决了。”

“中尉，你可别让我们这样子谈下去。军队万岁！”巴西尼讽刺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这样子说话的，”我说，“只要你们肯开车子，守规矩——”

“——只要讲的话别给旁的军官听到，”曼纳拉接着替我把话讲完。

他们越讲越来劲，甚至指责统治阶级进行战争是出于愚蠢，或是想借此发财。我对他们说：“我也知道战争的坏处，不过仗总是要打完它的。”

说着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和高定尼去找吃的。炮击忽然开始了。正当我给大伙分干酪时，一声轰隆，先是白后是红，跟着一股疾风扑了进来……，我的腿受了伤，巴西尼死了。4位司机，剩下3位。我被送到包扎站，一大堆受伤的人正躺在黑暗中的地面上。另两位司机开车运走了一批伤员。高定尼头部受伤不能开车，他领来英国救护队的一个司机，那人知道我是美国人，我随他的车去哥里察野战医院。

进医院那天下午，雷那蒂赶去看我，他拿出一瓶酒，不无高兴地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呢，你要受奖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受重伤啦。他们说，只要你能够证明你曾做了什么英勇的事，银质奖章便成功了。”

“没有，”我说，“我被炸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干酪。”

“瞎说。受伤的前后，你一定做了件什么英勇的事。你仔细想想看。”

我暗自好笑，我实在是没有做什么。不久，我被转送米兰美国医院，并得知巴克莱小姐也将调往米兰。

卷 二

到达米兰的第二天，巴克莱小姐果然到病房看我来了。我一看到她，就爱她，爱得要发疯了，我简直不相信她真的就在跟前，我们关上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院方拟定了我的治疗方案，手术也颇为顺利。医院里又添了3位病人，有了4位护士。护士们很喜欢卡萨玲·巴克莱，因为她肯夜夜值夜班。夜间除了卡萨玲工作时间以外，我们都是在一起的。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幸福快乐。后来我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卡萨玲就陪我到处走走。有时，等她工作完毕，我们便坐在我房间外的阳台上。过后我上床去，她则等到病人都睡着了才走进来。我们打她来到医院那天起就已结婚了，算来已经结婚好几个月啦。我倒想真的举行婚礼，可卡萨玲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人家会把她调走的；况且要结婚就得遵守意大利法律，那礼节的繁杂，实是惊人。其实，结婚是为她打算，我担心万一我有什么长短，或是她有了小孩。可是，她说：“我只愁给人家调走和你分离。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我向她保证永远不会离开她。

那年夏天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伤好得很快，可以丢掉拐杖到处逛逛了。一天，我上俱乐部看报，读到一些打胜仗的消息。意军正在卡索高原上挺进，但西线消息可没这么好。从俱乐部出来我上了街，碰巧遇上

几位熟人，便跟他们喝了一杯。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爱多亚说起打仗负伤可来了劲。他说他已3次重伤，有了3条受伤的条纹，即黑底上3条平行的银线，缝在袖管的布上。只有住院3个月的重伤，才能得到这种伤条。他说：“佩戴这东西真好。我认为比奖章好得多。”

爱多亚是个地道的英雄，可是人人见了他都讨厌。从酒吧间回到医院，我告诉卡萨玲爱多亚要升上尉了。

“你岂不喜欢我也升升官吗？”我说。

“不，亲爱的。我只要你的官级可以进进比较好的饭馆就行了。”

我们俩正在阳台上轻声谈话。月亮本来应该上升了，可惜城的上空罩了一层雾。过了一会儿，竟然开始下起纷纷细雨，我们只得回房间去。一会儿雨大起来，打在屋顶上，像擂鼓似的。卡萨玲忽然问我，是不是永远爱她？我说，是的。“就是下雨也没有差别吗？”下雨怎么啦，我很奇怪。她告诉我她怕雨，因为有时看见我们俩在雨中死去。说着她哭了起来。我赶紧安慰她。

到了9月，前线战事失利。一位英国少校告诉我意军损失了十几万人。打胜仗的是德国人，他们有上好的士兵和武器。不久，我得到回前线的通知，不过还有3个星期的“痊愈休假”。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卡萨玲时，她似乎有些烦躁紧张。在我一再追问下，她才告诉我，她怀孩子了，差不多有3个月了。于是我们谈到以后的打算。

“战后，我们上哪儿住去呢？”我问。

“大概是个什么养老院吧。”她说。“3年来我总是孩子一般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的。但是现在我要等待我们儿子先当了海军少校。”

“也许他还要当陆军少将呢。”我没法猜想这该死的战争何时才能结束。

回前线的那个夜晚，天下着雨，我和卡萨玲在街上买了些东西，便走进车站对面的旅馆，要了一个好房间歇会儿，因为我出发的时间是午夜。我们除了说些惜别的话，也谈正经事，离别之后，谁来照顾卡萨玲？她到哪儿去生孩子？这些问题我不能不想。可是卡萨玲什么都不想，她自称是个“很简单的姑娘”。时间说到就到，我得走了。我叫来马车送卡萨玲回医院。马车在雨中消失了，我走进车站去找火车。

卷 三

回到哥里察，我找到少校。他说我的任务是去培恩施萨找到金诺接受4部车子。还告诉我，夏天这儿的情形很糟，明年还要糟。他说他对战争已经很厌倦了。看来少校已经变了。晚上，我和雷那蒂、教士几个一起聊天。教士说，少校变得温和了，现在有许多人都变了，到了今年夏天，许多人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从不愿想这些事，一想就烦闷。第二天天亮前，我没有惊动雷那蒂就出发了。

培恩施萨高原我没到过，一到那边心中便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一个被战争毁坏了的村子里，我找到了金诺。他是爱国者，生下来就是爱国的。他谈到这儿的情况时说，东西总是不够吃，士兵吃不饱，心思就不同。

“这不能打胜仗，却能打败仗。”我说。

“我们不谈败仗吧。谈败仗已经谈的够多了。今年夏天的战事，可不能算是徒劳的。”

我一声不响。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那天夜里，敌人发动了进攻，全线都响起了机枪声和步枪声。天下着雨，一会儿雨又变成雪。伤员到救护站来了，他们全身湿透，都吓得要命。敌人已从北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给切断了。第二天晚上，撤退开始了。我们的车奉命装医院设备，运不走的伤员只好撂下。雨下个不停，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地走。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哥里察，城里几乎全空了。少校也坐着小汽车走了。他给我留下字条，叫我们开车到波达洛涅去。

我们离开哥里察时，雨中的城镇空虚荒凉，一片黑暗。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大概都在睡觉吧。卡萨玲现在一定睡了。她睡时靠在哪一边呢？也许她还没有睡吧？也许她正躺着想念我呢。撤退的部队、卡车、马车、大炮已经汇成一个宽阔的、慢慢移动的行列。雨仍在不停地下，由于道路阻塞，队伍时走时停。我想，非找条侧道不可，这样下去，只要雨一停，飞机赶过来扫射，大家就完了。我们终于找到一条通北面的小路。可是，中午时分，我们的车子陷在泥泞中再也开不动了。无奈，我们只好弃车步行。

在乌第涅城附近，一位司机稀里糊涂地被打死了。我断定是意大利人干的，显然把我们当成德军了。现在意军对于我们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们不敢贸然行动，找到一间仓房躲了起来。一位司机悄悄离开我自寻生路去了，我身边现在只剩皮安尼。我们没敢睡觉，等到天黑又上了路。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第涅，过一会儿便走进大退却的基本行列。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想不到退却的规模这么宏大。整个国家都在撤退。队伍中时不时地有人在呼喊“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

天亮前我们到了一条河边，沿河岸走近一座木桥，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一个宪兵突然抓住我的衣领。我莫名其妙，大声抗议，又有一个宪兵扭住了我的脖子。我被强行押到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群人。宪兵把我推进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正在受审的是一位中校。溃退中他和自己的部队走散了。宪兵们判他擅离职守，执行枪决。他被押到河岸边，我听见了枪声。审问仍在继续，我们站在雨中，看着他们审一个枪决一个。现在轮到的是位上校。这时，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3个军官。我趁人不备身子往下一闪，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直跑，扑通一声投进河里。河水很冷，我竭力躲在水下不上来，吸一口气又连忙躺下去。我第二次浮上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块木材，我就游了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材底下，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跑时和第一次上水面时，他们都开枪。现在没人打枪了。

我不晓得在河上究竟漂浮了多久，爬上岸以后，我躺在河岸上，听着河声和雨声。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走过了威尼斯平原，越过两

条铁路线和许多公路，走上了一条通向米兰的铁路干线。一列货车开过来了，我纵身攀了上去。

卷 四

天还未亮，火车要进米兰车站了。我跳下车，走上一条街。我饿得要命，找酒店喝了咖啡，然后去医院找卡萨玲。真倒霉，两天前她上施特雷沙去了。于是我买好去施特雷沙的火车票。这时我已穿上平民装。在车上，我想着卡萨玲，报纸也不看。我不想知道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到施特雷沙下车后，我找了一家旅馆，要了一个面临湖上的好房间。碰巧这儿酒吧间的伙计我原来就认识。我便托他去打听两个英国护士的下落，我说其中一位是我妻子。伙计出去不久就回来了，说是她们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我找到她们时，卡萨玲快乐得好像不敢相信是真的。

那天夜晚，我们快乐幸福。那时的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当然，我们在一起也有孤独的感觉，那是与世格格不相入的孤独。我常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战争依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又没有真正结束了的感觉。我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时刻都在担心会有人来抓我。我得找个可以去的地方。湖的那边是中立国瑞士，只有 35 公里，应该去那儿。

两天后的夜里，大风大雨。卖酒伙计敲门进来告诉我，明天早晨有人来逮捕我。那次撤退以后，他们什么人都逮捕。我们当即决定，立即动身去瑞士。我们用的是伙计的船。夜很黑，风又冷。我整夜划船，到后来我的手疼极了，卡萨玲就替我划。

“你累时就说一声。”我说。过一会儿我又说，“当心桨，别撞在肚子上。”

“倘若撞上了，”——卡萨玲在一荡一荡间说——“人生就简单多了。”

我吃了东西喝了酒，从卡萨玲手里接过桨来，又觉得浑身是劲了。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到了瑞士边境，在一个小乡村上了岸。

我们在店里吃了早餐，旋即被一位士兵带到关税所，我们说我们是来这里作冬季运动的。一个中尉验了我们的护照。交待士兵送我们去罗卡诺办理签证手续。我们经过盘问，得到签证，决定上蒙特儿去。在马车上，我们像是在作梦，疲劳极了。

卷 五

那年秋天的雪下得很迟。我们住在山边一间褐色的木屋子里。天气倒是很寒冷，我们有时在松林里散步。我们的房间十分舒服，尽管报上说仗还在打，但战事与我们已隔万里了。我们常常步行去蒙特儿，到湖边散步，去理发店理发，喝啤酒。医生说卡萨玲臀部太窄，多喝啤酒会使孩子变小。到正月里，我们又可以长途跋涉了，每次都尽兴而归。

正是二月，天气很好，丽风吹化了冰雪，正像初春。到了三月。气

候突变，雨下个不停。离生孩子只有个把月，我们决定搬到洛桑城去，医院就在那里。我们在一家中等旅馆里住了3个星期。天气越来越暖和，像春天一样。

一天早上3点钟，卡萨玲临产前的阵痛开始了，我立即送她去了医院。一个看护安排好了床位，卡萨玲大痛起来，她要我出去找点东西吃。我从咖啡店吃了东西出来，到医院时，卡萨玲已经进了接生间了。看护给我穿上白大衣，我便进去了。她疼得厉害时，医生就给她一点麻药。中午，她显得疲倦了。我代医生放麻药，让他去吃中饭。这段时间里，卡萨玲疼得更厉害了。我想：这就是有情人恋爱的报酬，最后的圈套啊，她是不可以死去的。医生检查后，决定用剖腹产。现在她精力已消耗尽了，很快被送进了手术室。一会儿，孩子就被捧出来，但没有听见他哭，医生做了些事也无济于事。卡萨玲的伤口缝好后，被抬进了病房。她呻吟着。询问着孩子的情况。医生不让她说话。我出来询问看护，才知道孩子死了。人一生出来就窒息掉也痛快，省得将来死时麻烦。现在卡萨玲也要死了。我想起有一次在野外露营，用一块木头添火，木头上满是蚂蚁，木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跑，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这就是世界的末日。

吃了晚饭我回到医院，护士说，亨利夫人大出血，很危险。我心里像所有的东西丢去了，我祈祷上帝别叫她死去。孩子你拿去没关系，可别叫她死。护士开了门，示意叫我进去。卡萨玲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医生劝我出去，卡萨玲对我霎霎眼，她的脸灰白。“我就在门外边等。”我说。

我等了好久，护士出来了，他们没法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卡萨玲，直到她死。她始终昏迷不醒，死时并不多耽搁。

我赶走护士，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向旅馆。

（罗光汉 缩写）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国] 海 勒

长篇小说 1962 原著约 46 万字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尤索林头一回见到随军牧师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因为肝有点疼，尤索林泡在皮亚诺扎岛的医院里，并打定主意要在病床上度过战争的余下岁月。他这次住的是一间很好的病房。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闷。他在一些书信后签上美国早期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名字，而在另一些书信中，把原文划去，写上肉麻的甜言蜜语，然后签上随军牧师希普曼的姓名。这时，一个饶舌的得克萨斯人住进了医院。人们不能容忍他的啰嗦，不到 10 天，病房的人都走空了。尤索林也回到了飞行大队。

大队司令官卡恩卡特上校为人机灵圆滑，事业一帆风顺，年纪已 36 岁。他不修边幅，性格抑郁愁闷，走起路来有些蹒跚，一心想当将军。这个人冲劲十足，同时又容易垂头丧气；神态自若，同时又会懊恼不已；时常自鸣得意，同时又感到事事没有把握。他在行政工作的作风方面颇为大胆泼辣，以此博取上级的青睐，但内心里又十分胆小，生怕自己的计划会弄巧成拙。这个人夜郎自大、欺软怕硬，另外，多年来还一直受到一种忧郁症的折磨，这毛病每次发作起来时间总很长。他十分自负，因为他不过 36 岁就成了一名上校指挥官；他又感到沮丧；因为虽然已经 36 岁，他还不过是名上校。

尤索林是第 256 中队的轰炸手。他觉得自己正在参与的战争是一场卑鄙龌龊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尤索林是可以活下去的——也许还会长生不老，只有少数同胞愿意为打赢这场战争献出自己的生命，尤索林可不希望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死还是不死，这就是要考虑的问题。人类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尤索林早死不早死，战争的胜负也并不要靠这一点来决定。人总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不过哪些人死，这是偶然的事。尤索林决不愿意做偶然性的牺牲品。

一次，尤索林所在的中队奉命去轰炸德军驻扎的一座桥梁。德军防空炮火十分猛烈，尤索林的飞机第一次未能接近目标，转了一个圈。第二次向桥梁上空冲去，桥被炸了，可飞机也中弹了，无线电兼枪炮手斯诺登被弹片击中，尤索林听到呼叫声便从炸弹舱爬到尾舱，发现斯诺登受了重伤，而且快要冻死了。尤索林一眼瞥见那个可怕的场面，立刻感到反胃、恶心。他吓得呆了好一会，才爬到急救药箱旁。尤索林发现斯诺登的伤口是在他大腿外侧，似乎有一只足球那么大，那么深。他的工作服浸满了鲜血，血肉模糊掺在一起，根本分不清哪些是衣服碎片，哪些是烂肉。

急救药箱里没有吗啡针，也没有其它可以止痛的药品，这些都被后勤军官迈洛偷去做投机买卖去了，因此只得让斯诺登敞着伤口，痛得昏迷过去。尤索林连忙用止血带包扎好斯诺登的大腿。他找到一把剪刀，

小心翼翼地把斯诺登的工作服从伤口处往上一剪到胫骨的下面。那个敞着的伤口——在那块纤维还在抽搐颤抖的难看的肌肉下面，在鲜血往外直漏的地方，他看到的那是不是一根粘粘糊糊的骨头呢？——冒出来的血像屋檐上融化的雪水一样，分成几路滴滴嗒嗒地淌下来，又粘又红，边滴边凝固了，血淋淋的抽搐着的肌肉像是生的牛肉糜。尤索林又发现斯诺登防弹衣里渗出来一块颜色奇怪的污渍。他觉得自己的心停止了跳动，接着又猛然跳动起来。他连忙解开斯诺登防弹衣的按扣，不禁失声大叫。原来斯诺登的内脏滑落出来，流到了地板上，湿漉漉地堆成一堆，而且还在滴滴嗒嗒地滴血。一块 3 英寸多长的弹片从斯诺登手臂下面打进身体，一路穿过，然后又在另一侧肋骨里打穿一个大洞，把肚子里的东西一古脑儿都带出来了。尤索林再次尖叫一声，赶紧捂住了眼睛，吓得牙关直打战。接着，他又勉强再看了一下，这全是上帝所造的，应有尽有——肝、肺、肾、肋骨、胃，还有斯诺登那天午饭吃的炖番茄。尤索林顿时呕吐起来。斯诺登的血从他衣服上流过，直到流干滴尽。

尤索林被这冷酷的场面惊呆了，但他同时又明白了这人是会死的。空军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来到飞行中队驻地，表彰尤索林机组两次攻击桥梁的勇敢精神，将他晋升为上尉，并向他授勋。但德里德尔将军面前的这个人却一丝不挂。

“这个人是谁？”将军严厉地问。

“这个人就是尤索林，将军，他荣获一枚飞行员十字勋章。”副官回答。

“真见鬼。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尤索林？”将军问尤索林。

“我不要穿。”

“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要穿，长官。”

“他为什么不穿衣服？”德里德尔将军转过脸来问卡思卡特上校。

上校吓得险些儿晕倒在地，脸上露出极端痛苦的样子，“他为什么不穿衣服？”他问中队长。

“上星期空战时，他飞机里有个弟兄战死啦，溅了他一身血，”中队长回答。“他发誓永远不穿军装了。”

虽说是得克萨斯人不让尤索林得到幸福，事实上尤索林也不可能幸福。因为在医院外面仍旧进行着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战争。而这一点似乎只有尤索林注意到。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这一点的时候，人们就走得远远的，认为他是疯子，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人克莱文杰也这么认为。

尤索林不想再飞下去了，他又完成一次飞行任务后，找到中队医生说：“你难道不能让一个疯子停飞吗？”

“哦，当然能。我有这个责任嘛。军规规定，我必须让任何一个疯子停飞。可是，这个人得向我提出要求。”医生说。

“只要向你提出要求，就可以停飞，是吗？”

“哦，不行。这样我就不能让他停飞了。”

“你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吗？”

“对，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条军规规定，面临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疯子可以停飞，但只要他提出要求，他就不再是个疯子。

医生还告诉尤索林，飞满 40 次，便可停飞。尤索林表示怀疑，便向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打听。

“是的。就空军司令部来说，你只要飞 40 次就行了。”温特格林说。

“这么说我可以回国了，对吗？我已经飞了 48 次。”尤索林高兴起来。

“不行，你疯了还是怎么了？”

“为什么？”

“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无论何时，你都得执行司令官命令你所做的事。”

“可是司令部说，飞满 40 次就可以回国了。”

“但并没说一定得回国。而军规却说，你一定得服从命令。圈套就在这里嘛。”

尤索林垂头丧气，失望已极。可另有一些人却满怀喜悦，这是尤索林原来的教官谢司科普夫少尉。大战爆发他颇为高兴，因为战争使他有办法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用威严的嗓音冲着一群群小伙子喊一声：“弟兄们！”这些小伙子在开赴战场去送死的途中，每隔 8 周就有一批落到他的手里。当时他曾有一个十分烦恼的问题，他的中队的空军学生士气低落，在每一个星期日下午举行的检阅中，总是步伐紊乱，松松垮垮。因为他们不愿意每个星期日下午都列队操练，还因为谢司科普夫少尉不让他们自行选出学生军官，而是由他加以委派。他极其渴望在检阅中赢得第一名，为此，常常半夜不眠地去研究队列，斟酌着各种各样的改进方法，他想把每列的 12 人钉在一根长长的栋梁上，好使他们在行进时步调一致。可是这个办法实在行不通，如果照此办理，就得在每个人后腰插入镍合金做的旋转轴承，否则他们就不能做 90 度转弯，但外科医生可能不会合作。他又想找人把镍合金做的钉子敲进每个学生的股骨，用几根铜丝把钉子和手腕连接起来，但战时到哪里去弄优质铜丝呢？最后，他通过广泛的研究发现，行进者的双手不应该像当时流行的那样自由摆动，而应该与大腿中保持不超过 3 英寸的摆距，这实际上就是说，行进者基本上不挥动双手。于是，他让全中队学生都宣誓保密，在夜深人静时到练兵场演习不挥手的行进。这一惊人之举，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当即升为中尉，而当尤索林千方百计逃离战场时，他已荣任指挥全军的中将司令官了。他重新下达的检阅的通知，使得尤索林不寒而栗。

在一次空战中，256 中队的中队长遇难，情报官布莱克上尉满以为该自己接任了，可卡恩卡特上校委任梅杰少校为中队长。布莱克不仅大为沮丧，而且毫不掩饰他的满腔怨恨。

“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抢走了。”布莱克表示反抗地宣称。“唔，我要采取点行动，从现在起，我要让到我情报室来的每个人都签一份忠诚誓约。”

这个光荣的忠诚的宣誓运动，几乎一夜之间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布莱克上尉看到自己成了这个运动的先锋，欣喜若狂。所有官兵到情报室领图囊时，都得签一个忠诚誓约。到降落伞室领取防弹衣和降落伞时，得签第二个誓约，领摩托车签第三个誓约。只要转个身就得签上一个忠诚誓约。甚至领军响、到小卖部购物、理发等等，也都要签上个

誓约。接着，他又搞效忠宣誓，宣誓之后还唱国歌《星条旗》。中队里的人对此十分反感，但他们一提出抗议，布莱克就这么答复他们：凡是忠诚的人，对于履行必需的宣誓手续，心里是不会有疙瘩的。

“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地让他们宣誓，”他向他的追随者解释说。“至于他们是否真心实意，那倒没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得让小孩子也发誓，尽管小孩子根本不懂‘誓约’和‘效忠’的含义。”

布莱克的宣誓运动，使得中队里许多头面人物见到他都要浑身发抖，拜倒在他脚下。为此卡思卡特上校颁发给他一张奖状。他常把这张奖状拿出来向新来中队的人表明，自己一度曾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尤索林因肝病住院期间，256中队新来了一位飞行员迈洛，不久，他当上了食堂管理员。尤索林出院后，由于医生写了一张证明：“请把尤索林需要的干果和果汁，统统给他。”使迈洛感到很伤脑筋。迈洛看着证明，沮丧地嘟囔着说：“这样一张证明，能毁了随便哪一位食堂管理员。”

“你的肝很糟吗？”迈洛问尤索林。

“情况不能比这再好了，所以我无论什么水果都不吃。”

“我明白了，水果对你的肝有害。”

“不，水果对肝有好处，正因为这样我才绝对不吃。”

“那么，你要水果干什么？卖吗？”

“我把它们送掉。”

“卖吧。让我来加入，咱们合伙干吧。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证明上甚至没有说，你得一个人独吃。我要组织一个联营机构，来供应你们理所应得的好食品。”

尤索林已听说这个管理员很会做生意，只是始终不明白，迈洛怎么能在马耳他7分一个买进鸡蛋，在皮亚诺扎岛又5分一个卖出，结果居然还赚钱。

中队里的主任参谋德·科弗利少校是个严肃的老人，卓尔不群，令人敬畏。敢于和他交谈的只有迈洛。他刚到中队来的那个星期就拿着一只煮鸡蛋给德·科弗利少校看。

“你拿的是什么？”德·科弗利少校终于开口了。

“一只煮得挺老的新鲜鸡蛋！”

“打哪儿弄来的？”

“马耳他。那里的新鲜蛋足够咱们中队里所有的军官吃，而且才5分钱一只。中队里谁要是能给我一架飞机，我可以把我们需要的新鲜鸡蛋都装回来。还有西西里的新鲜黄油。”

“你叫什么名字？”

“迈洛·明德宾德，长官。今年27岁。”

“你是个挺好的食堂管理员，迈洛。”

“我不是食堂管理员，长官。”

“你是的了。”

“谢谢你，长官。”

新鲜鸡蛋在一摊新鲜黄油里煎得吱吱作响所发出的香味，被地中海的信风吹到了远处，卡思卡特上校大队的另外三个中队也把食堂交给了迈洛，每个中队派给他一架飞机和一名驾驶员。德里德尔将军像饿狼一

样奔了去，他部属的另外 3 个轰炸大队也聘请迈洛做了管理员，迈洛的联营机构正式成立了，他的飞机穿梭般地每周 7 天都在空中飞来飞去。所有美军军官都是他联营机构的成员。

尤索林曾派去跟迈洛执行一次和平飞行任务。飞机在巴勒莫城机场一降落，尤索林惊奇地发现，迈洛竟是巴勒莫的市长。机场上的民工认出了迈洛，都恭恭敬敬放下手里的工作，向他行注目礼，他们坐着敞篷汽车疾驰而过时，城郊已挤满了欢呼的人群。车进城后，欢呼声四下雷动，越来越响。学校里的男女学生都放了假，穿上新衣服，排列在人行道两旁，手里挥动着小旗子。街道当中高悬着迈洛肖像的巨大横幅，所过之处，总有人给挤倒踩死。迈洛有点羞怯地感到自豪，洋洋得意地告诉尤索林，他还兼任附近的卡里尼、蒙奥利、巴格里亚、特尔米尼、切法卢、米斯特雷他和尼科西亚的市长。

“因为我把苏格兰威士忌运到了西西里。”迈洛说。

“这里人这么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吗？”尤索林很惊奇。

“不，这里人一口也不喝。是运到这里来转卖，这一带已成为世界苏格兰威士忌的第三个最大的输出地了，所以他们选我当市长。”

迈洛在巴勒莫买了满满一飞机物资，又起飞了，当天又把这些东西运到马耳他。到了那儿，尤索林发现迈洛原来是马耳他的副总督。装卸完毕后又飞往奥兰。迈洛是奥兰的王储，而且还是巴格达的哈里发、大马士革的教长和阿拉伯的酋长。迈洛相当谦虚地告诉尤索林，在非洲丛林深处，各地可见他的巨大雕像，他被那些落后地区的人奉为能呼风唤雨、主宰五谷丰登的神灵。这次飞行，迈洛让尤索林大开眼界。

有一回，迈洛带回满载各种物资的四架德国轰炸机，他一下飞机就被宪兵包围了，他们要把敌军驾驶员关押起来，没收飞机。迈洛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他找到卡思卡特上校。

“哼！没收！这几架飞机是联营机构的，咱们官兵个个有份。没收！你们怎么能没收自己的财产？我有生以来还没听说过这么卑鄙的事情呢！”

迈洛说得完全有道理，因为等他们再瞧时，德国飞机上卐字徽已被涂去，印上“联合公司”的字样。这样，迈洛的联营机构拥有了巨大的空中舰队，每天络绎不绝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也包括敌军的机场。后来有一天，迈洛跟美军当局签订合同，轰炸德军的一座桥梁；他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合同，用高射炮火保卫那座桥。在美军那里，他得到了一笔轰炸费，外加 6% 的小费，在德军那里，他得到了一笔防卫费，外加 6% 的小费。另外，迈洛每击落一架美军飞机，德军就再付 1000 元奖金。迈洛的联营机构不破费分文，便获得了极大的利润。

迈洛也有失算的时候。他在埃及做了一笔棉花生意，亏了大本，联营机构濒于歇业。迈洛大骂自己贪得无厌、愚不可及。一天晚餐之后，迈洛命令他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一齐起飞，于空中编队后，轰炸了美军自己飞行大队的驻地，因为他和德国人签订了另一份合同，这次是规定要炸毁他自己的全套装备。迈洛的飞机分几路协同一致袭击，轰炸了美军机场上的汽油库，弹药库及轰炸机等。美军官兵们毫无准备，被炸得晕头转向。卡思卡特上校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指挥塔，看见迈洛正沉着地指挥飞机俯冲、扫射。

“迈洛，你这个狗娘养的，你疯了吗？”上校大骂道。

这一下，迈洛干得太过分了，成了众矢之的。他只好拿出了帐簿，公布了这次轰炸的巨额利润。他可以赔偿所毁坏的全部损失，还有多余的钱补偿棉花生意的亏空。

卡思卡特上校为了早日晋升为将军，任意把飞行员的参战飞行次数增加到40次、50次甚至到了80次，尤索林无法忍耐，他在几次空袭任务下达时做了手脚。一次，他偷偷移动了作战室的标志，制造了轰炸目标已被盟军占领的假象，结果，空袭任务被取消了。又一次，他指使人往食堂里的饭菜里放进肥皂，使全中队的飞行员腹泻而不能升空。还有一次，空袭的飞机刚刚起飞，他有意弄松了耳机的电线，说是飞机出了故障，离开编队返航回来。尤索林唯一的消遣就是到罗马城度假寻找妓女满足生理的需求。这天，他不经请假就飞往罗马城，当飞机下降时，他看到罗马遭轰炸后已是一片废墟，妓女们的寓所也毁坏了，只有一个老婆子还留在那里。

“全走了！”她呜咽地说。“所有可怜的年轻姑娘们。”

“她们被谁赶走的？谁？”

“那些可恶的宪兵。”

“凭什么？”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什么？”尤索林惊恐万状地呆住了，他感到全身都哆嗦起来。

“是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说，他们有权为所欲为，我们不能拦阻。”

“你们没有叫他们拿出来给你们看吗？”

“他们说没有必要，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说不需要这样做。”

尤索林死命诅咒第二十二条军规，虽然他明白了第二十二条军规根本就不存在，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没有具体的对象或条文可以让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攻击、憎恨、唾弃、践踏。尤索林在寒冷、漆黑的罗马城独自徘徊了一夜，看尽了战争带来的伤痕、贪婪、色欲和残忍，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这时宪兵把他带回了大队部。

卡思卡特上校十分害怕尤索林的反战情绪影响他部下的士气，决定将他作为英雄送回国去，宣传他自己的所谓英雄事迹，鼓励更多的人支持战争。尤索林拒绝了卡思卡特的好意，他听说战友用计逃离战场获得成功，他已下了决心。在伙伴们的帮助下，他终于也不顾一切地逃往中立国瑞典去了。

(王锡明 缩写)

